

**Ĉinaj kaj Fremdlandaj Famuloj  
pri Esperanto**

**中外名人论世界语**

**袁爱林 曾凡跃 主编**

**重 庆 出 版 社**

谨以此书献给第 89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 北京

顾问：谭秀珠 李士俊 于涛 侯志平 秦凯基 魏以达 李任 古存华 蔡显明

主编：袁爱林 曾凡跃

2003 年，重庆市世界语协会为了向全社会宣传推广世界语，扩大世界语影响，以实际行动迎接“第五届全国世界语大会”的召开和 2004 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八十九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在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指导下，组织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几位专家学者共同编著了《中外名人论世界语》一书，并由重庆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中外名人论世界语》一书，既是中外知名人士论世界语的专著，又俨然是一部世界语运动的史书。该书不仅有中外知名人士从亲身经历中感受到国际语言问题对世界和平、人类进步和民族交往的重要性的一些真知灼见，并且有不少世界语和世界语运动的专业知识。

该书把历史与现实交融，知识与学术互渗，诚可谓一本集宣传推广和研究于一体，雅俗共赏的佳书。辑录编译和搜集整理这本书的资料花了 10 多年的功夫，实属不易。现在又承蒙有识之士的慷慨解囊，得以公开出版发行，作为编者我们十分荣幸，且万分感激。

**袁爱林**（1958- ）男，汉族，重庆市人。

重庆市世界语协会理事长。

1975 年高中毕业下乡插队在大洪湖万顺公社万花大队当知青。

1976 年应征入伍到北京 88711 部队服兵役，1979 年加入中共。

1981 年复员后到重庆市百货公司工作，1991 年起任重庆商业大厦公关部长，1993 年起先后任重庆百货集团公共关系部部长、《百货集团报》主编，广告公司经理，1999 年起任重庆百货集团资产部长，2003 年起任重庆重百实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先后在深圳大学大众传播系，西南政法大学市场经济与法治专业，重庆工商大学商业美术设计系，重庆大学房地产学院、国学院，北京大学 MBA，清华大学高级总裁 EMBA 等专业学习毕业或结业。

1979 年在北京开始学习世界语，1985 年又到全国世协与文化部干部管理学院联合举办的世界语进修班学习。回渝后积极致力于重庆世界语运动，1986 年起任重庆市世协秘书长，四川省世协理事，同年加入全国世协、国际世协，1995 年当选为全国世协理事，1999 年起任重庆市世界语协会理事长，重庆市海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中华国学文化（海外）促进会会长。

**曾凡跃**（1958- ）男，汉族，重庆市人。

重庆市世界语协会副理事长。

1976 年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到重庆巴县麻柳公社当知青。

1979 年回城后曾从事商业零售、家政服务和城市客运服务。

1992 年起任重庆互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1997 年毕业于重庆青年管理干部学院，2001 年在全国工商联委员进修班进修。

1979 年在重庆开始学习世界语，1980 年加入四川省重庆市世界语协会，曾经在重庆世界语讲习班任教，1983 年起在重庆《世界语学习》编辑部担任教译，1996 年起任重庆市世界语协会副理事长，2003 年当选为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

# 卷首语

重庆市世界语协会为了向全社会宣传推广世界语，扩大世界语影响，以实际行动迎接“第五届全国世界语大会”的召开和将于2004年在北京举行的“第89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在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指导下，组织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几位专家学者共同编著了《中外名人论世界语》一书，并已由重庆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中外名人论世界语》一书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搜集了300多年来中外社会各界280位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关于国际语和世界语的一些经典论述，该书不仅是世界语界宣传推广世界语的理论宝库，而且是社会各阶层认识和了解世界语的极好窗口。

《中外名人论世界语》一书的篇幅适中，分章有序，内容丰富，主要有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画像以及中国各界知名人士毛泽东、聂荣臻、楚图南、赵朴初、胡绳、卢嘉锡、巴金、冰心、姚雪垠等为世界语的题词手迹。特别值得拜读的是现已90高龄的我国原外交部专员、国际问题专家，《中国报道》杂志社原总编辑，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名誉会长张企程为该书写的序——《跳出误区 走上正道》。另外，这部分中的《世界语是理想的国际辅助语》一文，集中介绍了世界语诞生和发展的历程，其用心就是让读者在研读中外名人论世界语之前对国际语和世界语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世界语运动》一文从四个方面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矢志不渝地把世界语事业作为人类的进步事业的一部分加以支持，从而增强人们对世界语为什么会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认识。

第二部分是由中国世界语运动史研究家，《中国报道》杂志社原副社长，中国世界语出版社社长，全国世协常务理事、北京市世界语协会副会长侯志平辑录的《中国知名人士论世界语》这部分有中国政界54人、文化界54人、教育界31人、科技界32人、语言学界7人、军事界6人、经济界4人共188位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100多年来对世界语的论述。

第三部分是由国际世界语学院院士李士俊，著名老世界语者秦凯基编译的《外国知名人士论世界语》。这部分有外国政界19人、哲学理论界18人、文学艺术界40人、科技界15人共92位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300多年来对国际语和世界语的论述。

第四部分是由《中国报道》社翻译牛雪琴等同志共同编译的《中外世界语组织一览》内容有中国省级世界语组织及联络人，各国世界语组织及联络方式，国际专业性世界语组织及联络方式，中外世界语广播和中国世界语网站摘编等。

《中外名人论世界语》一书，既是中外知名人士论世界语的专著，又俨然是一部世界语运动的史书。该书不仅有中外知名人士从亲身经历中感受到国际语言问题对世界和平、人类进步和民族交往的重要性的一些真知灼见，并且有不少世界语和世界语运动的专业知识。该书把历史与现实交融，知识与学术互渗，诚可谓一本集宣传推广和研究于一体，雅俗共赏的佳书。辑录编译和搜集整理这本书的资料花了10多年的功夫，实属不易。现在又承蒙有识之士的慷慨解囊得以公开出版发行。作为编者我们十分荣幸，且万分感激。

二00三年十月

**联系方式：**

**地址：**400010 重庆市渝中区民生路318号4栋31-1

**电话：**+86 (023) 63109310 (传真) 13508371998

**邮箱：**[cgesp@vip.sina.com](mailto:cgesp@vip.sina.com)

**QQ：**673574014

**联系人：**袁爱林

# 《中外名人论世界语》

## 目 录

<b>☆第一部分</b> .....	6
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画像	
中外名人为世界语题词手迹	
序言——跳出误区 走上正道——张企程	
世界语是理想的国际辅助语——袁爱林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世界语运动——侯志平	
<b>☆第二部分</b> .....	33
<b>中国知名人士论世界语</b>	
一、中国政界人士论世界语	
二、中国文化界人士、学者、专家论世界语	
三、中国教育界人士、学者、专家论世界语	
四、中国科技界人士、学者、专家论世界语	
五、中国语言学界人士、学者、专家论世界语	
六、中国军事界人士论世界语	
七、中国经济界人士论世界语	
<b>☆第三部分</b> .....	93
<b>外国知名人士论世界语</b>	
一、外国政界人士论世界语	
二、外国哲学家、理论家论世界语	
三、外国作家论世界语	
四、外国科学家论世界语	
<b>☆第四部分</b> .....	117
<b>中外世界语组织一览</b>	
一、中国省级世界语组织及联络人	
二、各国家级世界语组织	
三、国际专业性世界语组织	
四、中外世界语广播	
五、中国世界语网摘编	
<b>☆附录</b> .....	142
<b>人名索引</b>	
一、中国人名索引	
二、外国人名索引	
<b>☆编后记</b> .....	147

☆第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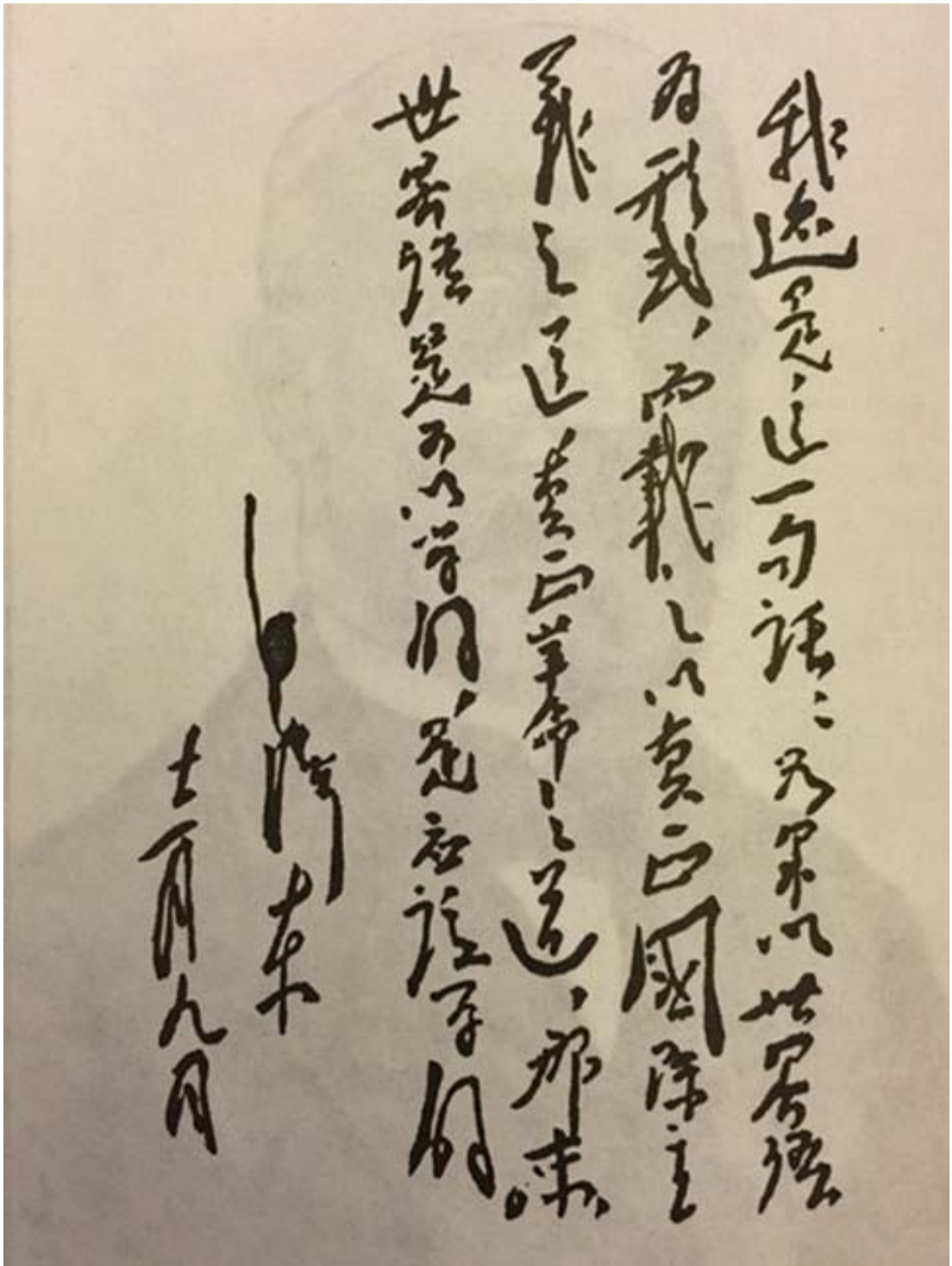


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

(1859-1917)



**世界语创始人——Doktoro Zamenhof 柴门霍夫博士（1859-1917）**  
**画像作者：李东鸣（旅美油画教授 1983年应袁爱林特邀创作）**



毛泽东主席 1939 年 11 月 9 日为延安世界语展览会题词——

我还是这一句话：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么，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



学习世界语，增  
进人民友谊，促  
进世界和平！

纪念柴门霍夫博士  
诞辰一百三十周年

聂荣臻

1989年聂荣臻为纪念柴门霍夫诞辰130周年题词

共同語言通聲氣  
殊方萬國成一家  
世界語誕生  
一百周年紀念  
楚圖南題

1987年楚圖南為世界語誕生100周年題詞

如果世界上所有國家的人，  
除自己國家語文之外，都  
學會一種共同的語文——世  
界語，便可以行遍天下而  
無碍了。

趙朴初

一九九五年三月

1995年赵朴初为世界语题词

以世界语为工具  
使世界了解中国

赠中国报道

胡绳  
九三年一月

1995年胡绳为世界语《中国报道》题词

衷心祝賀中國報道雜誌創刊四十五周年

讓世界了解中國  
祝中國走向世界


一九九四年冬月

盧嘉錫



1994年卢嘉锡为《中国报道》创刊45周年题词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和世界

中国报道<sup>贺</sup>创刊四十五周年  
巴金 

1995年巴金为《中国报道》杂志创刊45周年题词

懂得世界语  
就懂得世界

冰心  
  
一九九四年

1994年冰心为世界语题词

各國世界語者在推動  
全世界的和平與進步的偉  
大理想中携起手來

一九九二年十月書贈

北京世界語協會

八十三歲老人

姚雪垠



1992年姚雪垠为北京世界语协会题词



## 序 言

### 跳出误区 走上正道

张企程

现在，我国上下都在提倡学英语。尤其是首都北京，为了迎接奥运会，更是提倡得不遗余力。而且有的人把英语笼统地称为外语，譬如有人对你说“我正在学外语”，他所说的外语实际上是指英语。好多人认为，外语就是英语，英语就是外语。有些会说英语的人，甚至也认为，英语实际上已成为通行的国际语，学会了英语就可以走遍世界而通行无阻。这真可以说是一个学英语的误区。因为英语只是众多外语中的一种，决不能以偏盖全。除了英语以外，其他如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日语……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都属于外语。至于说英语实际上已成为国际语的论调也与事实不符。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英语是一种在国际上流行最广泛的语言，但也不是说它在全世界都能通行无阻。记得几年以前，《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就告诉读者，不要以为罗马是一个国际都市，可以以英语与人交流。其实，岂止罗马就是在设有很多国际机构、经常有国际会议在那里举行的日内瓦，也并不通行英语。在那里，人们都要讲法语。至于巴黎，在这个全世界有名的旅游胜地，游客如果用英语问路，甚至会碰钉子。法国人为了保持法语的纯洁性，竭力反对在法语中掺杂英语，也不愿意同异国人士谈话时用英语，为此甚至郑重其事地制订了法律条文。

我国很多人认为，老外都懂英语，至少到中国来的老外都懂英语，因此见到了老外，同他讲英语就万无一失。其实，这也不尽然。不少老外并不懂英语，有些甚至对英语有反感。有一次，一位住在北京饭店的德国朋友，他在饭店的走廊上看到一幅英语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标语，就表示不高兴而委婉地对我说：好像你们中国人只欢迎讲英语的朋友似的。可见，以为凡是老外都懂英语的认识，也是一个误区。

这种以为外语即英语的认识上的误区并不是现代的中国人所制造出来的，而是有它相当长的历史了。这里且容我讲一个笑话：在“九一八”以后而在“七七”事变以前的某个时期，当时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忽然心血来潮，要对大学生作一次训话。他对召集到济南来听训的大学生们说：你们都是大学生，是学有专长而且都懂得“八国英语”的国家栋梁，今后应该努力学习，学好本领，多为国家出力，多为民族做出贡献……

这可能是谁编造出来的一则笑话，以此奚落愚昧无知的韩复榘，但也不排除这位主席大人确是这样讲的。因为他认为，所谓“八国”就是很多外国，而外国的语言就称为“英语”。以韩复榘其人而讲这样的自作聪明的蠢话，可以说一点也不足为怪。

不过，这种蠢话的发明权也不能归功于这位韩主席，而要追溯到一个多世纪前的清朝的光绪皇帝。光绪在受了列强的欺压凌辱而丧权辱国以后，很想借维新以图强。要维新就得向西方学习，首先要学习西方的语言，而西方的语言被认为就是英语，所以满朝文武都热衷于英语学习。

当时有一个外国人写了一本《中国六十年》的书，记载了光绪和王公大臣一窝蜂学英语的趣事。书中说：“中土之人莫不以英国语言为‘泰西官话’，谓到处可以通行。故习外国语言者，皆务学英语，于是此授彼传，家弦户诵。近年以来，几乎举门若狂。”可是后来一个名为袁祖光的人于光绪九年出洋后，却发现英语并不“到处通行”。这一段记载刊登在舒展选编的《钱钟书论学文选》第六卷中，想来是言必有据的。

写了上面这几段文字，是否表示我反对学英语呢？那倒不是，我很赞成学习现在世界上最流行的英语。而且认为，最好能多学几种外语，除了民族语，最好还学世界语。我十分赞同王蒙在他的近著《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中所说，他学了维吾尔语等于多了一个舌头，

多了一双耳朵，多了一双眼睛，甚至更多了一个头脑一颗心。总而言之，是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他提倡学好更多的外国语，他说：“改革开放的时代应该有更多的语言知识与语言本领。而且，这个学习过程充满了奇妙的经验和乐趣。”的确，多学一种语言，等于多开了一扇窗户，更开阔了视野，实在是得益匪浅的。

几年以前，有一位先生在《读书》月刊发表一篇文章，说是世界语不仅衰微了，而且已经销声匿迹了，因此他理直气壮地责问巴金，为什么到了这么大的年龄，还热衷于世界语？

我想，本书所搜集的世界各国知名人士对世界语所发表的言论，可以对这位先生的高论作出有力的回答。不过，事实胜于雄辩。在引述这些中外名人的言论之前，我想还是先讲一些事实。

在 20 世纪末以前的整个非洲大陆，除了南非有少数世界语者（可能也只是南非占统治地位的白人）以外，可以说简直没有世界语者的踪影。可是，近十多年来，情况已大不相同了，在非洲一些国家，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学习并懂得了世界语。在几年以前，还举行过一次非洲世界语大会，可见非洲懂得世界语的人数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

其次，在袁爱林为本书撰写的一篇《世界语是理想的国际辅助语》的文章中，叙述了欧盟在试用世界语的情况。文中说：“2002 年是‘欧盟语言年’，他们正在积极准备进行借助世界语的同声传译实验。据悉，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跨国议会的欧洲议会业已成立了一个‘世界语议员小组’，并制定了一个十年规划。”

至于每年一度的国际世界语大会，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未间断过，总是轮流在世界各国举行，成为各国世界语者欢叙一堂的盛会。

可见，世界语并不像上述这位先生所说的那样趋于没落，恰恰相反，它正在稳步前进中跨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前面我说学外语最好能多学几种，而且最好还能懂世界语。为什么还要懂世界语呢？请聆听一下冰心老人晚年的两句题词吧！她的题词是：“懂得世界语，就懂得世界。”这两句题词很简单，可是它蕴涵的意义却很精深。这是因为，既然英语并不通行全世界，那么，你想懂得一个非英语国家而又不懂得该国的语言，就只有依靠世界语。在这一方面，1931 年胡愈之的莫斯科之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胡愈之不懂俄语，但是他仰仗苏联世界语者的热情帮助，得以在由法国回国过境苏联之际，在莫斯科获准停留下来，并且在那里进行了参观访问。回国以后，他写了一本风靡一时的《莫斯科印象记》，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还有另一层很多人往往看不到的意义，乔晓光（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却看到了而且讲出来了。他说：“现在不懂外国语的人，先学世界语，再学其他外国语，可能省力一些，容易学一些。因为世界语是在欧洲语言的基础上创造的，所以欧洲人学习世界语有几个月就行了。反过来，我们先学会这种语言，而后再学其他外语，学习起来也会快些。所以，现在提倡学习世界语不是多余的。”我本人也有这方面的经验：学了世界语，我学英语就省力多了。为什么英语里的牙科医生叫 dentist，眼科医生叫 oculist？我一看就明白了，这同世界语里的 dento（牙）和 okulo（眼）岂不是同一个语根么？因此，别人要花力气才能记住这两个单词，而我却不费吹灰之力就记住了。不仅学西方语言，学东方语言也一样。当我在印尼学印尼语的时候，世界语也帮助我取得了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这是因为：印尼语的语法与世界语有很多类似之处，而且它引进的很多西方语言的词汇，简直同世界语一模一样。为了避免啰唆，这里就不举具体的例子了。

世界语从产生到现在，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的传播范围以及懂得的人数都没有当初所预期的那样大、那么多，这似乎表示它发展的潜力不大。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呢？对此，前青岛市委副书记刘镇有一个很清醒的看法，他说：“我们不能期待在短时间内全世界都推广世界语。我们国内推广汉语拼音，也不是那么顺当的，何况作为世界性的语言哩。”古巴的革命领袖卡斯特罗对此更有一番精辟的言论。他于 1990 年在哈瓦那举行的第 75 届国际世界语

大会招待部分代表时说：“如果你们觉得自己人数太少，请不要害怕，基督教开始时比你们人数还少，但他们胜利了，你们也会胜利的……因为你们的想法是对的。”

有人说，世界语是乌托邦。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我访问南斯拉夫时，就听到南斯拉夫一位语言学家对此作了有力的驳斥。他说：“人类的历史就是无数乌托邦变成现实的历史。”这句话说得多么好呀！现在我翻阅本书，原来革命文豪高尔基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保守派顽固地说世界语是乌托邦。真实的发展着的现实在一点一点地，然而越来越有力地推翻保守派的意见。40 年前，许多人认为电力是歪门邪道，疯狂的乌托邦；20 年前，人们还把飞行、电话也当做是乌托邦，可是人们的大脑把乌托邦变成了现实……”高尔基还对世界语是人工语言，而语言是不能人造的说法，为世界语的人工性进行了言之成理的辩护。他说：“一切使我们脱离了动物的概念的东西，一切的一切都是‘人造的’。……如果人类感到有使用一种语言的必要，这也是办得到的。地球上的一切都是靠我们的意志、想像和理性创造出来的。”

除了高尔基以外，堪称世界级的文豪，如托尔斯泰、罗曼·罗兰、泰戈尔等等都发表过同情和支持世界语的言论。而这些都是不是泛泛之论，而是在进行了深刻的了解与精密的研究的基础上说出的由衷之言。在这里，我就不来一一引述了。

还有一些人认为：既然英语现在是最流行的语言，而且“实际上”已成为国际语，那么，正式确定它为公认的国际语不就行了吗，何必多此一举而非要用世界语不可呢？这个问题问得似乎很有道理，而且很早就有人这样提出过了。不过也早已有人说明这是行不通的。据我所知，胡愈之在他撰写的《世界语四十年》一书中阐释了这个问题。他所写的大意是：这个意见之所以行不通，是因为：如果你采用英语为国际共通语，那么这无异给予了美国、英国等的英语国家很大的优势，它们可以借此优势更方便地扩大它们的势力。而其他国家则因此而处于劣势，这是它们断然不会同意的。结果，国际共同语的问题仍然没有获得解决。这是八十多年前的话，而这话所说的一番道理，对于现在仍然适用，或者说更加适用。现在，大英帝国虽然没落了，可是却有了一个比大英帝国更加骄横的所谓超级大国。这个超级大国具有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如果使它更具有语言上的优势，那么它就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在全世界推行它的“单边主义”。这岂不是为虎作伥吗？你说，对于这个办法，法国、德国、俄国会举手赞成么？不要说法、德、俄这几个大国，恐怕连意大利、西班牙以及阿拉伯、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也不会同意。而我们中国，一向主张，世界各国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岂能容忍这种语言的不平等现象？

现在，科技在全世界迅猛发展，大有日新月异之势。我们为了科教兴国，必须迎头赶上，奋起直追。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在科技上拼命赶都惟恐不及，为了增进科技知识而学一门外语，已感到十分吃力，哪里还有闲功夫去学什么世界语呢？对此，请看已故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是怎么说的。他说：“作为语言工具，世界语需要科学；作为学术交流工具，科学更需要世界语……。用世界语可以推动全球性的科技交流和经贸合作……。科技界也应该大力推广科技世界语，推动学术交流……。我们中国科学院一贯重视和支持世界语的推广和应用，不仅过去重视，现在重视，将来也一样重视和支持。”其实，他从科技角度所说的支持推广世界语的话还更多更长，这里只是一些摘录罢了。

看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将越来越全球化。不过，所谓“全球化”决不能等于美国化。否则，这个超级大国就将主宰世界经济，更加可以颐指气使地充当“世界警察”了。至于在其他领域，诸如政治、文化等方面，则必将趋于多极化。在语言领域，也必然是多极化，而断然不会是英语一语独霸的一极化。然而经济的全球化促使人们迫切需要一种通行的国际共通语以加强沟通与交流。这就同语言的多极化发生了矛盾。怎样消除这个矛盾呢？办法是用中立的世界语，使世界语在多种语言之中起到桥梁的作用。这可以说是一个既适应了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而又照顾到语言只能多极化的现实的两全其美的好办法。我想，欧盟之所以用世

界语作同声传译的实验，其意图也正在这里。

本书的编者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搜集了这么多世界知名人士支持世界语的精湛言论，现在汇集成书而问世，这实在是一件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我想，读完本书之后，很多人会从中得到启迪而增进对世界语的理解；所有世界语者以及正在学习世界语的人，一定会对世界语感到更加亲切而信心倍增；而那些还没有学习的人则一定会被这种语言的魅力所吸引而心向往之。（2003年5月于北京）

[ **张企程** (1913— )，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专员，国际问题专家，《中国报道》杂志社总编辑。现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名誉会长。]

# 世界语是理想的国际辅助语

——从世界语的诞生和发展谈起

袁爱林

世界语（Esperanto）的诞生和发展是引导人们追求和平、追求进步、追求知识的历程，是为人类的美好理想努力奋斗的历程，既充满着艰辛，也自然带来欢乐，值得我们回顾和论谈。

## 一、国际语与世界语

国际语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国际语是指那种不受国家和民族局限，便于国际交流的语言。国际语的目的不是想取代民族语，而只是希望把它作为一种辅助性的媒介语言推广出来，弥补民族语在国际交往中的缺憾。国际语是中立的，丝毫没有霸权意味的语言。

世界语是为了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人类语言自然演进的趋势，吸收自然语的优点创造出来的。作为国际语的杰出代表，它已经在世上传承了一百多年。

据统计，人类历史上曾有上万种语言，到 15 世纪时已减少到九千余种，至今还剩下六千余种。这几千种语言，在人们生活着的现实世界里可以说是相当繁多和庞杂的东西。但是，语言的发展有其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的原因。千百年来由于民族语言的不统一和分歧，带给了人类许多的不幸，由于语言的隔阂，使各民族文化难于沟通，感情难于融洽，严重阻碍了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往，阻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为了改变世界各民族语言纷争的局面，人们早就幻想能有一种大众化的、简单的国际交流工具和信息载体——国际语的出现。

中国古代有“书同文，车同轨”的理念。近代的康有为曾主张“全地球语言文字皆当同，不得出现异言异文”。

到 19 世纪，资本主义空前发展，国际市场基本形成，国际语问题才真正获得社会意义。这是因为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观念的改变，使人类交往范围不断扩大，接触日益频繁，从而打破了过去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然经济圈的封闭状态。所以，反映在语言上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语言国际化就当然成为共同关心的问题。

人们发明了机械以节省劳力，发明了火车、飞机和轮船缩短了旅程，发明了电脑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惟独这语言从中作梗。人们要能够彼此交流，就不得不去学习本民族以外的其他多种语言文字，不仅耗费无数的时间、精力和资财，而且学别的民族语言是一件很苦的差事。

从 17 世纪到 20 世纪，不少仁人志士怀着一种善良的愿望和崇高的理想，希望不同的种族和各国人民之间，除了保持和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外，还应有一种共同的中立语言，促使其友好交往、平等相处、共同进步。因此，各种国际语方案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人造国际语方案就有 500 多种，大致可分为创造语、仿造语和混合语三类。

1、创造语：它纯粹是个人主义观创造出来的。被称为国际语之父的科学家莱布尼茨以及西方思想家培根、柯明斯基、傅立叶，哲学家笛卡尔，语言学家舒哈特、萨丕尔、叶斯泊森等人 17 世纪就开始从哲学、数理推导方面探讨和研究国际语问题。后来还有苏格兰教育家达尔加诺的象征语（Ars signorum）、法国音乐家胥德尔的索来索语（Solresol）和福斯特神父的逻语（Ro）等等。由于这些语言脱离实际太远，因而仅仅是搞了一纸方案便告失败，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2、仿造语：它是吸收自然语中的一部分材料，经过人为加工整理简化而成。最著名的有

以下六种。

(1) 波兰柴门霍夫博士(L.L.Zamenhof)于1887年创造的世界语(Esperanto)。柴氏在公布这种语言方案时使用的笔名是“Doktoro Esperanto”，意为“希望者博士”。人们为了把它与其他人造语方案区别开来，就把这种语言叫 Esperanto。而中国人特别赞赏柴氏赋予这个语言的崇高理想和平等精神，为了表达对国际语矢志不渝的追求，沿用日本人的意译“世界语”，也俗称“爱世不难读”。世界语的词根大部分来自印度欧罗巴语系，及拉丁语族，日尔曼语族和斯拉夫语族中的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法语、英语、俄语等民族语中已经国际化的词根。世界语的语法较之其他人造语大大简化，并有合乎逻辑结构的词汇。世界语发表后，很快就有了一大批热心的追随者，曾经是其他国际语爱好者的人，好些也都转爱世界语。所以，世界语是当时仿造语中最成功的、流行最广的。

(2) 意大利数学家皮阿诺(J.Peano)于1903年创造的无屈折拉丁语(Latino sine Flexione)，实际上是简化了的拉丁语。

(3) 法国的波佛朗(L.de.Beaufort)和古都拉(L.Couturat)于1907年联合创造的伊多语(Ido)，实际上是改良的世界语。

(4) 爱沙尼亚学者瓦尔(E.V.Wahl)于1922年创造的奥克西丹塔尔语(Occidental)，实际上是保持罗曼语外貌的一种方案。

(5) 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泊森(O.Jespersen)于1927年创造的挪维阿尔语(Novial=Nov 新+international 国际+auxiliary 辅助+language 语言)，实际上是伊多语和奥克西丹塔尔语的折衷方案。

(6) 美国语言学家高德(A.Gode)于1951年创造的英特林瓜语(Interlingua)。

在仿造语中，除世界语以外的其他国际语方案有的语法太复杂，难学难懂；有的没有脱离民族语的俗套；有的甚致是语言学家们翻版别的人造语方案的书产物；有的虽然也有过一时的兴盛，但实际上是昙花一现。所以，这些方案很快就被遗忘和淘汰了。

3、混合语：它是介于仿造语和创造语之间，它的词汇是来自自然语，语法是人为创造的。混合语中最著名、最有影响的是德国神父约翰·马丁·史来耶尔(J.M.Schleyer)于1880年创制的沃拉普克语(Volapük=Vola 世界+pük 语言)。其全盛时期曾经拥有283个团体，10多万信徒，曾用25种文字印过316种课本，发行25种杂志。但沃拉普克语人为规定太多，也比较复杂，而史来耶尔又把它当成个人的私有财产，拒绝他人对该语言的任何修改，于是他的信徒转而支持别的国际语方案，这种语言也随之消亡了。不过，无论如何，沃拉普克语是最早向世界证明人造语作为国际语的可能性，也提供了创造这类语言的经验教训，因而其历史功德是不可磨灭的。

20世纪以后出现的一些国际语方案，其设计主要是为了科技上的应用，它们强调认字而不是着眼于极积的交流。以后，1936年又有国际图形语，1950年有反巴比伦语，1951年有国际辅助语协会的中介语(Interlingua,IALA)，80年代还出现演绎语(Em-sigh-ay)和归纳语(Adli)。但是，至今没有一个方案能取代世界语成为理想的国际辅助语。

## 二、柴门霍夫与世界语

拉扎罗·路德维克·柴门霍夫(Lazaro Ludoviko Zamenhof)，犹太裔，1859年12月15日生于波兰格罗德诺(Grodno)郡的比亚维斯托克(Bjelostok)。当时这个地方是沙皇俄国的属地，住着俄罗斯、日尔曼、波兰和希伯来等多种民族，各操各的语言。沙皇俄国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不断挑起民族仇恨，加上由于语言的隔阂，各民族间纠纷和冲突时有发生。柴门霍夫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一个民族杂居，而民族之间又互相仇视的恶劣环境中度过的。也正是这种艰难的生活环境造就了柴门霍夫这位世界伟人。

1869年，柴门霍夫读小学时就有了建立人类博爱大家庭的愿望和希望人类友好平等相处

的精神。他曾为同一国土上的民族，由于说不同语言而如此生疏感到痛心。于是，他开始考虑选择一种各民族都能接受的语言。但波兰人憎恨俄文，俄国人不要德文，德国人不容法文，法国人拒绝英文，怎么办呢？他想，人们除了自己的民族语言，在与其他民族交流的时候都用一种国际的语言那该多好啊！

1873年12月，柴门霍夫家迁居波兰首都华沙。他转到华沙语言中学读书。由于他的特殊天赋，在中学时他就会讲俄语、波兰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英语、法语等8种语言。因此，他的理想很快同创造国际语方案的行动结合起来。

1875年，当柴门霍夫还是个16岁的少年时，他已开始从事国际语的研究。他通过种种试验，搞了许多种新语言方案，但大都因为存在着难掌握的庞大词汇量和复杂的语法而无法采纳。后来他从俄语添加词缀构成新词的办法中得到启示，解决了词汇量大的问题。

1878年，19岁的柴门霍夫在读中学高年级时，完成了国际语的方案，并于12月5日和七八个青年学生一起举行了这种语言方案的诞生仪式。他父亲虽然是一个中学外语教师，但还是认为，他太年轻了，搞此项研究影响学业和前途，而这又是一种空想，也易遭到社会世俗的嘲笑，因此表示反对。

1879年7月，柴门霍夫到莫斯科大学学医。他答应父亲，大学期间不搞语言研究，并把研究出的语言方案交父亲保管。

1885年，柴门霍夫大学毕业后，取得了眼科医生的行医证。他一方面行医，又一方面开始进一步精炼和完善他所研制的语言方案，并制定了16条语法规则。

1887年7月，柴门霍夫在未来岳父的资助下，出版了这种新语言方案的《第一书》，并声明放弃一切关于这个语言的个人权利，只愿做这个语言的创始人。他把发展和丰富这种语言的权利交给了全人类，所以，很快受到国际语爱好者的欢迎，并且随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浪潮流行于世界，并在人们的实际应用中日臻丰富和完善。

1888年，柴门霍夫发表了《第二书》。

1890年，柴门霍夫公开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并出版了《世界语读本》、《世界语字典》、《练习题集》以及《哈姆雷特》等世界语译著。

1903年，柴门霍夫的《基础模范文选》出版，为世界语文学语言树立了典范。

柴门霍夫在1887年《第一书》发表以后结婚，到1897年这十年间他一直为生计四处奔波。到1898年秋，将近40岁的他才在华沙犹太区安定了家。他用毕身的精力致力于世界语的研究、推广和应用。1917年4月14日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享年58岁。

柴门霍夫的一生是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是勇于探索、锲而不舍、无私奉献的一生，是为人类的友爱与和平艰苦奋斗的一生。他为人类的相互了解及国际和平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受到人们的爱戴和敬重。每当他的生日——柴诞节，全世界世界语者，不分政治和宗教信仰，不分男女老幼，不分高低贵贱，不分肤色人种都自发地集聚在一起悼念和缅怀这位伟大的国际语创始人。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罕见的。

### 三、世界语的内在理想是其发展的基础

世界语一经面世，就以其反对种族歧视，促进人类相互了解和世界和平为其宗旨，以其科学性、实用性和丰富的表达力而体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在世界语发展的过程中它没有被强权政治所扼杀，没有被野蛮的战争所摧残，也没有被世俗偏见所禁锢。相反，各民族、各种族、社会各阶层支持和学习研究世界语的队伍不断壮大，以致很快形成了国际性的广泛宣传和推广世界语的群众运动。世界语运动之所以能成为全球性的，除了语言文字本身的优越性以外，关键还在于世界语独立的内在理想和世界语主义精神。世界上任何有伟大理想的事业总是有生命力的。

世界语不是民族语，而是中立的国际辅助语。它的内在理想是不干涉各民族的内部事务，

也不企图取代各民族语言，它只是想在进行国际交往时，为人们提供一种语言辅助工具。因此，全世界任何一个民族，不论大小强弱使用它都不会伤害自己的民族感情。

柴门霍夫创造世界语的内在理想就是要通过它，打破民族隔阂，消除民族歧视，增进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1905年，在法国布伦举行的第一次国际世界语大会上，通过了著名的《世界语主义宣言》。宣言中有五点关于世界语主义的内容，其主要精神如下：

1、世界语主义是在全世界推行使用中立人类语言的一种主张，不干涉各国人民的内部生活。

2、国际语方案很多，但经过试验只有世界语是有生命力的人造国际语，大家应团结在它的周围，努力推广它，丰富它。

3、由于世界语的创造者一开始就永远拒绝了语言的这个语言的私人特权，所以它不是任何人的私有物，它属于全人类。

4、世界语没有个人立法者，也不依赖任何人。

5、每一个使用世界语的人，都可称世界语者，不管他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应用它。

这是世界语主义者信守的几条基本的规则。正因为有了这几条规则，不少世界语者为柴门霍夫自己的人格所感动，把世界语的理想看做是一种高尚的理想，把世界语的事业看作是一种爱世界、爱人类、爱和平的伟大事业。

#### 四、世界语的优越性是其发展的条件

世界语的发展最初仅限于欧洲几个国家，后来逐渐推广发展到美洲、亚洲、大洋洲和非洲等世界各地。世界语能在几百种人造语中倍受青睐，并被推荐出来作为当今世界上惟一广泛传播和应用的国际语方案，这取决于世界语语言文字本身的优越性。

世界语是人造语，他的构词、文法和语音拼读都有高度的规律性，简单整齐，周密而合理。所以，世界语比任何一种民族语都易学、易懂，从而有利于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层次的人掌握，有利于推广。世界语的科学性与容易学习的优点主要体现在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

##### (一) 读写一致 语音优美

世界语采用国际上广泛使用的拉丁字母，元音5个：a e i o u，辅音23个：b c ĉ d e f g ĝ h ĥ j k l m n p r s ŝ t ŭ v z，共计28个字母。一个字母发一个音，没有变音和不发音的字母，拼读时重音永远在词的倒数第二个音节上，学会字母发音和音节拼读方法就会念所有的世界语单词，怎么读就怎么写。世界语语音由于有弹音“r”和固定不变的重音，加之形容词、名词、副词等大都是以元音结尾，因此，听起来语音既优美又悦耳，读起来既有节奏感又很有韵味。

##### (二) 构词力强 富于表现

世界语采用了许多民族语中词根加词缀构成新词的方法，使之构词能力极强，一个词可以派生出很多含新意的词，大大减轻记单词的负担，一般学会500个左右词根，就完全可以进行语言交流了。用词缀构词不仅可节省大量词根，而且还丰富世界语表现力。

世界语主要词类的词尾十分规范，使之在句子中的功用一目了然，既便于学习掌握，语法功能又强。即使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却知道它是那类词性，知道它在句子中扮演什么角色。

世界语有准确和细腻地描述事物的特点，有自己的文学艺术。世界各国的经典著作大都有世界语版，如国外的《圣经》、《神曲》、《浮士德》、《堂·吉珂德》、《哈姆雷特》、《复活》、《罪与罚》和中国的《论语》、《老子》、《鲁迅小说集》、《离骚》、《红楼梦》、《水浒传》《聊斋志异》、《日出》、《雷雨》、《毛泽东选集》等等，凡民族语言文化中有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形式世界语都有。世界语不仅已在大量文学艺术作品上有所表现，而且在科技领域中也许多专业词书和著作，并且还成立了一些用世界语作为官方语言的科学院，如圣马力诺国



家科学院，瑞典科米纽斯国际科学院等，他们为世界语在科技领域的发展做了积极的探索。因此，许多专家学者都认为世界语完全可与民族自然语言媲美。

### （三）语法简明 科学合理

世界语只有 16 条基本文法规则。它富于科学性、逻辑性和合理性，没有不规则变化。世界语革除了西方民族语言中不少复杂的语法现象，删掉了不必要的那些动词时态和名词的属性、人称等不规则语法变化。世界语的语法既简练又严谨也自由。简练在于把民族语的时态、语态和复合句中复杂的语法现象都用简捷的形式来表达；严谨在于按照句子成分把主、谓、宾、定、状严格界定，使句子成分的语法特征极为鲜明；自由在于句子结构编排灵活，没有约定俗成和教条式的规定，即使颠倒句子成分或语序，其意思也十分清楚。

正是由于世界语具有上述公认的优越性，才有发展成为一种完善的活生生的国际辅助语的今天。

## 五、世界语及世界语运动的发展现状

世界语的诞生和发展是人类语言学上的伟大成功。

虽然，世界语与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和民族语言相比还是很年轻的，但是，它的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其影响范围已遍及全球。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强调建立平等、公正、互利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呼声越来越高，关心国际交往的人们已清醒地认识和觉悟到解决国际语问题的迫切性。

1999 年 10 月 10 日至 15 日在韩国汉城举行的有 600 多个国际组织，7000 多人参加的 NRO 非政府性组织国际会议人权专题小组通过决议：建议联合国经济及社会委员会将“语言与人权”列入其近期举行的会议议程，目的是讨论世界语言对策和因语言不平等导致的人权剥夺，并建议联合国考虑委任一个机构，研究某种国际语言的可用性和可行性。

从国际舆论显示，欧共体 20 多个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化、法律等方面的差异使欧洲一体化面临严峻的考验，特别是语言主权的分歧给统一大市场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欧盟国家之间的语言主权之争由来已久，一直处于混乱状态，不过现在，他们的领导者开始作出了有益的选择。1999 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在各国政府代表致辞中，轮到欧盟官员拉斯木斯代表欧盟发言时竟一时语塞，因为他不可能同时用欧盟十几种官方语言讲话，情急之中他索性选择了用世界语致辞，得到欧盟各国政要的赞扬。2002 年是“欧盟语言年”，他们正在积极着手进行借助 ESPERANTO 世界语的同声传译实验。据悉，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跨国议会的欧洲议会业已成立了“世界语议员小组”，并制定了一个十年规划。作为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涌动于世界的一股发展势头最为强劲的欧盟来说，已经首先充当了国际辅助语的实验场。欧洲今天如此，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区域性国际联盟明天也将会如此。

事实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语就已发挥出了积极的国际主义作用。国际世界语协会与有关国际组织通力合作，利用各国世界语者中立的优势，开展人道主义救援服务，为交战国的老百姓转寄信件，转交衣物、药品和食品，找寻亲友，护送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其救援数量每年超过 10 万人次。在 2001 年的阿富汗战后，联合国投向阿富汗的救援物资采用世界语、阿拉伯语等 4 种语言做包装说明。

现在，世界语已是国际互联网的四种通用语言之一。

那么，为什么人们不选择一种现成的民族语作为国际语呢？我们知道，所有民族语言都是各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民族的发生和发展与民族的文化 and 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个民族的语言最适合本民族的需要，却不能同样充分满足其他各民族之间交流的需要。任何国家和民族在国际交往中使用别的民族语言，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总是有失民族平等，有失民族尊严。这就是民族语言不能胜任和扮演国际语角色的

原因。

人类为拥有一种中立的国际语言，已经进行了三个世纪的探索，尝试过各种途径，制定过无数方案，想尽了各种办法。其中不乏使用过某些民族语言，甚至中国汉字作为国际辅助语方案，但是，历史最终选择了世界语。

目前，全世界已有 100 多个国家成立了世界语组织。在国际上除了国际世界语协会 (Universala Esperanto-Asocio) 这个世界上最专业、最权威的世界语组织外，还有 80 多个涉及科技、经贸、文化、教育、邮政、通讯、新闻、出版、民族、宗教等各方面的专业性世界语国际组织。这些国际性的世界语组织和遍布世界各地的区域性世界语组织，形成了庞大的世界语国际网络，是各国各民族人民走向世界的最好“接口”。这些组织常年在研究和宣传推广世界语，促进世界语运动的发展，并且常年出版各专业的世界语期刊和电子文件发往全世界。

这些组织所举办的国际性大会、学术专业会和科技文化交流活动丰富多彩。特别是一年一度的国际世界语大会，有几十个国家的几千人参加，虽然他们都操各自不同的民族语言，但从大会议题到分组讨论，从学术报告到各种专题活动都用世界语这一种语言，使之成为世界上惟一不用翻译的国际会议。它为各种国际会议中语言障碍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典范。

世界语已经活跃在千百万人的口头上，应用于数以万计的各类书刊和出版物里，荡漾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和广播电视节目中，还有很多世界语者依靠它进行国际交往，环游世界。

一百多年来的成功实践证明，世界语完全能够起到国际辅助语的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 1954 年就通过决议，承认世界语及其取得的伟大成就，并同时与国际世界语协会建立了咨询关系。不久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把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博士定为世界文化名人，并在世界语诞生百周年时建议各国举行纪念活动。联合国越来越重视世界语的发展，安南秘书长多次致电国际世界语大会，肯定国际世界语组织在这方面的工作。他表示，改善人们之间的相互沟通 and 理解是我们共同的目标。(2003 年 2 月于重庆)

[袁爱林 (1958—)，逃过荒，下过乡，扛过枪，经过商。1979 年在北京开始学习世界语，回渝后积极致力于重庆世界语运动，曾任四川省世界语协会理事，重庆市世界语协会秘书长。现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重庆市世界语协会理事长。]

#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世界语运动

侯志平

早在 1916 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就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积极倡导在中国推广世界语。自此以后，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总是矢志不渝地把世界语事业作为人类的进步事业的一部分加以支持，许多共产党员为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奋斗终生，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世界语的种子为什么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中国世界语运动为什么在中国历经战乱而经久不衰，这不能不说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积极参与密不可分。

## 一、与新文化运动相伴而行

世界语传入中国大约在 20 世纪初年，正值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末期。自 1840 年以来西方列强胁迫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为此中国的许多志士仁人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满清政府不惜与帝国主义相勾结，镇压人民的爱国运动，当时的中国实际上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有良知的中国人，特别是一批知识分子，他们都在探索强国富民、振兴中华的道路。他们研究了日本、欧洲各国的经验以后，提出向日本学习，向西方学习，提倡科学与民主，以便振兴国家。于是，各种新思想、新主张被介绍到中国来，那时，有的人信仰无政府主义，有的人则盛赞西方的政治制度，发起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还有一些人则接受马克思主义，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在推翻满清政府、结束封建制度之后，中国开展了一场文化革新运动。

在诸多新思想、新学说中，柴门霍夫关于世界语的理想，深深地打动了一批知识分子的心。柴门霍夫倡导各民族都来使用世界语，以便在相互交往中消除仇恨和宗教隔阂，促进民族平等、友爱，进而实现世界和平和人类一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下大同”的美好理想，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康有为也竭力提倡“大同思想”，建立一个“大同世界”。柴门霍夫关于世界语的理想更容易为善良的、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所接受。世界语的种子终于在中国这片古老而辽阔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这是世界语顺应了时代的需要，促成了中国文化运动与世界语运动相结合，从而产生了世界语运动在中国初期的勃兴时期。这意味着中国新文化开始同世界文化相伴而行。

以文学为例，自从世界语传入中国后，一部分欧洲文学，特别是东欧文学被介绍到中国；一些重要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的世界语译本也传入中国，中国的一些文学作品也被译成世界语，介绍到各国去，促进了中外文化的相互借鉴、相互学习。事实证明，世界语不仅是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增进友谊、促进世界和平的工具，也是中外进步文化和先进思想交流的桥梁。这一点自然引起一些共产主义者和知名人士的关注，如陈独秀、蔡元培、鲁迅、钱玄同等人，他们也加入了支持世界语运动的行列。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他曾在他创办并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称赞推广世界语为今日人类之必要事业，旗帜鲜明地支持世界语的宣传和推广。《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阵地，在当时的思想界、文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1916 年至 1918 年，《新青年》杂志曾发起一场关于世界语是否有用、是否值得一学、是否有发展前途的大辩论。经过辩论，使人们正确地认识了世界语，扩大了世界语的影响，为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的传播做了很好的舆论宣传。此后，《新青年》杂志还发表了许多从世界语翻译过来的优秀文学作品，这使人们进一步看到了世界语在中外文

化交流中的作用，促使更多青年人学习世界语。

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也引起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关注。1920年9月，在上海成立的外国语学社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为中国革命准备干部，输送各地进步青年赴俄学习而设立的第一所干部学校，同时也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以公开办学的形式来掩护革命的所在地。这所学校除分别设立英文、俄文、日文培训班外，为开阔学生眼界，使他们掌握更多的知识，还设立了世界语班，聘请俄罗斯记者斯托帕尼(Stoppani)任教。斯托帕尼时年19岁，本人信仰共产主义，极热心于推广世界语。他在该校一方面任课，一方面联络胡愈之、陆疾侵、苏爱南、王克绥等人重建上海世界语学会，并创办一所新华世界语学校，作为传播世界语的基地。斯托帕尼教授世界语完全是义务的，不仅如此，他几乎把自己的收入和业余时间都奉献给了世界语运动，他的热情和献身精神给世界语者以很大的鼓舞。斯托帕尼除教授世界语外，还经常宣传共产主义，介绍苏维埃俄国的近况，并组织青年赴俄罗斯实地考察。他经常在青年中进行演讲，讲述自己目睹的上海劳工贫苦情况，指出中国工人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改善自己。上海外国语学社前后共选送了二三十名优秀青年赴苏俄学习，其中有一部分是斯托帕尼推荐的。这些学员在外国语学社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知识的教育，参加建党筹备工作，经受锻炼，从俄国学成回国后立即投入革命洪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曾做出过卓越的贡献。

此外，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由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杨贤江主编的《学生杂志》也曾开辟过世界语专栏，宣传过世界语，许多青年学生，包括文字改革活动家、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已故副会长叶籁士，就是从这本刊物上了解世界语并开始学习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曾于1917年至1918年在湖北武昌中华大学读书期间学习过世界语，他也是热情宣传世界语、支持世界语运动的知名人士之一。他曾以自己学习世界语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写成文章，发表在《学生杂志》上，吸引了很多青年人。

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与参与，促进了世界语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结合，保证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正确方向，也使世界语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传播开来。

## 二、为中国的民族解放服务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沈阳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不久占领整个东北。第二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又悍然发动对沪战争，上海世界语学会也毁于日本人的炮火。这两起事件，唤起了中国人的觉醒，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斗志，中国世界语者也受到极大的教育。事实说明战争不仅是各国人民的敌人，也是世界语运动的敌人。中国世界语者从此认识到，在国破家亡的情况下是很难发展世界语运动的，只有丢掉中立的和平主义的幻想，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用世界语为中国的民族解放服务，才能真正赢得和平，只有在和平的条件下，才能发展世界语运动。中国世界语者不仅是为人类的进步和世界和平而奋斗的国际主义者，而且也要成为爱国主义者，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毅然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将世界语与救亡运动相结合，大大推动了世界语运动。1932年，著名世界语者胡愈之、楼适夷、叶籁士、张企程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人们简称它为“语联”。在国内“语联”参加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这个组织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文化运动的领导团体，领导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等群众团体。已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就是“文总”的领导人一。胡乔木在30年代初期学习过世界语，他积极支持“语联”的活动。“语联”在国际上参加普罗世界语者国际。这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际世界语组织，它在欧美、亚洲很多国家都有支部，总部设在当时工人运动最发达的德国柏林。“语联”成立后主要开展了两个方面的工作。在国际方面，除了与“普罗世界语者国际”和一些国家的支部经常通信联系，交换信

息，共同反对法西斯外，主要是出版《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通讯新闻稿》，在这份刊物上经常报道中国苏区、中国工农红军、中国革命斗争以及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由于那时国外的报刊很难得到有关中国革命的报道，所以这份世界语通讯稿相当受欢迎。它的一些稿件不仅被转载在国外的世界语刊物上，而且还被译成各国文字刊登在各国革命报刊上。例如德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红旗》、法国共产党的机关刊《人道报》以及苏联的一些地方报纸就译载过它的文章。日本“普罗世界语者同盟”的同志也把它的一些重要文章译成日文油印成单页在劳动群众中散发。另一方面“语联”的同志也从“普罗世界语者国际”机关刊《国际主义者》以及各国世界语通讯稿上选择一些文章译成中文，在《世界知识》、《申报》上发表，促进了中外进步文化的相互交流。

在国内工作方面，“语联”通过举办世界语展览，出版《世界》杂志，创建上海世界语者协会，举办讲习班和世界语函授，吸引了大批青年学习世界语，壮大了世界语队伍。此外“语联”还办了一个世界语书店，销售从“普罗世界语者国际”进口的革命书籍，这些书籍有世界语版的《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基础》以及高尔基的《我怎样学习》等，这就为国内世界语者开辟了一条接触革命思想的渠道。

随着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步步进逼，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一浪。针对当时的形势，在1933年9月举行的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第二次大会上，“语联”的同志提出了“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的口号。这个口号集中反映了中国世界语者的意志，很快成为各地世界语组织的行动纲领。在这一口号的感召下，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即使在监狱里仍坚持学习世界语。出狱后，他们有的参与了各地世界语组织的工作，有的投奔解放区，从事抗日斗争。现任中国世界语之友会会长、中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就是在那时学习世界语，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他因学习世界语就曾遭到反动政府的逮捕。

在这一时期“语联”还把引进、宣传和推广拉丁化新文字作为自己的一项新的任务。当时上海文化界陈望道等人为了反击国民党提倡文言、读经的复古运动，发动了一场大众语的讨论，世界语者也积极参加了这场讨论。因为大众语的建立，拉丁化新文字的推行，不仅有利于扫除文盲，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而且有利于民族语的统一，这也为世界语的推广创造了有利条件。

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是由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创造的。瞿秋白为了使旧中国不识字和学习汉语困难的广大民众学会用拼音文字来阅读和写作，他花了大量的精力研究汉语拉丁化问题。最后，他参照世界语的字母、读音和写法于1929年在苏联起草了《中国拉丁化的字母》。后来由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人在苏联语言学家罗果夫的帮助下，制订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这个方案在苏联远东地区的华侨中进行扫盲收到很好的效果。以后由方善境、叶籁士、霍应人等世界语者介绍到中国，又经“语联”宣传、推广，并得到鲁迅、蔡元培、陶行知等六百多社会知名人士的支持，形成了关于大众语的讨论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各地世界语组织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对内用新文字，对外用世界语”已经成为世界语者的行动口号，这不仅大大推动了世界语运动，也使世界语运动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同时，这一运动同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紧密结合起来，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群众性的文字改革运动，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文字改革的先导。

“语联”的主要负责人后来都成为共产党员，“语联”的活动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支持下进行的。它把世界语运动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进步文化运动相结合，以世界语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这在中国世界语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时在中国革命文化运动史上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1937年至1945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世界语者继承“语联”的光荣传统，在宣传、推广世界语的同时，继续运用世界语于国际宣传和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更大的成绩。他们的活动继续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在这一时期，中国世界语者相继出版了《远东使者》(Orienta

Kuriero)、《东方呼声》(Voĉo de Oriento)和《中国报导》(Heroldo de Ĉinio)等对外宣传刊物。其中《中国报导》的出版时间最长(6年)、发行最广(63个国家)、影响最大(在850个城市有自己的读者)。《中国报导》是郭沫若领导下政治部第三厅出版的对外宣传刊物,由共产党员叶籁士任主编。著名世界语者乐嘉煊、霍应人、先锡嘉也参加了第三厅的工作。政治部第三厅是在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领导和关怀下建立起来的,专门从事抗日对外宣传工作。中国报导社除办好刊物外,还出版了《郭沫若先生及其文学作品》(La Arenta Jubileo de la Literatura Agado de S-ro Kuo Mojo)、绿川英子散文集《暴风雨中的低语》(Flustr' el Uragano)、《未死的兵》(Vivantaj Soldatoj,石川达三著,绿川英子译)、抗战文艺选集《归来》(Reveno,李辉英等著,钟宪民译)、戏剧集《转形期》(Transformio,宋之的等著,冯文洛译)、《中国抗战歌曲选》(亚克编)、《中国抗战木刻选集》(丁正编)。在此期间,中国世界语者还编译出版了《鲁迅小说选》(Elektitaj Noveloj)、《被遗忘的人们》(Forgesitaj Homoj,马耳著)、《世界语文选》、《小母亲》(Patrineto,刘盛亚著,钟宪民译)、抗战报告文学集《新生活》(Nova Vivo)、《在战斗中的中国》(En Ĉinio Batalanta,绿川英子著)。一批世界语文学作品也被译成中文出版,如德国著名世界语者 Teo Jung 的名诗《爱的高歌》(La Alta Kanto de la Amo,魏荒弩译)、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儿》(孙用译)、《保加利亚短篇集》(孙用译)、《柴门霍夫评传》(德雷仁著,阎凡译)。上述著作的出版,不仅宣传了抗战,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也使社会各界看到了世界语在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作用。

在重庆,叶籁士、乐嘉煊、冯文洛、先锡嘉发起成立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Koresponda Eesperanto-Lernejo),它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和青年组领导,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传播世界语,团结一批进步青年共同抗日。函授学社在五年间共招收了2300多名学员,学员遍及全国18个省,学社还出版了20多种书籍,其中冯文洛编辑的《世界语中文大辞典》影响最大,后来曾多次再版。在函授学社工作的有共产党员许寿真、曾禾尧和世界语排字房的张天心。冯文洛等人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的表彰。

在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世界语运动也十分活跃。抗战开始以后,一批世界语者相继来到延安,由于有党中央领导人和老世界语者吴玉章的支持,1938年5月就建立了世界语协会,并且有专职干部从事这项工作。他们在边区文化协会、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军事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八路军医院等单位开办世界语班,同时还对延安以外的地区开展函授教学,坚持常年招生。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屯垦期间许多干部和战士都报名参加了学习。《中国报道》前副总编毛大风就是在延安学习世界语的。延安世界语者协会还出版《延安世界语者》(Jan-an Eesperantisto)杂志,及时报道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刊物除发行到解放区外,还寄往国外。1939年12月15日,值柴门霍夫诞生80周年纪念日,延安世界语者协会在杨家岭举办世界语展览。党中央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亲笔题词祝贺。毛泽东的题词是:“我还是这一句话: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么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张闻天的题词是:“国际主义的武器——世界语。”他们的题词对延安乃至全国的世界语者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在敌后根据地还有一批世界语者一边坚持抗战,一边学习世界语。例如在山西根据地,共产党员、著名诗人张光年就举办世界语班,抗敌演剧二队的同志就参加了学习。又如,在苏北新四军根据地,沙地、孙克定就建立了世界语小组开展活动。皖南事变后,一批新四军干部和战士在上饶集中营里坚持学习世界语。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一批优秀的世界语者或战死在沙场,或死难于监狱,丁克、陈黄光、何子成、许晓轩、许寿真等人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这批共产党员既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也为世界语的伟大理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永远值得后人景仰。正如胡愈之在1950年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大会上所说:“不应该忘记,在我国世界语运动是在反动统治阶级残酷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是在革命者的牢狱和集中营中发展起来的。在三十年为来

革命牺牲的人民英雄的光荣名录中，有着不少世界语者的名字。”

### 三、让世界了解新中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新中国的诞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各国人民十分关心，它执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对内又进行哪些改革，这些政策和改革将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中国世界语者意识到自己在新时期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决心继续发扬以世界语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提出在建立全国世界语协会的同时，创办一份报道性的对外刊物，以便通过世界语这个渠道，让世界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促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无疑这对世界和平是一个好的建议。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开拓者、文化出版界的领导人胡愈之的支持，国家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立即批准了这个报告。1950年5月1日，世界语版的《人民中国报道》创刊，丰富的内容立即受到各国读者的欢迎，各国的贺信和订单纷至沓来。头三年，杂志上一半以上的文章被各国读者译成民族语在本国报刊上转载，这再次显示了世界语在对外报道中的独特作用，受到党中央和中国政府的关注。这份刊物在存在的50年间，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的成绩，以多种形式反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也及时地报道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进程。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现在《中国报道》的网络版也受到各国读者的青睐。几十年来，党和政府还拨款支持外文出版社和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了数百种世界语图书，这些图书同样能够帮助各国读者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以及新中国各个时期的进程，对爱好世界语的读者也提供了丰富的教材、词典和读物。

中国党和政府还支持开办世界语对外广播，中国的世界语广播至今已有近38年。现在中国国际电台的世界语广播节目每天对欧洲、东南亚及大洋洲、东北亚、拉丁美洲四个方向用8个波段各播出一次，每次30分钟，其播音时间之长，覆盖面之广在世界上世界语广播中也是少有的。国际电台的世界语广播多年来也以报道及时、内容丰富、语音纯正而著称，并拥有广泛的听众群，许多听众把它称作“中国人民的空中大使”，因为它给全世界的世界语者带来了中国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对新生活的追求，对世界语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各国人民的友谊和美好的祝愿。它同《中国报道》和中国的世界语图书一样，帮助读者了解了中国这个东方的文明古国是怎样一步一步前进和发展起来的。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群众团体之一，50多年来也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关心和爱护。已故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一直关心和支持中国世界语运动，在抗战时期他就支持《中国报道》的出版，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世界语协会的工作处在困难时，他甚至亲自过问过世界语工作。主管外事工作的已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甚至亲临世界语展览，出席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世界语工作的意义，对世界语工作取得的成绩，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致以衷心的祝愿和感谢。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教育部决定世界语可以作为大学生毕业、干部考核和考研究生的外语语种之一。全国十多所大学开设了世界语课。世界语专职干部的队伍也得到了补充和加强。

### 四、改革开放更需要世界语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对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技和现代国防，对外实行改革开放，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强同各国人民的交流和友谊，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而斗争。这一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也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中国正在融入国际大家庭。这种形势为世界语的发展创造了更加宽松的环境和有利的条件，也为世界

语在国际交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制订了新的方针：以世界语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为国家的现代化、为世界和平服务。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全国世界语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在此期间，为推动全国世界语运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曾下达文件，要各地党的组织和文化部门的领导，积极支持各地世界语者开展活动。就这样，全国大部分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以及许多大中城市都相继建立世界语协会，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许多电台、电视台开办了世界语讲座，数十所大学开设了世界语课，数以万计的人参加世界语的学习。各种报刊、杂志也经常刊登宣传世界语的文章。全国还召开了5次世界语大会。国家出版局、新闻出版局批准中国世界语出版社成立，在国家的资助下，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一批重要世界语译作和教科书、工具书得以出版，促进了中国和各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文化交流。

此外，从1978年开始，国家每年还拨出专款，派中国世界语代表团出席国际和地区的世界语大会，加强了与国际世界语协会、国际世界语专业团体和各国世界语协会的联系，使中国世界语运动融入国际世界语大家庭。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部门还批准世界语之友会的成立，其成员包括了中国政治界、文化界、科技界、教育界的不少知名人士。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楚图南、胡愈之、巴金、周培源、胡绳、雷洁琼、周谷城、黄华、赵朴初等也名列其中，已故著名社会活动家、老共产党员楚图南亲自担任该会首任会长，足见国家对世界语的重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也得到了包括姬鹏飞、李先念、万里、姚依林等中国党和政府最高领导层的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亲自担任大会最高监护人，并向大会发了贺信。他在贺词中充分肯定了世界语运动，他说：“世界语百年来的历史证明，它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国际辅助语。各国世界语者为探求人类共同语言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是值得称赞的。国际世界语大会使抱有共同愿望、做着共同努力的同行们聚会一堂，切磋研讨，为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贡献。”大会荣誉委员会主席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担任，副主席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愈之、楚图南担任。在43名大会荣誉委员会的委员中大多数为中央有关部委正副部长级领导人和各界知名人士，是国际世界语大会有史以来规格最高、人数最多的委员会，它反映了中国政府对这次大会的重视。国际世界语协会机关刊1986年9月号的评论员文章这样评价这次大会：“近几年来，中国世界语运动取得了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世界语运动在中国得到充分的认可，得到全社会的支持，中国在许多领域使用世界语方面是先行者。”“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是欧洲以外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会议，是世界语史上最成功的大会之一，在世界语历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2004年在中国召开的第89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同样受到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重视，由于各方面的条件比1986年时更好，有理由相信，它同样会成为一次成功的大会。未来的发展将进一步证明：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世界语将帮助各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也将帮助中国更好地走向世界。（2003年1月于北京）

[侯志平(1937—)，中国世界语运动史研究家。曾任《中国报道》杂志社副社长，中国世界语出版社社长。现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市世界语协会副会长。]



## ☆第二部分

### 中国知名人士论世界语

(按姓氏笔画由计算机自动排序)

#### 一、中国政界人士论世界语

**丁方明** (1921— )

曾任山东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学习和推广世界语，增进同各国人民的了解，促进科学技术交流，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1984年6月为《泰山绿星》题词

世界语要保持强大的生命力，要得到社会的承认，首先要与经济发展保持联系，并能使经济取得极大效益。

——摘自《在山东省世协第2届年会上的讲话》

**王光英** (1919— )

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红波荡五洲，绿浪翻六合。

——1999年12月为庆祝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广播开播35周年题词

**王明** (1904—1974)

曾任中共中央领导人

世界语是国际主义和国际教育最好的武器之一，对于革命有很大的意义。世界语运动象征着全人类未来的光明和友爱。

——1939年12月为延安世界语展览会题词

**王铎** (1912— )

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努力开展世界语学习活动，为各国人民友好和经济文化交流服务。

——1989年11月2日为内蒙古自治区世界语协会题词，原载《内蒙古世运十年》

**方知达**

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世界语理想是共产主义思想在语言文字改革方面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世界语运动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一直是在党领导下前进的。新中国成立后，世界语运动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和支持，开始了它向前发展的新阶段。

应当把世界语运动当做亿万群众的事业。因此，需要广泛发动群众和各方面的力量一起来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从扩大宣传着手，随之以有效的组织工作。

世界语运动者应该努力成为“人类语言文字改进设计师和工程师，理论家和实践者，发动机和火车头”。我们的总任务是要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达到世界大同，对那时全世界语言文字的统一添砖加瓦，为这样一个光荣任务而长期奋斗。

——摘自《关于推进我国当前世界语运动的刍议》，原载《世界》1983年第3期

**邓初民**（1889—1981）

政治学家，曾任山西大学校长、山西省副省长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之统一及其顺利发展，是真正自由的、广泛的、适合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商品周转的最主要条件之一。”（列宁《论民族自决权》）。世界语则是适合于现代世界及中国自由解放最主要条件之一。

——1944年为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4周年纪念题词

**毛泽东**（1893—1976）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曾任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我还是这一句话：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末，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

——1939年12月为延安世界语展览会的题词

**孙科**（1891—1973）

孙中山的儿子，曾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立法院长”  
世界一家。

——1944年为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4周年纪念题词

**刘云沼**（1926— ）

曾任吉林省副省长、政协主席

我国的四化建设需要世界语，国际间的友好交往需要世界语。举办世界语专题讲座讨论等活动，对我省这一学科的开拓，必将做出有益的贡献。

——摘自《吉林省领导同志关心世界语工作》，原载《世界》1983年第5期

**刘正**（1929— ）

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省省长

推广世界语，为增进我国和世界人民友好多做贡献。

——1986年9月30日为湖南省世界语协会题词，原载《湖南世运》《老世界语者》杂志合刊2001年1月第24期

**刘宁一**（1907— ）

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主席

我们热爱祖国，捍卫世界和平。我们的朋友遍天下，需要推广一个共同的语言——世界语，表达我们的相互感情，交流彼此的经验。这种语言，就是伟大的力量。

——1987年为《世界语者》杂志题词

**刘镇**（1942— ）

曾任山东省青岛市委副书记，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对世界语的推广，也要考虑困难的一面。我们不能期望在短时间内全世界都推广世界语。我们国内推广汉语拼音，也不是那么顺当的，何况作为世界性的语言哩。但是作为方向来说，作为交流思想的工具的世界语，目前还没有找到比它更好的。

世界语得到世界多数国家的认可。这个方向，应该肯定，而且我们也应往这个方向努力。

这往往经过一代人是不能够实现的。但是在通向世界语这个长河当中，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有义务，来促进世界语的发展，来促进将来能够有朝一日世界语变成通用的语言。这个工作我们可以做。但是难度，我们应当充分估计到。

——摘自《世界语在对外开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原载《世界》1987年第3期

### 李尔重（1914— ）

曾任中共陕西省委、河北省委、湖北省委书记

世界语是沟通世界文化、增强各国人民友谊的重要手段。一百年来，世界语已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世界语必将成为世界人民的通用语言。

在30年代，我们党首先在中国开展了推广世界语运动，受到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敌视和摧残。这种悲剧不但在中国出现过，在若干别的国家也出现过。直到现在，世界上的反动势力也不喜欢世界语的推广。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人民需要和欢迎世界语，反动势力不需要并不欢迎世界语；反动势力需要的是世界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隔离，需要各国文化、各民族文化的隔离，以便拆散世界人民的团结，分而治之。这是反动势力的阶级本性。所以，推广世界语运动是与反动势力进行的一场艰巨的长期的斗争，是世界人民求团结、世界人类求解放的斗争的组成部分，需要一批志士付出艰苦不懈的努力。

世界语的普及与阶级的消灭、人类的解放是同时到来的。不可能在反动势力还统治着地球上广大地区时，达到这个目的。推广世界语的战士必须是追求人类解放的战士，以取得个人功利为目的，是不可能坚忍不拔地去干这种崇高事业的。为着人类的解放，为着世界“大同”的实现，我们不能不为世界“大同”推广一种这个世界所需要的语言——世界语。这件工作之所以应该受到尊重，之所以具有伟大意义，就是因为它是一种开拓光明幸福新世界的工作。历史将记住这些志士的功勋，人民永远崇敬他们付出的努力，终有一天世界语之花开遍世界的各个角落。

——摘自《庆祝世界语诞生100周年》，原载《湖北世运》1987年第4期

世界语正是方兴未艾之时。随着世界文化的发展，技术的发展，世界人民彼此接近的范围和速度越来越快、越近。交往越密切，就越需要一个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交往工具。世界语的出版物，不应该减少，要更快增加。80年代的年轻人，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要掌握这个世界先进的工具。帮助年轻人学习世界语，是我们的任务。

——摘自《访李尔重同志》，原载《世界》1987年第8期

世界语是为人类解放事业服务的，不仅是语言工具，而且是非常崇高的事业。

我们学习与推广世界语，不是标新立异，也不是为了炫耀才能，而是为了人类的思想交流，文化交流，经验交流。世界语是这种交流的先进工具。世界语是共产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是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的，不与解放人类的事业联系起来，是鼓不起劲来的。

民族语，无论是东方的语言，还是西方的语言，都带有民族的局限性，都不像世界语那样使人们团结一致。为了人类的解放，我们需要学习与推广世界语。同志们担负的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现在学习的人还是少，但终究会越来越多。也许到了你们去世时，学习世界语的人仍然不很多，但人民将感谢你们，人类将感谢你们。

——摘自1987年《在湖北省世界语协会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原载《世界》1992年第9期

### 李鹏（1928— ）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报道中国，传播友谊，办好《中国报道》。

——为《中国报道》创刊 50 周年题词，原载《中国报道》2000 年第 7 期

**乔晓光**（1918— ）

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已懂一种外国语的人，再学习世界语，作为一种辅助语言，也很需要。因为我们哪一个人也不可能把世界各国的语言统统学会。如果学了一两种外国语，再加上世界语作为辅助，到了那些语言不懂的国家去，有些人用世界语也可以讲通的。

现在不懂外国语的人，先学世界语，再学其他外国语，可能省力一些，容易学一些。因为世界语是在欧洲语言的基础上创造的，所以欧洲人学习世界语有几个月就行了。反过来，我们先学会这种语言，而后再学其他外语，学习起来也会快些。

所以，现在提倡学习世界语不是多余的，不管你懂不懂外语，都需要学。我们掌握了这种语言，到世界各国，都会遇到讲这种话的人，而且在外国学世界语的人一天天增多，外国人到中国来的也有会讲世界语的，可以用世界语直接交谈，不必在什么地方都要有翻译。

现在，我们搞“四化”建设，一要改革，二要开放。对外开放是一天天地要开放得更大一，更广一些。对外开放的政策，现在仅仅是开始。要开放，就要进行来往，我们出去，人家进来。

我们搞经济建设，要学习外国的东西，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有用的东西，我看一天天会多起来。这就需要有各方面的条件，外语是一个重要条件。

学外语，个别国家的，当然需要学，可是学会世界语，当前通过各国的世界语学会也可以走遍天下，使我们的交友更广泛。

我在外国搞过几年，就我的体会，在交往中有没有共同语言，彼此能不能说通，关系很大。如果事事都要经过翻译，一是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翻出来，口译达到百分之百不可能。不要说翻外语，就是都说中国话，像我刚才说的这些话，让你照样翻一下，照样重复一下，是不能完全重复出来的。……二是有了一种共同的语言，感情就不同。你要交朋友，语言不同，情感就不同。所以，从“四化”建设来讲，学习世界语，从多方面接触人，交往，交深，这也是必要的。

——摘自《希望更多的人来学世界语》，原载 1984 年 7 月 16 日《广西日报》

**朱森林**（1930— ）

曾任广州市市长、广东省委副书记、广东省省长

发展世界语，服务现代化。

——1987 年 6 月为纪念世界语一百周年题词

**邵力子**（1882—1967）

著名政治活动家，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世界语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工具，锲而不舍，理想可期其实现，工具可期其益精。

——摘自《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 4 周年祝词》，原载《中国世界语者》1944 年第 8 期

**毕可彬**

曾任吉林省委副秘书长兼外事办公室副主任

对于我们从事外事工作的同志来说，多么希望能用一种共同的世界语交谈。因此，对你们的工作和活动十分赞赏和支持，祝你们的会议成功和在今后的活动中取得良好的成果。

——摘自《吉林省领导同志关心世界语工作》，原载《世界》1983 年第 5 期

**严家淦**（1905— ）

曾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国民党政府“副总统”

沟通人类情感，促进世界大同。

——1980年为台湾世界语者题词

**何成湘**（1902—1967）

曾任甘肃省副省长、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

以武训艰苦兴学的精神培养为世界民主而战的斗士四年如一日。

——1944年为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4周年纪念题词

**陈沂**（1912— ）

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长

Esperanto estas internacia lingvo（世界语是国际语编者注）。这种国际语言进入中国以后，就同我们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现在我们是执政党，我们的国家同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有交往，从这方面考虑，世界语是有它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和价值的。

——摘自《在上海市世界语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致词》，原载《世界》1983年第2期

**陈毅**（1901—1972）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世界语工作我很佩服，这个部门的工作不是可有可无的，是必须做的，要大发展。

世界语工作为什么要做呢？因为世界上有那么一批人喜欢这个工作。讲到世界语，就是同志。不管黄种、白种，也不管信仰不同，一讲世界语，就可以坐下来讲几分钟，讲几十分钟。这工作就值得做，有群众嘛。哪里有群众，就要到那里去工作。要跟他们一道做工作。

帝国主义利用世界语宣传，牧师、神父也利用世界语宣传，我们为什么不能用世界语宣传马列主义？世界语工作很有意义，消除种族、宗教的成见。世界上搞世界语的，大都有一一个朦胧的、模糊的、可是善良的愿望，我们去工作，就是使它明朗化。

世界语运动掌握在我们手里，就是革命运动，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就是消极的东西。

——摘自1963年7月25日《在世界语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陈昊苏**（1942— ）

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

我们理解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在一百年前所表达的理想和信念。一种不局限于特定民族语背景的新的语言，经过艰苦的传播，为相当普遍国家和民族所接受，成为一种国际性的语言；在一百年间不断地扩大它的影响，不断地为增进全人类的团结合作做出贡献，这是真正伟大的事业。

世界语将成为帮助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达到互相了解和依赖的有力的联系媒介。我们对全人类团结的前途是充满乐观的，因而我们也对世界语的发展表示乐观，它的更广泛传播将有利于人民友谊的增进，将有利于全世界的和平和繁荣，将有利于全人类在向新世界进军的时候形成更强大的团结！

世界语发展史上第一个一百年即将结束，第二个一百年即将开始。我深信第71届大会的召开将为世界语的传播树立起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一百年来创业的艰辛，发展的宏愿，一定会鼓励更多的世界语者去争取第二个百年更加辉煌的成就。

——摘自1986年7月《在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词》

柴门霍夫博士在一百年前创造世界语，是为了提供一种语言工具，把世界上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百年来人类社会经历巨大的变革，赢得了明显的进步。种变革和进步提供了一种证明，就是柴门霍夫的理想是具有生命力的，他当年所怀抱的人类团结的希望并不是一种空想。他创造世界语所表现出来的远见和智慧，以及他为实现崇高的理想而奋斗献身的精神是值得我们钦敬并永远纪念的！

在世界语诞生不久，它就传到了中国。为了它的传播和发展，中国的世界语者也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今年在北京召开的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是一个有力的象征，揭示出世界语在古代文明十分发达的中国也赢得了巨大的进展，而中国世界语者的努力，在世界语百年史上写下了值得骄傲的一页。如果说，中国老一辈的世界语者曾经把推广世界语和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并且终于取得了成功，那么，我们今天中国比较年轻的世界语者应该把继续推广世界语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全人类团结合作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并尽最大的努力争取新的更大的成功！

——摘自1986年12月《在纪念柴门霍夫诞辰127周年会议上的讲话》

据说上帝怕人类团结的力量过于强大，就设法制造不同地域人民之间的隔阂，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世界上不同国家的语言千差万别的状况。人类是万物之灵，它在上帝面前也不是无所作为的。于是，在一百年前有一位富于创造精神的波兰人向上帝提出了挑战。他设计了一种人工的语言充当各国人民相互理解的桥梁，进而促成全人类的伟大团结。大家都知道，这位波兰人就是令人尊敬的柴门霍夫博士，他所设计的人工语言就是现在已经在地球上广泛传播的世界语。

我们希望到21世纪人类将最终克服上帝在语言问题上制造的困难。那时各国人民在交往之中将不存在语言的障碍，尽管人类不一定是使用世界语来做到这一点，但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人们会以感激的心情提到世界语的创始人柴门霍夫——他的理想为人类进步和团结的事业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

——摘自《向上帝提出的挑战》，原载《中国报道》1987年第7期

21世纪即将到来，我们有理由期望这新的世纪将是全人类实现团结友爱和共同繁荣理想的世纪，亚洲的崛起将在世界的进步中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亚洲世界语运动的发展将有助于人们向着实现未来世纪的美好理想迈出坚定的胜利前进的步伐！

——摘自《给上海第1届亚洲世界语大会的贺词》，原载《世界》1996年第10期

消除语言霸权、建立国际语言新秩序，和让世界走向多极化、建立公正合理的政治和经济新秩序应该是个平行发展的过程。

或许在这个世纪，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凭着世界语找到朋友、找到同志、找到亲密的兄弟。

——摘自《构筑和平友谊之渠》，原载《世界》杂志2001年第11—12期

### 张友渔（1899—1992）

著名法学家，曾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学习、应用、推广世界语，为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为中国科学院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协会成立题词，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86年第3期

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信息极其迅速反馈的今天，来自欧美、亚非拉的代表和朋友，和我国众多代表在北京会聚一堂，用世界语作为举行学术交流的工作语言，这在我国至少是一个开创性的行动。我们大家都应该热烈支持。我今天来参加就是以实际行动支持这个大会。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摘自1986年7月22日《在第1届中科院国际世界语科技学术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词》

### 张劲夫（1914— ）

曾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

加强科技交流，促进经贸合作。

——为青年世界语者题词，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90年第3-4期

### 张秀熟（1895— ）

曾任中共四川省人大常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

几十年来我一直是世界语的支持者，我衷心支持是因为世界语前途无限光明。

——摘自1983年四川省世界语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原载《世界》杂志1984年第2期

### 张闻天（1900—1976）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曾任中共中央领导人

国际主义的武器——世界语。

——1939年为延安世界语展览会题词

### 张雪涛

曾任武汉市顾问委员会常委

一百年前，柴门霍夫创造了世界语，经过一个世纪以来广大世界语者的共同努力，这种新的语言工具在不断推广，不断发展和完善，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为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为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和相互了解，起到积极作用。在纪念世界语诞生一百周年的今天，我们更加钦佩柴门霍夫当初的智慧和创造精神，我们将永远纪念这位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出色贡献的先驱者。

世界语在我国推广和传播也有80多年了，特别是从30年代开始，世界语就和中国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成为革命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这些老同志，30年代初开始学习和宣传世界语，就是与学习和宣传革命道理一起进行的。当时，许多革命知识青年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大努力。今天，时代背景不同了，我们学习、推广世界语有了更好的条件。世界语对于我们进行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对于我国的改革和开放，对我们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也有了更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广大同志，特别是年轻的同志，更应该提倡学习和推广世界语，使我们国家在这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一百年在人类发展史上只是一瞬间，对于一种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来说，也只是短暂的一站。要真正普及世界语，还有漫长的历程，还有长时期的，大量艰巨的工作要做。

——摘自《在庆祝世界语诞生100周年会议上的讲话》，原载《湖北世运》1987年第4期

### 许嘉璐（1937— ）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

北京申办2004年国际世界语大会，中国政府和全国人大都非常支持，这不但会促进世界语学习者的交流，也是对外开放的一个渠道，还可以引起中国学者的思考：将来的语言将是什么走向。汉语是全球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但太集中，其次是英语，但是无论是哪一种语言都无法在世界各地流畅地交流，无法承担起国际语的作用。研究、发展和推广世界语有着积极的作用。

计算机对中文的自动化处理的目标之一就是中外文的自由对译，如果有一种中介语，它

和世界各种语言能进行对译，就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世界语如果能够满足当前知识爆炸时期的信息和技术传输的需要，那么很可能不需要大规模地普及世界语就可以取得成果，因为只要一部分学者和计算机专家掌握了世界语，他们研究取得的成果可以为千百万人服务。

中国有 56 个民族，100 多种语言，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要大力提倡普通话。普通话的实际功用和世界语是一样的。

——摘自《普通话的实际功用和世界语是一样的》，原载《世界》杂志 2001 年第 11—12 期

### 周谷城（1898 — 1996）

著名历史学家，曾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世界语是沟通国际文化，促进人类互相了解，而共谋世界和平之有力工具。

——1937 年 6 月 6 日的谈话

我是研究历史的，我们的任务是立足现实，放眼世界，放眼于未来，使世界成为有机的统一体。世界语一定能够帮助世界更加有机统一化。

——摘自《在中国世界语之友会座谈会上的发言》，原载《中国报道》1985 年第 7 期

### 俞正声（1945— ）

曾任青岛市市长、建设部部长，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

一百多年来，世界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随着世界语者队伍的不断扩大，世界语已成为联结各国人民的纽带。

——摘自《青岛市市长俞正声同志的讲话》，原载《世界》1992 年第 12 期

### 恽代英（1895—1931）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

能习世界语二三千字，可转变为万余字，人即于本国文，鲜有能识字万余者，故习世界语为有利也。各国名著世界语皆有译本，故吾人由之可多读异书。各有世界语学会，游历、通信均甚欢迎。世界语有文法无例外，故虽有数格文法间似无用，然大部分均极有益。由此观之，世界语效益可知。吾意此语当习得，他日可买世界语杂志译之。

——摘自《恽代英在武昌中华大学学习世界语的情况》，原载《世界》1995 年第 9—10 期

### 栗战书

曾任中共河北省常委、秘书长

推广世界语作为一项事业，在我国还处于开拓阶段。因此，目前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应称之为开拓者。我衷心祝愿开拓者们用自己的毅力和智慧把世界语传播给更多的中国人，使世界语成为世界各国朋友加强交往和增进友谊的语言工具。

——摘自《给第 2 届全国世界语协会省级秘书长会议的贺信》

### 赵朴初（1907—2000）

著名诗人、书法家，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如果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除自己国家语文之外，都学会一种共同的语文——世界语，便可以行遍天下而无碍了。

——1995 年 3 月 13 日为世界语题词



### 姚依林（1917— ）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作为一个在 50 年前曾经参加过世界语运动的世界者，特对《中国报道》创刊 35 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希望你们的事业日益发扬光大。希望你们继续同过去一样，向全世界世界语者实事求是地报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希望你们同一切世界语者团结，为争取世界和平而奋斗。

——1985 年 1 月 20 日给《中国报道》创刊 35 周年的贺词

### 胡乔木（1912—1992）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通过世界语，可以做许多工作。可以介绍中国的美术作品和工艺美术。……可以介绍中国的谚语、民间文学。可以介绍中国的历史、地理等等。也可以搞集邮。……此外还可以通过世界语，把一些弱小民族的文艺作品介绍过来。

——摘自《谈世界语工作》，原载 1963 年 7 月 23 日《世界语工作简报》

热烈祝贺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召开。祝愿大会取得圆满成功，并为推进人类争取和平的伟大运动做出贡献！

——摘自 1986 年《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贺词》

在我国已有悠久历史的世界语传播，现在大大扩大了。现在学习世界语的人数已达 40 万人，这是很可观的数字，是足以献给世界语诞生一百周年的礼物。世界语刊物《中国报道》在中国和许多国家的世界语者中间架起了互相了解的桥梁，它的工作也是对世界语诞生一百周年的献礼。

世界语在中国很早就带有进步的倾向。在这一方面，至少有三位作家在文化界知识界起了重大的作用。一位是鲁迅。他对世界语的支持是一贯的。他对世界语者、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支持，在我国新文学初期是一件影响广泛的事。凡是读过《呐喊》的读者都知道鲁迅和爱罗先珂的亲密友谊。另一位是胡愈之。他除了从世界语翻译了外国短篇小说以外，还曾以世界语者的身份在莫斯科旅行，写下了著名的《莫斯科印象记》。再一位是巴金。他很早就学会世界语，曾从世界语译出过不少外国文学著作。

——摘自《为纪念世界语诞生 100 周年写给〈中国报道〉》，原载《中国报道》1987 年第 7 期

### 胡绳（1918—2000）

著名历史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把 Zamenhof 的世界语主义从空想中间搬到现实中间来！

——为庆祝世界语 50 周年题词，原载上海《世界语》1937 年第 7 期

世界上各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有悠久的历史，都和本民族的文化发展有密切联系。如果设想废除民族的语言文字，当然是不可能做到的，也是不应该这样做的。在当代世界上，过去遭受奴役与压迫的殖民地、附属国得到了独立，他们使用和发展自己的民族的语言文字的权利应当受到尊重，以利于发展它们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当代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大大增强，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都是如此。任何国家要生存、要发展，都不可能与外部世界相隔绝，相反的，必须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越来越密切地增强对外联系。各国为争取世界和平，争取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共同利害关系日益增多，因此，在各国、各民族之间有一种通用的语言文字，这种需要也就更加迫切了。用一两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来“统一”全世界，过去从来没有能实现，今后更不能实现。

世界语（ESPERANTO）虽然是一种人工语言，但百年来的实践证明它是“活”的语言。

它以许多民族语言为基础，综合了许多民族语言中的优点，汰除了自然生长的民族语言中的繁琐性和无规律性。许多世界著名的文学作品能够用世界语准确地翻译出来，是它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最显著的证明。

创造世界语的柴门霍夫博士认为，通过世界共同语言，就能实现平等、博爱的人类大家庭。这虽然带有空想的成分，但是在世界各民族的语言之外，有一种大家公认的共同语言，这对于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便利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交际和文化交流，无疑是有巨大作用的，对于促进各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能够起积极作用，这是无疑的。

汉语汉文是世界上被最多的人所使用的语言、文字之一，而中国又是学习和运用世界语的组织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是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根本目标。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已经开始形成并将日益增强的趋势。中国一贯坚持世界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富贫、强弱一律平等的原则。实行对外开放是中国基本国策之一，我们坚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长期扩大和发展同各国的经济、贸易、技术、文化的交流和合作。我认为，推广世界语，努力促成它成为世界公认的共同语言是完全符合于为中国人民所赞同和支持的这些基本方针的。

——摘自《中国赞同推广世界语》，原载《中国报道》1987年第7期

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世界语应当成为一种广泛的联络和交流的工具，使世界语在各种场合发挥它的作用。

——摘自《让世界语进入实际生活！》，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88年第3—4期

以世界语为工具，使世界了解中国。

——1995年为《中国报道》创刊45周年题词

通过世界语广交各国朋友。

——1992年为第5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题词

我们是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世界语运动的。应该把门户打开，使世界语成为国际开放中的世界语。世界上学会并能运用世界语的现在虽然不是很多，但已可算相当普遍。他们中也是有不同倾向的，也不都是一样的。可以利用世界语使各方面广泛地进行国际联合、国际合作，共同为科学进步、文化进步、人类进步而努力。不应该再重复30年代初期那种狭隘观点。中国在开放的局面下，世界语可以变成我们开放、跟国际间交朋友和增加我们和各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和交往的武器。各国世界语者中，资本家可能不多，但世界语对于促进国际经济联系已不是完全不可以起作用。为促进科学文化方面技术知识界中的国际联系，世界语显然能够起到更大作用。语言是一种工具，谁都可以用。应用到各种场合，才能使国际语言这种武器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摘自《使世界语成为国际开放中的世界语》，原载《世界》1988年第8期

中国世界语者要运用 Esperanto 这个很好的工具，努力增进我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促进我国的对外开放，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进步。

——1990年10月19日为《世界》杂志创刊十周年题词

### 胡愈之（1896—1986）

著名出版家、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国际语的最后理想，是在供给各国人民以一种中立补助语。因为国际语是中立的，所以不干涉各民族内部的事情，因为是补助的，所以更不至侵害国语或民族语。

这样看来，国际语决不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是一种伟大的改革理想。它的目的不单是谋旅行及工商业上的应用而已，也在于使各民族相互了解，以促进人类理想社会的实现。从这一点看来，国际语的产生实在和一切的社会理想的发生有同样的重大的意味而不可漠视了。

——摘自《世界语发达之势》，原载《东方杂志》1917年第14卷 为了使中国人民经

常和欧洲人民，特别是同苏联和东南欧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人民联系，为了加强国际主义的理想教育，为了扩大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对外宣传，以及为了使中国革命与各国人民发生亲密的联系，使用世界语是必要的。

——摘自 1950 年《在一次世界语者座谈会上的发言》

作为为人民的、为和平民主的斗争武器，世界语有它的一定价值和作用。世界语产生以后，已经有 64 年的历史，两次世界大战的沉重打击，并没有使这种语言归于消灭。相反地，在人民民主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国家内，现在仍然有成千成万的人在学习它、在实际使用它。它已经不是一种完全人造的语言，而成为国际人民的活的语言了。它并不是国际共通语，但应当说是至今试验成功的惟一的国际补助语。对全世界各民族的先进分子，它提供了一种有实际效用的战斗武器。

在我国，世界语运动是在反动统治阶级残酷的压迫之下成长起来的，是在革命者的牢狱和集中营中发展起来的。在 30 年来为革命牺牲的人民英雄的光荣名录中，有着不少世界语者的名字。在许多人民民主国家，都有同样的情形。这些事实都证明了：世界语这一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时候，它增加了国际人民的力量，它产生了打击人民敌人的效果。

——摘自 1951 年 3 月 11 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大会开幕词》

中国的国际地位愈来愈重要，全世界各族人民都要团结起来，为正义和进步斗争。世界语工作是大有可为的。应当采取积极的、主动的态度参与这个进步斗争。方法应该是细水长流，要有长期打算，不是轰一下子了事，而是坚持工作。不能性急，要一点一滴做工作。

中国共产党对世界语非常重视，没有党的领导，世界语在中国不可能发展。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重视世界语，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都支持世界语。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世界语者，但党和政府这样重视世界语，恐怕只有中国。

——摘自 1963 年 7 月 31 日《在第一次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柴门霍夫博士所创造的世界语，在中国九亿多人口中推广，是有很大的前途的。中国要广泛地、逐步地推动世界语运动，为世界和平，为使世界语成为全世界通用的国际语而做出贡献。

——摘自 1979 年《在纪念柴门霍夫诞辰 120 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柴门霍夫在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地创制了一种国际语方案——世界语，并且成功地把世界语推行到许多国家中间，使它成为各民族之间的交际工具。尽管这种新语言还没有被各国政府公认为国际通用语，各国语言科学界对于世界语也仍然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是世界语产生后，经过七十二年的实践和两次世界大战的考验，直到今天仍然在国际经济文化生活中，作为一种活的语言被几千几万人实际使用着，是不能加以否认的。

柴门霍夫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他的理想，或多或少反映了欧洲各国人民要求和平与民族团结的一种良善愿望。但是他并没有找到通向和平与民族团结的真正道路。他并没有意识到只有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推翻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消灭战争和民族压迫的根源，持久和平与民族团结才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正因为他不像当时已露头角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起来号召和依靠人民群众，为争取真正的和平与民族团结而斗争，所以“希望者”只能是一个“希望者”而已。当 1917 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中，柴门霍夫抱恨而终了。

百年来的人类历史证明，和平与民族团结，不能依靠希望和幻想来求得。向帝国主义者企求和平是与虎谋皮。只有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战争阴谋作坚决斗争，才能争取真正的持久和平。世界语作为民族间的一种交际工具，在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谅解、文化交流与友好团结中，可以起一定的积极作用。

——摘自《希望正在变成现实》，原载 1959 年 12 月 15 日《人民日报》

许多外国朋友认为，中国的语言最难学。许多朋友希望到中国来了解中国的情况，要有

翻译。有的翻译容易找，有的翻译就难找。所以我们有义务，不仅在国际上推广世界语，还要在国内推广世界语。现在我们搞“四化”，要同世界各国人民来往，引进各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要大大发展我国的旅游事业。所以搞世界语是实际需要。

世界语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它就是国际“普通话”。毛主席曾经说过，将来实现了共产主义，各国之间往来更密切了，甚至国家都没有了，那时的问题就是讲话的困难。到那时，我看就要掌握世界语这个普通话。

——摘自 1979 年 8 月 31 日《世界语工作很有希望》

### 顾维钧（1888—1985）

著名外交家、学者

现在我们要想免除国际间不幸的现象，增进国际间的睦谊和促进世界和平起见，不能不赞成世界语，不能不推广世界语。若能将世界语用为国际间的官话，非特减少许多误会，还可消除许多不幸的事呢！若各国都用了世界语，就可借此扩张世界观念，不至于自私自利，眼界也可以放大一些。设即利用这世界语打破国界，合全世界为一家，也是未尝不可。古人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句话我更扩充它为“全世界人皆兄弟也”，岂不更好吗？所以若能使世界语普及世界，则全世界人必能发生一种一致的精神，利害相关，休戚与共，谋全人类的幸福，那就可以互相亲睦，互相维持了。

像我国人口占全世界四分之一，向来又是很主张和平的，所以对于世界语，更当表示同意，并且有竭力扩广的义务。世界语推广愈快，则消除国际间误会愈快，国际间得到真正和平亦愈快。

——摘自《在世界语联合大会的演说》，原载 1922 年 12 月 22 日《晨报副刊》

### 秦似（1917—1986）

作家，曾任广西政协副主席

在 30 年代，学习世界语同革命还常常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同志是带着革命的感情来学习世界语，宣传世界语的。中国革命者的声言，也曾经依靠世界语传播到了世界上。今天情况虽然大大的改变了，但我们同样需要通过世界语同各国的世界语者建立友谊，通过世界语让更多的人了解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了解我国的历史和文化。同时，我们也需要通过世界语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增进我们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

世界语虽然不是哪一个国家的语言，但它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在世界上被广泛使用的语言，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比某一国家的语言还更带有普遍性，更值得当做第二外语来专修。在社会上，向广大青年推广世界语，无疑也是很有意义的。

——摘自《在广西世界语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原载 1984 年 7 月《广西世界语学会成立大会文件汇编》

### 柴泽民（1916— ）

曾任中国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首任驻美大使

十年结硕果，更上一层楼。

——为中科院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协会十周年题词，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94 年第 4 期  
没有一种国际语，要从事国际交往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当外交官的，特别感到困难。所以，我们大家都来积极推广世界语。现在，许多青年人不了解世界语，应当积极向他们宣传。当今国际上和平运动发展很快，我们也应当用世界语发展和平运动。

——摘自《让世界语进入实际生活》，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88 年第 3—4 期

我在 30 年代曾学过一点世界语。尽管学得不好，但对世界语确实种下了深厚的感情。希

望大家都来努力学习世界语，推广世界语，并在文化、教育、科技、经济、旅游以及各国人民友好交往当中应用世界语。特别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我们要通过世界语更广泛地进行国际联合与合作，增进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与友谊，使世界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伟大历史任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摘自1989年12月15日《在柴门霍夫130周年诞辰纪念会上的致词》，原载《世界》1990年第4期

世界语和国际世协在国际友好交往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应该推动所有世界语之友关心、支持世界语运动。

——摘自《北京隆重集会纪念国际世协成立90周年》，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98年第2期开展世界语运动，为和平发展进步而奋斗。

——1995年为第3届中国世界语大会题词

宣传推广世界语，消除语言障碍。加强合作，交流经验，共同为和平进步与发展做出贡献。

——1992年为第5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题词

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统一的语言，从事国际交往是多么困难，尤其当外交官的，感到困难。我到过匈牙利、几内亚、埃及和泰国，以后又作驻美大使，去过不少国家。如果到哪一国就要求学哪国的语言，就是个语言天才也感到困难。所以世界语是很需要的。现在很多人不了解世界语，都把英语当世界语来学。可是，英文学起来有很大困难，首先它的读音就不规则，不用说文法，就这读音也使人感到头疼。我学英语最早，小学就开始了，直到现在还不能用，一直没有过关。英文虽然也是拼音文字，但它文法复杂，学起来也困难。如果大家都能学世界语，用不了很多时间都能学会，学了就可以用，这样就会使国际交往方便多了。

——摘自《一位老资格外交家谈世界语》，原载《世界》1989年第3期

学习世界语，推广世界语，运用世界语，使世界语成为真正的世界人民的语言。

——1995年1月1日为《老世界语者》杂志题词，原载《湖南世运》《老世界语者》杂志合刊2001年1月第24期

我长期从事外交工作，曾任中国驻泰国、埃及、美国等国的大使，深感在国际交往中语言障碍的严重性，语言不平等对民族感情的伤害。我相信，随着人类的进步，世界语作为中立的国际辅助语，会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会被越来越多的政府所承认。它最终将会成为普遍使用的世界语言。

——摘自《在第4届全国世界语大会上的讲话》，原载《世界》杂志1999年第9—10期

**黄华**（1913— ）

曾任外交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积极培养世界语人才，扩大各国人民了解与友谊渠道，为人类和平发展与进步事业增添生力军。

——为《世界语教学》创刊题词，原载《世界语教学》1985年第1期

在世界语运动的长期历史上，把世界语扩大到科学技术的领域，这还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我们今天的会议正是这一项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步骤。世界语虽然是一个全球性的、历史悠久的运动，但是，它的发展过程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很顺利向前的。原因很多，其中一条就是世界语缺少与科学技术的广泛的结合，所以限制了它的应用范围。今天的会议就是把世界语和科学技术的应用结合起来。这一件事情是在世界语的发展史上的一个推动，一个充实、丰富，给世界语新的生命力。虽然，这一方面的工作并不是由中国开始的。早在这以前，圣马力诺成立了国际世界语科学院。但是中国在这一方面的工作是进一步扩大了这一方面的努力。

——摘自 1986 年 7 月 22 日《在第 1 届国际世界语科技学术会议上的讲话》

我很感遗憾，没有学过世界语。但是，我充分认识到，世界语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伟大的探索，同时也是伟大的实践。它一百年来的生存和发展充分证明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人民对世界语的爱好的传统。早在 1911 年革命以后，我国著名的民主主义者、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就以他教育总长的身份，倡导在中国推广世界语；后来，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先生，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先生，杰出的作家茅盾先生都是世界语的热情支持者；至于我们已故的人大副委员长胡愈之先生和我国作家协会主席团的主席巴金先生本人就是世界语者，他们不仅通过世界语把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来，而且始终不渝地从事世界语的活动。

在 30 年代以后，中国世界语运动同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密切相结合，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因此，我们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从一开始就给予世界语以多方面的支持。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我国已故的杰出的领导人之一——陈毅元帅在 1963 年提出了在我国举行一次国际世界语大会的倡议。现在，陈毅元帅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遗愿终于实现了。这可以说不是偶然的，这是我国世界语者几十年来奋斗不懈所取得的结果。

我们中国对世界语所做出的贡献还是很有限的，同我们这样一个地广人众的国家还远不相称。我们中国有十亿多人口，几乎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理所当然地我们这个国家应该对人类做出更多的贡献，包括我们对世界语这一伟大理想的贡献在内。现在，各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十分迅速，促进国际科学、技术的交流已成为人类发展、进步的必要条件。世界语作为一种国际交往工具，应该而且可能在这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世界语可以说同和平是不可分的，只有在和平的条件下，它才能生存和发展。世界语的绿星旗就象征着和平，而且世界各国的世界语者都有热爱和平的优良传统。世界语运动的发展和世界语者队伍的壮大显然对和平事业是有利的。

——摘自 1986 年 7 月 27 日《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祝词》 让世界语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服务。

——1992 年为第 5 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题词

现在，在国际交往中，英语应用得比较多，英语的影响的确很大，这是一种历史形成的情况。但是，如果认为可以用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却是行不通的。例如，联合国采用六种工作语言，每年要在翻译工作上支付大量经费。如果它只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确实可以节省不少开支。然而它不能这样做。众多的非英语国家不会同意，因为这有损于它们的独立和尊严，也不利于国际交往和文化发展。

将近一百年来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证明，世界语是有生命力的。它不仅是一种理想和探索，而且因为较易学习和使用而具实用价值。如果能普遍推广，它对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将会起积极作用，同时，也使各国人民在国际交往中能在语言问题上处于平等地位。

据我看，世界语之所以至今在世界上还没有被普遍接受，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它的意义和作用还缺乏认识，另一方面是它在实际上的应用范围还比较狭小。这就有待于各国世界语者在宣传、推广与应用世界语的工作上作出更多的努力。

为了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我国政府实行了对外开放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政策。中国人民需要更多地认识世界，学习其他国家的长处；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的生长，其他国家的人民希望了解中国的心情也越来越迫切。不言而喻，在这方面，世界语可以成为一条有用的渠道。

我觉得，中国人学世界语，个人可以增长知识，开阔眼界，还可以在同外国人民增进了解、加深友谊方面做出贡献。

中国一贯忠实于联合国的宪章，凡是有利于促进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加深了解、发展友好合作的事，有利于维护各国在国际交往中的平等地位的事，中国总是乐于尽它一份力量的。

如果将来条件成熟，大多数会员国都赞成采用世界语作为一种工作语言，那么，我相信，中国将会同一切具有相同认识的国家一道为其实现而努力。

——摘自《中国一贯重视世界语的作用》，原载《世界语学习》1986年第7期

### 黄钰生（1898—1996）

曾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

世界语已有相当的基础，值得推广，世界语还有待于完善之处——可以在使用中完善。

世界语的伟大文学作品，还在孕育着，我希望不久的将来，有运用世界语的莎士比亚、莫里哀、哥德出现于世界文坛。

——摘自《黄钰生同天津世界语者的一次谈话》，原载《绿港》1983年第7期

民族国家之间，来往愈多，愈觉得语言文字不通，是个障碍。世界语就是为了扫除这个障碍而设计的。

通讯技术，今天已发达到了惊人速度、方便的地步，但是语言文字不通，仍是一种难以通过的绝缘体。

电子计算机作翻译，不要说现在仍处于试验阶段，就是成熟了，世界上很多种语言文字，排列组合起来达到互译的目的，该有多少程序设计才行？

如果有一通用的语言文字，那该多好啊，世界语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文字和语言。

——摘自《对世界语的管窥》，原载《世界》1993年第5—6期

### 密加凡

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兼省委宣传部部长

马克思指出：“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世界语是一种活生生的、拥有广大群众的国际辅助语，我们应当拿起这个武器，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为世界上大多数人民谋利益。

我们要用世界语来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同时还要用世界语宣传我国人民在实现四个现代化斗争中的伟大成就，加强同各国人民的友谊与相互了解，争取他们对我国的同情与支持。

在文化领域中，过去我们通过世界语介绍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使我们从世界进步文化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今后还要通过世界语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文化介绍给世界人民，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为了向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学习，我们可以通过世界语这一渠道，了解和取得国外科学技术乃至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情报资料，为尽快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做出贡献。同时，由于世界语是西方语言条理性的集中表现，掌握了世界语就好比掌握了打开外国语特别是西方语王国的金钥匙，这是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了的。在外语教学方面也起了大的作用。从一些方面来看，世界语的作用值得我们很好注意。

——摘自《在湖北省世界语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 谢和赓（1912— ）

老革命家、作家

世界语终将成为人类社会各个民族语言同样重要的交际手段。最后世界语的重要性要超过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世界语必将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语言。我和王莹（著名演员，谢和赓的夫人——编者注）一生都深信这个道理。

——摘自1996年谢和赓写给世界语者的条幅

这一语言，最后必会为世界各国人民所接受，即使迟一点，也会在逐步推广中精益求精，

达到更适用更易学的目的。

——摘自 1994 年 7 月 28 日谢和赓写给世界语者的信

### 商景才(1921— )

曾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协主席

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将近一百年来世界语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证明，它是一项有生命力的国际辅助语言。我国的世界语工作者为探求和推广世界语作出了不懈努力，得了一定的成果，世界语的意义和作用，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并且日益获得国际上的承认世界语传播到中国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特别是 30 年代以后，中国世界语运动同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相结合，提出了“为民族解放而学习世界语”的口号，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现在，我们党和国家正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研究和推广世界语对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该把研究世界语的活动进一步开展起来，把世界语的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摘自《在浙江省世界语协会成立大会上的祝词》

### 蔡自兴

曾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学习世界语，促进国际经贸、科技和文教交流与合作，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

——原载《湖南世运》《老世界语者》杂志合刊 2001 年 1 月第 24 期

### 彭真(1902—1997)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世界语产生百年来的历史证明，它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国际辅助语。各国世界语工作者为探求人类共同语言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是值得称赞的。国际世界语大会使抱有共同愿望、做着共同努力的同行们聚会一堂，切磋研讨，为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贡献。

——摘自 1986 年 3 月 12 日《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贺词》

### 楚图南(1899—1994)

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曾任对外友协副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自从柴门霍夫博士创造了世界语以来，所有研究和推行世界语的人士，包括柴门霍夫本人在内，都大体上怀着一种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用心，这就是除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保持和使用本民族的言语以外，必须使世界语逐渐成为各国人民和各国不同民族沟通思想，消除隔阂的共同言语。从而使各国人民和各种不同的民族可以进一步地相互了解、相互尊重，从而创立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团结互助、平等和睦，友好相处，共同进步的大同社会。

人类如果不能使用共同的言语，相互协作，共同努力，来逐渐克服人类从动物遗传下来的无知和愚昧，来逐渐排除所有不义战争、恐怖和仇恨，来逐渐彻底改造历史上形成的阶级剥削和压迫，种族歧视和偏见的社会制度，人类便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幸福和光明。

这在目前，当然还是一种遥远的理想，是一种遥远的希望。这有什么关系呢？Esperanto 的涵义，本来就是一种希望。让世界语工作者来共同努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通过各种



各样的渠道，不断前进，来争取逐步地实现这种希望。

——摘自《在世界语之友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原载《中国报道》1982年第1期

世界语是一种人工语言，从其创始者柴门霍夫开始，就有不少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并寄希望于通过消除语言隔阂，来沟通世界各民族、人类的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之间的思想和感情，以促使人类平等和睦、友好相处、共同进步。当然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中，仅仅从语言上去解决问题，自然是不现实和不可能的。尽管如此，世界语对于人类的进步事业和实现全人类大同社会的崇高理想，仍然是一种积极的因素和重要的条件。正因为如此，世界语在我国一开始传播，就得到当时进步思想界的先驱者的倡导和支持，在国外也得到许多著名的科学家、社会活动家的重视和赞助。

我希望世界语运动逐渐推广、逐渐普及，使世界语逐渐成为各国人民相互认识、相互了解、沟通思想、增进友谊的一种工具。同样也使世界语逐渐应用到科学、技术、文教、卫生、艺术和社交等各个方面。最后促使世界语在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和实现人类共同的崇高理想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巨大的作用。

——摘自《我的希望》，原载《世界》1983年第2期

希望由于世界语的广泛推行，全人类能使用世界语作为共同的言语，交流思想，沟通感情，增进了解，友好互助，团结进步，共同创造一个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和和平康乐幸福美满的新社会。

——1985年为《世界科学技术》创刊号题词

世界语经历了一百个春秋，已进入了第二个世纪。一百年的实践表明，世界语作为人类的共同语言，既可以交流思想、沟通感情，进而增进人类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一步起到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作用。因此，学习、宣传和推广世界语，在我国是一项非常值得重视并加以赞助和支持的工作。

——摘自《让世界语进入实际生活！》，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88年第3—4期

一百多年以前，波兰的柴门霍夫博士怀着善良的用心和崇高的理想创造了世界语。世界语传到中国来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对于中国的文化、艺术、科学都起了积极进步的作用，且是越来越大的影响和作用。

希望同志们认真学习、深入研究、广泛宣传，使世界语最终成为人类共同的工作言语，共同交流思想、沟通感情、平等和睦、友好互助，共同创造和平友好、互爱互助，共同创造一个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的美满幸福、和平友好进步的新社会。

——摘自《第3届国际世界语科技学术会议在北京胜利举行》，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90年第3—4期

柴门霍夫博士创造 Esperanto 作为国际通用语言是个伟大的创举，今年已是百周年了，为了世界和平和人类的进步，世界语工作是有贡献的，它的生命力将会随着自身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越益发挥作用，柴门霍夫是个有理想有毅力的人物。我常在想：联合国因没有统一的辅助语言，每年（行政）经费的80%要花在多国语言的翻译上，如果能用世界语作统一的辅助语言，将省下大笔翻译费，联合国将有可能做出更多的贡献。

——摘自《1987年2月26日同北京世协负责同志的谈话》

世界语提出之初，反映了一些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在国际交往中要求平等，要求消除在语言上受歧视的愿望，因而虽然世界语是一种人工语言，而且和中国通行的汉语差别很大，但仍在中国获得同情和传播。

中国早期的世界语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有蔡元培、胡愈之以及30年代的楼适夷、叶籁士等人，就是他们在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宣传和倡导世界语，并推动其前进的。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世界语运动的绿星旗也曾团结了一批国内外反法西斯斗争的战士，他们以世界语为一种斗争的工具，为各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争取社会进步，作

出了极大的努力，有些人甚至付出了生命。可以说，在解放前，不论是从介绍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方面，还是从宣传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斗争方面，世界语运动都有过积极的贡献。

世界语运动在全世界开展已有近百年历史。世界语的创始人和早期倡导者们同人类历史上其他先哲一样，对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和建设人类的大同世界，都作了真诚的努力或者奋斗了一生。现在我们欣慰地看到，世界语运动已经成为一种潮流。逐渐掌握了先进的社会主义科学理论的人们，在实践过程中也给世界语赋予了新的内容和含义。我坚信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类一定会在克服一切的无知和偏见，终于会实现人类的共同理想。人类逐步有了共同语言，并建设一个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剥削人的大同社会。

展望世界语运动的未来，前景是光明的。首先是，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需要我们更广泛的和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交往，要学习其他民族的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其次，随着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友好交往的扩大，世界语作为一种国际语言工具将会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第三，通过世界语的学习，将会有更多的人认识到和体会到世界语创始者和早期活动家的崇高的理想和美好善良的愿望，逐渐使世界语成为各国、各民族的共同语言，因而易于沟通思想、增进人类的相互了解，为建设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剥削人的友好相处、团结互助、共同进步的大同社会提供了在语言文字方面的一定的基础和有利条件，更不要说在人类的相互接触和文化交流中，我们不能不学习多种的语言和文字而世界语的应用却可节省不可估计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摘自 1982 年《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回顾和展望》

共同语言通声气，殊方万国成一家。

——1987 年为世界语诞生 100 周年题词

我们的工作要一点一滴、踏踏实实去做，不要一哄而起、随声附和，要根据自己的条件做实事；实现世界语成为国际辅助语言还要走漫长的道路。

——摘自《访楚图南同志》，原载《老世界语者》1987 年第 9 期 介绍新中国各方面情况，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并为宣传和推广世界语运动，维护世界和平、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为《中国报道》创刊 35 周年题词

当前，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使用着各种不同的语言。这就给做国际活动和学术工作的人带来了许多困难，他们要学习多种语言。开一个国际会议，还要安装许多翻译设备，不仅耗费人类无可估计的时间、精力和物质手段等等，同时也不利于各国人民思想、文化和人类的相互了解。世界上伟大政治家和革命家，如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他们都曾对国际语给过关注。而世界语就其现有基础来说是比较好的中立的国际语，它曾得到过世界有名的文化界人士和科学家，如巴比塞、爱因斯坦、高尔基、罗曼·罗兰、泰戈尔和鲁迅等人的热烈支持。经过各国世界语者将近一个世纪在社会、科学、文化和文学创作各方面的使用，它已成为表现力极为丰富的语言。

有朝一日世界语将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通用的语言，那时世界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只要用两种语言就够了，一即国际通用的世界语，一即本民族的民族语。这样必将有助于发展人类的进步事业。

——摘自《一位著名学者的殷切希望》，原载《中国报道》1980 年第 5 期

中国“世界语之友会”是由各方面的知名之士所组成的，他们之中有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社会活动家以及其他人士。他们都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和社会声望，在群众中有广泛的影响。会员当中，虽然只有少数人学过一点世界语，但是，我们大家都认识到，语言的不同确是人类进步的一大障碍。为了消除这个障碍，确实有必要采用一种国际共同语。而国际世界语运动近一百年的历史证明，世界语具有使全世界各族人民和睦相处、互相了解、共同创

造幸福生活的崇高理想。也可以说，在热爱世界语这一点上，我们也都是全世界世界语者志同道合的朋友。

作为世界语的诚挚朋友，我一直殷切地期望它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推广和应用，希望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在国际上得到普遍的承认。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最近的一次大会上通过了专门的决议，肯定世界语在国际文化交流和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吁请它的成员国采取适当的措施庆祝世界语诞生一百周年。对此我感到十分欣慰。这无疑是全世界的世界语者，特别是国际世界语协会长期奋斗不懈所取得的良好结果。同时这也说明，世界语所起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受到国际组织的重视。它正在向得到国际上的公认这一目标稳步前进。

自从世界语在本世纪初传入中国以来，它不仅作为一种语言而且还作为一种希望和理想，受到了中国人民的高度评价。在过去几十年中，它为中国人民的新文化和民族解放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也受到了普遍的赞扬。因此，今年在我们中国举行一次这样盛大的国际世界语大会，这不仅对我们的中国世界语者，而且对我们中国的文化界来说，都是值得庆贺的大事。

——摘自 1987 年《在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学习和宣传世界语，维护人类进步和平。

——为第 5 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题词，原载《世界》1992 年第 12 期

学习和宣传世界语，促进和平友谊和进步。

——1989 年为纪念柴门霍夫诞生 130 周年题词

语言的不同是人类进行社会交流的一大障碍。为了克服这个障碍，有必要采用一种共同语作为国际交往的工具。

世界语诞生一百年来的历史证明，这种语言在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等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因此，得到了世界各国有识之的重视和赞助。

在我国，世界语对我国的进步文化事业和民族解放斗争做出了积极贡献，受到很多革命前辈和文化界杰出人士的拥护和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十分重视世界语在运用和推广中所取得的成就，承认这些成就体现了国际世界语组织的目标和理想，并且在第 23 届全体会议上作出决议，号召全体会员国采取适当的方式庆祝世界语诞生一百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做的这个决议，不仅是对世界语的高度评价和有力支持，也是送给世界语诞生一百周年的一份最为高贵的礼物。

我作为世界语的热情支持者，一直希望世界语能够得到国际上的公认，进而成为正式的国际共同语，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通过的这个决议，可以说是向这个方向迈出的可喜一步。我相信，世界语在走向它的第二个世纪中，必将以其越来越大的作用和使人类相互了解、和平相爱、共同进步的崇高理想赢得全世界的公认，终于使世界语成为人类的共同语言。

——摘自《楚图南同志在世界语 100 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原载《世界》1987 年第 9 期

世界语已经有了一百多个春秋，现在已经进入第二个世纪。一百年以来的实践证明，促使世界语成为人类的共同言语是很有必要的。据了解参加联合国的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包括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据说不同的言语有数千种以上，此外还可能有些地方言语。明人类言语的复杂。如果世界语成为人类的共同言语，那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有两种言语就够了。一为共同使用的世界语，一为本民族的言语。开国际会议，也不必用多种的翻译。我们上次接待瑞典议会的议长本格森，他曾提到联合国六种工作言语，联合国的行政费用几乎有百分之八十是用在六种工作语言的翻译上。为成立六种不同言语的工作班子、使用六种不同语言的工作用具、准备六种不同语言的档案资料等等，人力物力的浪费可想而知。如世界语成为人类的共同言语，则任何国际会议只用一种言语，即世界语。思想交流、感情的沟通，也用的是世界语。那真是造福人类、造福后代子孙、造福未来。既增进人类的相互了

解和友谊，也就进一步起到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作用。

——摘自《在世界语之友会座谈会上的讲话》，原载《世界》1988年第7期

### 窦瑞华

曾任重庆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

做语言之愚公，促世界之大同。

——为第3届中国世界语大会题词，原载《世界》1995年第11—12期

### 熊清泉（1927—）

曾任湖南省省长、省委书记

推广世界语，促进国际交流，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1986年10月24日为《老世界语者》杂志题词

### 黎元洪（1864—1928）

曾任北洋军阀时期的临时大总统

天地之大，何所不包。积无量人为一国，积无量国为一世界，何以能通，亦通之以文字而已。通之以语言而已。佛家者言一切声音陀罗尼，道家者言言语不通非眷属，儒家者言书同文，行同伦。盖欲彼此情通，人我道合，非言语互达不为功也！方今环球棣通，舟车迅利，举足万里，若在户庭。凡国际之交涉，商务之贸迁，学问之研究，行旅之往来，皆须声入心通，始可推行尽利。诸君有见于此，而有世界语联合大会之举。高撑远足庶，志愿宏深。研究既精，沟通自易。将见远近大小，若画一。大同之治，此其权舆。本大总统有厚望焉！

——摘自《北京大学世界语联合大会演说词》，原载1922年12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

### 瞿秋白（1899—1935）

著名作家、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

新中国文的字母采取世界语字母做大致的标准，而加以相当的变更。这使得中国接受外国文的字眼来得格外方便，读音和写法都可以和世界语差不多相同。所以新中国文也可以叫做 Esperanto 化的中国文。

——摘自《瞿秋白和拉丁化新文字与世界语》，原载《世界》杂志2001年第9期

## 二、中国文化界人士、学者、专家论世界语

### 王仲方

曾任中国法学会会长

柴门霍夫博士创造了世界语，在100年间传播到世界90多个国家，在人类交往的许多领域里，日益发挥巨大的影响。这不仅是一种语言的成就，而且是全世界人民实现和平、友好、进步的共同愿望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中国在实现民族独立、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世界语运动也随之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证明了无论在世界，在中国，世界语的发展是同人类追求和平、进步、幸福的愿望与奋斗结合在一起的。世界和中国的进步促进了世界语的发展，世界语的发展也促进了世界和中国的进步。

——摘自《世界语同人类和平、进步息息相关》，原载《中国报道》1987年第6期

**王任叔**（1901—1972）

著名作家，曾任我国驻印尼大使

世界语是使现社会趋向大同世界的最好的工具，是将来人类社会共同语言的惟一基础。

——为世界语诞生 50 周年题词，原载上海《世界语》1937 年第 7 期

**毛阿敏**

著名歌唱家

愿中国的流行歌曲，带上世界语的翅膀，飞遍五洲大洋。

——1988 年为《绿星》杂志题词

**戈宝权**（1913—2000）

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员

远在 20 年代初，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把他写的《枯叶杂记》献给了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身受压迫和苦难表示了无限的同情。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的女世界语者绿川英子来到中国，写下了《战斗的中国》等作品，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共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

我国不少知名的世界语者，如胡愈之、巴金、鲁彦、孙用等人，很早就从世界语翻译了俄国和东欧的文学作品，同时，我国世界语者还把鲁迅和我国著名作家的作品介绍给全世界的世界语者。因此，世界语早已成为连接中外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摘自《首都世界语者集会庆祝〈中国报道〉创刊 30 周年》，原载《中国报道》1980 年第 8 期。

德国大诗人歌德有句名言：“生命之树常绿。”世界语既然是“希望者”的语言，世界语的标记既然是绿星，那么具有无限生命力的世界语也将永远常绿！愿象征着“希望”的明亮的绿星，永远向我们闪耀着绿色的光芒吧！

——摘自 1980 年 4 月 20 日《谈谈世界语》

也许有人会问：“世界语难学吗？”这就使我想起著名女作家萧红讲过的一段话：“世界语虽然容易学，但也不能够容易得一读就可以会的呀！大家都说，为什么学世界语的人不少，而能够读书或讲话的却不多呢？就是把它看得太容易的缘故。初学的世界语者们，要把它看得稍微难一点！”我想，要把世界语认真学到手，做到能读，能讲，能写，能译，就需要有信心，有决心，有耐心和刻苦心才行，否则再容易的语言也是学不会的。

作为全世界各国人民可以共同使用的世界语，在它存在的将近一百年当中已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同时也证实了它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国际语。

——摘自《让象征“希望”的世界语的绿星永放光芒》，原载《世界语教学》1985 年第 1 期

**巴金**（1904— ）

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世界语是事实，不是理想。它是自己生长，自己开花的。我们世界语学者并不是宣传家，我们是散布生命者。文学便是散布这生命的一个必要工具。

——摘自 1930 年《世界语文学论》

许许多多的古今名著的译文便给我们证明出来，世界语确实能够把人类的情感表现得非常自由，非常微妙，并不比别种语言差一点。

——摘自 1930 年《世界语创作文坛概观》

我喜欢世界语。我 18 岁开始学习世界语，20 年代中，我对世界语兴趣最浓。后来因为种种事情，我脱离了世界语运动将近 50 年。今天……我仍然感觉到世界语对我的大的吸引力。

我说过，我要为人民友谊的事业贡献出我的晚年，这事业里面也包含着世界语运动。

——摘自 1980 年 3 月 24 日《春天里的秋天》世界语译本《序言》 中国人把 Esperanto 称为“世界语”，我认为这种译法很好。经过 93 年的考验，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创造的 Esperanto 成为全世界人民所承认的惟一的“世界语”。它已经活起，不断地发展，丰富，成为活的语言。我学习世界语的时候，手边只有一本卡伯博士编的薄薄的字典，现在我可以使用 1300 页的插图大字典了。世界语的确在发展，它的用途在扩大。

世界语一定会大发展，但是它并不代替任何民族、任何人民的语言，它只是在这之外的一种共同的辅助语。每个民族都可以用这种辅助语和别的民族交往。将来有一天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正式文件也可以用世界语印发。我常常想：要是人人都学世界语，那么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新形势，新局面！

世界语是易学、易懂的，这是人造语的长处。不仅对于欧洲人，对于我们亚洲人，对于其他的民族，它也是如此。即使是人造语吧，它既然给人们使用了，活起来了，它就会发展，变化，而且一直发展，变化下去。由简单变为复杂、由单薄变为丰富、更丰富、再丰富，而且积累起它自己的文学宝库……

——摘自《第 65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见闻》，原载《中国报道》1980 年第 11 期

我一直把世界语看做沟通人类思想感情的好工具。我热爱世界语六七十年如一日。我所以热爱世界语，不仅是因为它科学、完美，易学、易懂，更由于许多立志学好世界语的人都有美好的理想、高尚的情操、正直的心。我国世界语热情支持者鲁迅先生说过，他曾见过几位世界语家，都是超乎口是心非的利己主义的。为图私利而学世界语，无论学得多么好，都是同世界语者这光辉称号不相称的。

——摘自 1982 年 11 月 11 日《我的祝愿〔CD8mm〕致上海市世界语协会成立大会》，原载《世界》1983 年第 2 期

世界语的前途是光明的，世界语也是值得学习和推广的，现在世界语运动在我国发展很快，形势喜人，我很高兴。但我听说有的地方世界语组织内部不团结。这令人不高兴，甚至给世界语运动造成不良影响。分裂只会给运动带来灾难，团结就好。

——摘自《团结就好》，原载《世界》1986 年第 3 期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和世界。

——1994 年为《中国报道》创刊 45 周年题词

### **孙伏园**（1893—1966）

著名作家、教授

世界语的推行可以促进大同思想而决不妨碍民族主义。

——1944 年为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 4 周年纪念题词

### **叶君健**（1914—1999）

著名翻译家、现代作家

这个世界确是变得很小了，人与人之间的地理距离也在急剧地缩短。但人类的语言却仍然是那么分歧！而在今天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又不得不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拨出不少的时间学习外语。这实在是太不合理、太浪费了！由此我们也更清楚地认识到世界语存在的重要意义。它的产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而它，在 90 多年后的今天仍然能生气勃勃地向前发展，也证明它是时代的需要。

——摘自 1978 年 9 月 13 日《世界语的理想与现实》

中国的世界语者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把世界语的活动和应用与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独立、自由、民主，世界人民的团结和世界和平所进行的努力紧密地结合了起来。这与

柴门霍夫所力求实现的世界人民之间相互理解和世界和平的目的并没有太大的距离。为了这个目的，中国的世界语者曾经受过猜忌、迫害甚至监禁。但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并不是没有结果。今天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终于得以自由地发展，学习和支持世界语（包括文化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如世界语之友会和政府的支持）的人日益增多，应用的范围也在扩大（从书刊的出版一直到广播），对于早期的中国世界语者说来，这是莫大的幸福和报偿。

——摘自《我学习世界语的经历和感受》，原载《中国报道》1987年第9期

一百年的经验证明，世界语的生命力非常强大。随着世界人民间的交往日趋频繁，它在我们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将会变得更为明显。——为纪念世界语100周年题词，原载《湖北世运》1987年第4期

世界语的生命不单是在于它是一种科学的、中立的，任何民族都可以接受的语言，更在于它具有高尚的、促进人类相互理解和世界和平的理想。这个理想也是每个真诚的世界语者所追求的目标。

——1986年7月10日为《老世界语者》杂志题词

文学创作对语言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要精通一种语言，就应多读这种语言中的文学创作。世界语也不例外。世界语的生命力日益加强，就因为世界语中已经有了优秀文学作品和作家。

——摘自《〈世界语文学〉问世》，原载《世界》1986年第10-12期

世界语，作为国际辅助语，近年来在世界人民中间发展得很快，在我国尤其如此。我们的世界语者，现在不是以千计，而是以万计，在国际上我们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世界语普及地区。在这个普及基础上，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把我们世界语的水平提高。只有这样世界语才能产生它应有的社会效益。报道社刊授学校，应该在普及和提高两个方面同时都发挥作用——我相信它一定能发挥作用。

——为世界语刊授学校题词，原载《世界语教学》1985年第1期

### 刘习良（1936— ）

曾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

世界语问世已一百年了。由于各国世界语者的不懈努力，它已渗入到世界各地和人类活动各领域，为实践它的理想——消除隔阂，达到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语言是人类社会相互交往的重要工具。语言问题确实极大地妨碍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社会的更大进步。世界语为消除这种障碍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范例。它的成功值得我们重视和庆贺，也给我们指出了希望和道路。

正是基于我们对世界语的这种理解，中国国际广播电台20多年来从不间断地用世界语向世界50多个国家进行广播。我们的宗旨是增进了解，加强友谊，维护和平。在今天这个隆重的集会上，我们再次表示，愿意同世界各国朋友一起，为实现我们共同理想而努力。

——摘自1986年《在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的祝词》

### 刘火子（1911—1990）

著名诗人，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主编

我们党对世界语运动从来就给予极大的关怀和支持。正是由于有了党的领导，中国的世界语运动是始终同进步事业结合在一起的。老同志都会记得，当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踏进东北国土、窥伺华北的时候，当纳粹法西斯党徒在欧洲崛起的时候，当马德里被围困的时候，当国民党反动派嚣张的时候，上海的世界语者用世界语向世界人民发出中国的最强音，许多青年就是从开始学习世界语最终锻炼成为革命者，在革命工作中又广泛传播世界语。新中国成立后，党对世界语更提供了种种有利条件，使它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摘自《1982年11月11日关于上海市世界语协会筹备工作的报告》

### 刘导生（1913— ）

曾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北京市委副书记

学习世界语，加强世界各民族的了解和团结。

——1990年冬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40周年、《世界》杂志创刊10周年题词

### 刘尊棋（1911—1993）

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中国日报总编辑

推广世界语，对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知识，沟通思想、感情以及政治经济相互促进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但这是一个很艰巨而长期的任务，必须有坚强的毅力，最大的耐心，一代一代地做下去，方能奏效。

——为《老世界语者》杂志题词，原载《世界》1993年第11—12期

### 刘德有（1931— ）

曾任中国外文局副局长、文化部副部长

我认为世界语很容易在中国人民和各国的世界语读者和各国人民的心灵与心灵中间架起一座桥梁。这座桥梁就是友好的桥梁，我想将来在这座桥梁上来往的人会越来越多。

——摘自《热烈的祝贺》，原载《中国报道》中文版1990年第8—9期

### 冰心（1900—1999）

著名作家

懂得世界语就懂得世界。

——为第4届国际世界语科技学术会议题词，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94年第4期

学习世界语有利于努力促进世界和平的人士思想感情的交流。

——1984年为福建省世界语学会的题词

### 阎月明

著名相声、小品演员

语通四海，情满五洲。

——1994年10月28日为世界语题词

### 李孝生

曾任辽宁省体委主任

学好世界语为亚运会服务。

——1990年为第11届亚洲运动会纪念封题词

### 吕志先（1917— ）

曾任文化部副部长

《中国报道》是在胡愈之副委员长倡导下我国创办最早的对外报道的刊物之一，也是我国世界语运动史上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本世界语杂志。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我们的国家十分重视世界语在沟通我国与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增进中国与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方面的作用。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生前曾多次亲自过问世界语工作。在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周恩来同志在病中还指示国务院有关



部门要关心世界语工作。陈毅同志曾亲自出席世界语工作会议，对世界语的书刊出版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以后，他又支持《中国报道》由双月刊改为月刊。《中国报道》正是在这些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逐渐成长起来的。《中国报道》创刊 35 年来的历史证明：世界语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语言，它可以促进各国的科技文化交流，可以增进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可以为维护世界和平做许多工作。

——摘自《在庆祝〈中国报道〉35 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原载《世界》1985 年第 8 期

### 关国栋

曾任《羊城晚报》副总编

愿绿星之光在全球闪耀。

——1987 年为纪念世界语诞生 100 周年题词

### 阳翰笙（1902—1992）

著名作家、剧作家

我国要团结世界人民，来反对世界战争的挑拨者。世界语这一工具，在国际宣传上是能够起相当作用的。而且，在抗战期间，已起了相当作用。我们要很好地运用这一语言形式，作好团结和宣传的工作，加强各国人民对我们的了解，拿起世界语这一武器，……为保卫世界持久和平而斗争。

——摘自 1951 年 3 月 11 日《在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致词》

### 吕骥（1909—2002）

著名音乐家，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世界语也没有国界。如果把音乐和世界语结合起来，那就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希望我国世界语者多翻译一些中国民歌，以便使各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

——摘自 1981 年 1 月 25 日《在北京市世界语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愿全人类通用世界语，愿全世界共唱国际歌。

——为纪念柴门霍夫博士诞辰 130 周年题词，原载《世界》1990 年第 4 期

耕耘四十载，光耀全世界。

——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 40 周年题词，原载《世界》1991 年第 3 期

### 萧红（1911—1942）

著名女作家

世界语虽然容易学，但也不能够容易得一读就可以会的呀！大家都说，为什么学世界语的人不少，而能够读书或讲话的却不多呢？就是把它看得太容易的缘故。

初学的世界语者们，要把它看得稍微难一点！

——摘自 1938 年 12 月 29 日《我之读世界语》

### 杨正泉（1940— ）

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外文局局长

以世界语为桥梁，促进亚洲各国人民的友谊与进步。

——为第 1 届亚洲世界语大会题词，原载《世界》1996 年第 10 期

我国的世界语运动有自己的历史经验，目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不断探索新路，各地世界语者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运用世界语为改革开放服务”的宗旨。希望这次世纪之交召开的全国世界语者的大会能够总结各地世界语组织和个人的新鲜经验，讨论 21 世纪

初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方向，进一步完善协会章程，做好协会换届选举工作，圆满完成大会的各项议程。希望全体与会代表共同努力，把这次大会开成团结、奋进、鼓舞人心、开创新局面的大会，更好地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在国际上树立中国的良好形象服务。

——摘自《热烈祝贺第4届全国世界语大会召开》，原载1999年《世界》杂志第9—10期

### 张天翼（1901—1985）

著名作家、儿童文学家

世界语是人类文化史的产物，而且一天天在长成，在发展。但在我们这里，世界语的刊物是半公开发卖的，世界语运动者是被迫害的。一切新的合理的文化运动，在这里都只好偷偷摸摸地干。这些运动既是历史的必然产物，那内容，当然是反映着历史的必然发展到现阶段的，那就是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

——摘自《复〈世界社〉信》，原载《世界》杂志1936年第9—10期

### 张冲礼

曾任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

自从1887年柴门霍夫正式公布世界语方案100多年来，世界语这一被我国世界语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胡愈之先生称为“国际普通话”的崭新的国际语言，随着岁月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极为旺盛的生命力和极为广泛的应用价值，受到世界各国、各界，特别是教育、科学、文化等知识界的普遍重视；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成百成千成万的人，无论具有何种社会和文化背景，来自世界的哪一地区，都在学习它，实际应用它，把世界语作为争取和平、促进友谊、国际了解和交往的有效手段。

正因为如此，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作为联合国系统中在教育、科学、文化和传播领域开展多边智力合作的政府间机构，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世界语在促进文化交流和各国人民交往方面所能发挥的独特作用，认为它的这种作用和教科文组织“通过教育、科学与文化合作促进各国、各民族间的国际了解，从而争取世界和平与人类共同福利”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1954年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召开的该组织第8届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国际世界语协会列为与之有情报与咨询关系的非政府国际组织，从而正式建立了合作关系。在尔后的35年中，两个组织经常互派代表出席对方的会议，在有关领域中的合作不断发展，十分密切。1959年是柴门霍夫一百周年诞辰，为此，教科文组织通过决议，将柴门霍夫列为世界名人，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纪念活动。1979年，国际世界语协会又当选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联系的非政府国际组织常设委员会的成员组织。

——摘自《在柴门霍夫诞生13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 张仲实（1903—1987）

翻译家，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顾问

学好世界语，为实现祖国的四化而努力。

——1985年为《世界科学技术》创刊号题词

### 张香山（1814— ）

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广播事业局局长

现在我们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同各国进行广泛地交流，这种交流对争取一个国际的和平环境，使得我们能够在本世纪末建成四个现代化的国家有很大好处。而世界语在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文化科学技术交流方面，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

——摘自《首都世界语者集会庆祝〈中国报道〉创刊30周年》，原载《中国报道》1980年第8期

### 张振华（1939— ）

曾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

有人一谈到世界语就说世界语是一种“人造语”。那么我就想，世界上又有哪一种语言不是人类创造的？还有一句话，叫做“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想，这句话如果倒过来，应该也是能够成立的：只要它是世界的，就应该能够成为民族的。另外，有人说，世界上因为有疾病，所以才会有医生。我想，柴门霍夫作为一个医生，他想到的不仅仅是人类的疾病，还有人类交往上的障碍，所以他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世界语。在我的心目当中，各国的世界语者，他们的国际视角，国际意识和大同意识，恐怕要比世界语圈子外边的人，是不是要强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从事世界语工作的朋友们，包括我们台从事世界语广播的同志们，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对于人类相互的沟通和了解，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非常崇高的事业。我对他们的追求和理想是很尊崇的。

——《在世界语广播开播35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原载《听众反映》2000年第1期

### 张海迪（1955— ）

青年作家、全国三八红旗手

学了世界语，就好像多长了一双眼睛。我是个世界语的初学者，我还要继续学下去。我一定要使我的知识越来越丰富，使我的眼界越来越开阔！

——摘自《学了世界语就好像多长了一双“眼睛”》，原载《世界》1983年第4期

让我们积极努力学习世界语，宣传世界语，促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愿绿星遍中华！

——摘自《愿绿星遍中华》，原载《世界》1985年第10期

刚开始学习它当做一种业余爱好，一种趣味性的知识，直到有一天，我买了一本《绿色的五月》，才知道学习世界语就是为了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像绿川英子那样，用世界语为人们服务。从那以后，我更加热爱世界语，工作之余，我总是抽时间看一看。

随着各国朋友们的努力和世界语发展，柴门霍夫的理想，让世界语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语言一定能够实现！希望的绿星一定能够闪烁在世界各地！我作为一名年轻的世界语爱好者，今后还要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继续学习世界语，为它的发展贡献一点力量。我也真诚地希望我们祖国有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年朋友学习世界语，并且取得好成绩。

——摘自《绿色的回忆》，原载1984年7月14日《泰山绿星》

### 劳荣（1911—1989）

著名作家

我们今天来纪念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是有十分重大意义的。我们应该好好利用他为我们创造的这一个工具，和国际工人阶级弟兄们，和世界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的国际青年们好好联合起来！利用柴门霍夫所遗留给我们的这一个工具，把我们翻天覆地的史诗似的伟大事迹、英雄人物告诉国际友人们，告诉世界角角落落的一些小国和小民族。通过世界语，交换我们国际工人阶级的友爱精神和斗争经验。并用这一工具，投身在我们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里，对国际主义的教育尽它一定的任务。

——摘自1949年12月《世界语与国际主义》

我们现在通称的“世界语”Esperanto是经过一个世纪的实践、竞争而逐渐成长壮大起来的。经过世界人民百年来的使用，实践证明它已经是血肉有肉的活的语言了。将来它可能还

会和新创造出来的国际语竞争而更臻完善，成为人类实际使用的国际辅助语，发展成人类的共同语。人类一要生存，二要和平，三要发展。虽然今天地球上还有阴霾，但总的趋向是光明驱散黑暗，智慧克服愚昧，文明战胜野蛮，和平常葆青春。随着人类社会科学文化的发达，像“行星列车”之类的交通工具，将使地球变得愈来愈小。人类总有一天会变成一个大家庭，世界大同的黄金时代一定会来到。明天和后天，人类必然会有共同语。任何民族语不能承担这个历史使命，这是因为有民族感情、社会的和心理的各种因素的制约，只有人造的、天生平等的国际辅助语才能肩负起这个重大任务。

我们世界语者应当努力开拓、前进，迎接这个黄金时代！

——摘自《世界语的光辉前途》，原载《中国报道》1987年第5期

**陈祖德**（1944— ）

著名围棋手，曾任中国围棋协会主席

推广世界语，造福于人类。

——1990年2月为世界语题词

**伯韩**

著名作家

我觉得世界语运动能够不离开实践，就必然会有广大的发展，否则人们要把它搁到闲暇的时候去学习的，现在从事世界语运动的先生们，已经用世界语传达我们民族解放斗争的情形到全世界去，同时利用世界语吸取各国大众的斗争经验，这可以保证世界语运动在中国有迅速发展的前途。

——摘自《复〈世界社〉信》，原载《世界》杂志1936年第9—10期

**周木斋**

著名作家

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众，不是分离的两事，中间有必然的联系，中国就是一例。所以社会运动和民族救亡运动，都不能离开世界而独立。这样，世界语无疑的是沟通的桥梁之一。

但要充分运用这一桥梁，首先还要更加扩大国内的世界语运动。世界语在中国，较之于国外，反觉落后，因而限制了对于国外的机能，也便限制了充分运用这一桥梁的机能。

——摘自《复〈世界社〉信》，原载《世界》杂志1936年第9—10期

**罗竹风**（1911—1996）

语言学家、宗教学家、出版家、杂文家，曾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副主席，《辞海》编委会常务副主编

在中国十亿人口这样一个大国里，世界语应该普遍地推广，使世界各国的进步学者、进步人士互相沟通思想感情，从而团结更多国际朋友，支持中国当前的四化建设。

——摘自《在上海市世界语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致词》，原载《世界》1983年第2期

**英若诚**（1929— ）

戏剧表演艺术家，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而且过去受欺侮的国家，你可以指望中国会在世界语运动中是一个可靠的同盟军。因为这也是世界语一个很突出的特点：从20世纪以来，世界语和人类的进步运动是联系在一起的。被压迫民族对这个希望的语言抱着最大的希望。就我现在所接触到的一点来看，世界语的很大一部分还是以印欧语系为基础的，但是我看在印欧语系的国家里世界语并不像在东欧这样一些国家发展得那样快，这恐怕也是和20世纪的历史有关

的。在中国我们很早就把东欧作为一面镜子。弱小民族、被欺侮的民族常常对世界语热心更大。在这点上，我看中国也可以站在这个行列。

我们并不觉得我们支持世界语运动只是一种慈善事业，我们是从我们自己国家的利益出发的，觉得这是对中国很有力量的支持，至少是非常有用的。所以，不光是道义上的合作，也是利益上的合作。往往是有了利益，这个合作才更可靠。

——摘自《世界语比任何时候有着更加光明的前途》，原载《中国报道》1987年第1期

### 茅盾（1896—1981）

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爱世语（即世界语——编者注）有其崇高的理想，这就是：为了大众的利益，为了人类之更好的未来，为了“四海之内皆同胞也”的实现。把爱世语看成一种简易而便于学习的人造文字，那就错了；它的价值岂只工具而已。

——摘自《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4周年祝词》，原载《中国世界语者》1944年第8期

### 郑振铎（1898—1958）

著名文史学家、考古学家

世界语种数甚多。最流行，且最便于学者为柴门霍夫所创造的 Esperanto，不仅在中国，即在欧、美、日本各地，Esperanto 也占有极大的势力，且渐渐成了实际应用的国际语。有一位朋友，到欧洲去旅行。他是一位精通世界语的学者，除英语外，他差不多完全不懂欧洲的诸国语言。但依靠了世界语的媒介，他不仅在不通英语的地方能够自由交谈，且意外地获得了许多世界语学者们的同情和自动的帮助。这可见 Esperanto 已不是纸上的教室里的语言了。在世界语里，已有了不少的重要的科学书和文学书的译本。假使一位仅学世界语而不懂任何外国语的人，他也很有机会可以获得世界的最新知识的。

从事世界语的人，大多数是被压迫民族，及同情于被压迫民族的人，他们是努力于世界和平运动的。在这一点上，世界语的学习运动是超出一般的语言文字的学习意义上的。

——摘自1937年《世界语运动》

### 金紫光（1916—2000）

著名剧作家，曾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我认为世界语有许多优点：首先，这种语文是在继承多种天然语文（如英、法、德、意、拉丁等语文）的基础上，综合创造发展出来的，它具有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在结构方面很有逻辑性，语法简明，容易学习掌握；主要词类都有一定词尾；语句中字的配置方便；接头字、接尾字、结合字以及引进外来语等都比较自由；同时它的发音优美、重音固定、声调自然谐和。所以我认为现在应该继续大力提倡与推广，使它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成为国际间友好往来、文化交流的一种纽带和桥梁。

——摘自1980年4月《简谈世界语》

### 吴敬恒（1865—1953）

著名学者、文字学家

大同先声。

——1944年为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4周年纪念题词

### 胡风（1902—1985）

著名作家

中国的世界语运动是和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国际主义思想一同诞生的。从来，中国世界语者以世界公民的身份和绿星旗下的各国同志们平等地建立了人的和思想的友谊，这友谊通过了世界语者扩散到非世界语者中间。这对于殖民地的中国人是一份伟大的精神财富。你们的苦斗，你们的同志爱，都是发源于这个和人类解放愿望相一致的伟大目的里面。思想的愿望产生工作，认真的工作产生力量，在人类解放斗争里面有你们的光荣岗位。

——1944年为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4周年纪念题词

### 赵永魁

曾任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

世界语在加强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方面，在加强对世界的了解方面，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这些工作都是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宗旨相一致的。

——摘自《北京举行世界语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87年第3期

### 郭沫若（1892—1978）

著名文学家、诗人、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曾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我对世界语没有什么研究，同志们要热心推行它是好的，慢慢来，不必那么急。恐怕是百年大业吧。

——1957年9月24日在张德浦同志信上的一段“批语”

四海皆兄弟，五洲共一家，努力拉丁化，歌颂新中华。

——1944年为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4周年纪念题词

### 郭峰

著名青年作曲家

我觉得世界语能够作为世界上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的一种辅助语言。这项工作伟大。我能够为世界语作曲感到非常荣幸。

——摘自《为世界语作曲我感到荣幸》

### 洪深（1894—1955）

著名剧作家

人类有社团生活，才须要有语言。有了共同的语言，然后劳动与生活的使用，能够更好。

——1944年为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4周年纪念题词

### 姚雪垠（1910—1999）

著名作家

把世界语当做外国语，尤其在我国，是一种极普遍的错误观念。为着推进世运，这种错误观念非矫正了不可。

国语是一个国家中法定的民族语，一半由于自然形成，一半由于统治阶层的政治力量的促使；世界语则不然。它的产生是由于人类解放的共同要求，和人类对于大同世界的迫切希望。帝国主义的国家企图使本国语代替别的民族语，其目的在侵略。世界语者企图使世界语普及到全世界，其目的在反侵略，在求被压迫者的解放。

所以，学习外国语可以做官、做买办、做奴隶；而学习了世界语就只会做战士，为新人道主义而努力。

——摘自《世界语不是外国语》，原载《世界日报》副刊——《世界语之光》1937年2月7日第188期

各国世界语者在推动全世界的和平与进步的伟大理想中携起手来。

——1992年11月为北京市世界语协会题词

### 姜椿芳（1912—1987）

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

在人类使用几千种自然语言的复杂情势下，一百年前，一种科学的人造语言世界语诞生了。一百年来，世界语作为国际共同语，在世界各国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和应用，在促进人类愈来愈亲密无间，愈来愈友好合作，因而也能更好地保卫大家共同需要的世界和平的神圣事业中，做出了人类有史以来未之前见的贡献。

有十亿人口的中国，基本使用一种语言——汉语，它同世界语相比，完全是另一种系统的语言。中国人民更多地学会使用世界语，将能在推动世界语成为真正的世界语言方面起重要作用。让更多的中国人学习和使用世界语是我们的光荣任务。目前在中国，热心于学习世界语的人数与年俱增，对于这一任务的认识也愈来愈清楚了。

世界语深广推行是有希望的。我们今天纪念世界语诞生一百周年，就要为实现这个希望作出更大的努力！

——摘自《让更多的人学习和使用世界语》，原载《中国报道》1987年第10期

### 唐韬（1913—1992）

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

学会了世界语，不能去服侍洋大人，这虽然使买办阶级感到失望。然而学会了世界语，却可以和全世界有着正义感的人们通讯，交换彼此的意见，报告各种的情形，相互了解、帮助，求得知识，这是全世界进步的人们所认为可以庆幸的。我因此将预祝其成功，预祝整个世界来做它的祖国，使奴才们断了服侍洋大人的念头。

中国的世界语者，在救亡的巨浪里，的确尽了相当的努力。他们在无耻的封锁政策的压迫下，迅速地、真实地向国际报告了敌人的残杀，军阀的卑污，报告了中国民众确切的希望，热烈的情绪，给帝国主义者以一个极大的打击。

这打击是建立在真实的上面，建立在公理的上面。

——摘自《复世界社信》，原载《世界》杂志1936年第9—10期

### 徐懋庸（1910—1977）

著名作家、翻译家

因为“世界语”，是一种活用于国际关系上的语言，并不是仅仅存在于纸面上的死文字。中国的世界语学习者们常常嚷道：用“世界语”写的书籍是太少了啊！不错，在现在，书籍是较少的。单为了看书，不如去学英语、法文的好。但是，你如果相信学问不单是存在于纸上的东西，你如果想结识多国的朋友，想知道多国的活的知识，那么你必须学习“世界语”。藉了世界语，就可以和各国的现代的“事物”和“人”经常接触了。

——摘自《复世界社信》，原载《世界》杂志1936年第9—10期

### 鲁迅（1881—1936）

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我于 Esperanto 固不反对，但也不愿讨论；因为我的赞成 Esperanto 的理由，十分简单，还不能开口讨论。

要问赞成的理由，便只是依我看来，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言语；所以赞成 Esperanto。至于将来通用的是否 Esperanto，却无从断定。大约或者便从 Esperanto 改良，更加圆满；或者别有一种更好的出现；都未可知。但现在既是只有这 Esperanto，便只能先学这 Esperanto。现在不过草创时代，正如未有汽船，便只好先坐独木小舟；倘使因为预料将来当有汽船，便不造独木小舟，或不坐独木小舟，那便连汽船也不会发明，人类也不能渡水了。然而将来何以必有一种人类共通的言语，却不能拿出确凿证据。说将来必不能有的，也是如此，所以全无讨论的必要；只能各依自己所信的做去就是了。

但我还有一个意见，以为学 Esperanto 是一件事，学 Esperanto 的精神，又是一件事。——白话文也是如此。——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才从“四目仓圣”面前爬起，又向“柴明华先师”脚下跪倒；无非反对人类进步的时候，从前是说 No，现在是说 Ne；从前写作“弗哉”，现在写作“不行”罢了。所以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讨论 Esperanto，尚在其次；至于辩难驳诘，更可一笔勾销。

——摘自《渡河与引路》，原载《新青年》1918年第55卷第5期 我自己确信，我是赞成世界语。赞成的时候也早得很，怕有二十来年了罢。但理由却很简单，现在回想起来：

- 一、是因为可以由此联合世界上的一切人——尤其是被压迫的人们；
- 二、是为了自己的本行，以为它可以互相介绍文学；
- 三、是因为见了几个世界语家，都超乎口是心非的利己主义者之上。

后来没有深想下去了，所以现在的意见也不过这一点。我是常常如此的：我说这好，但说不出一大篇它所以好的道理来，然而虽然如此，它究竟会证明我的判断并不错。

——摘自《答世界社问》，原载《世界》杂志1936年第9—10期

**曹靖华**（1897— ）

著名翻译家、作家

天下一家。

——1944年为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4周年纪念题词

**赖少其**（1915— ）

著名版画家、书法家

地球一撮土，百年一瞬耳。欲探桃花源，先学世界语。

——为世界语诞生100周年题词，原载《世界语者》1988年第1期

**舒群**（1913—1989）

著名作家

我觉得世界语运动在中国，比起其他国家，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第一，从“九一八”直到现在，中国没有一刻不在救亡的呼声中。世界语在救亡的运动上，是负起了重大的任务。第二，因为中国文字的关系，中国的文学像被铁锁锁在牢狱里一样，很少有与其他国家读者相见的机会。虽然以前也有些作品，被译过一些，但是，那也是很少的一小部分，而且译成某种文字，也只限于某个国家，某个民族。如果我们的作品能译成世界语，那可以传遍到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摘自《复世界社信》，原载《世界》杂志1936年第9—10期

**楼适夷**（1905—2001）

著名作家、翻译家，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

我和我的同学们，在青年时代，一开始就确信世界语必将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第二国语，



使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人民与人民，通过共同的语言，结成互爱互助的一体，共同进入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世界。但我们也相信，要世界语得到最大最广泛的流行，首先要以国家的力量来加以推进。在中国，今天果然以国家的力量来支持推行世界语的时候了。《中国报道》成为我们重要的世界语刊物，通过世界语把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情况介绍给全世界，也用世界语积极推进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由数以千计的各国世界语者参加的国际大会在北京举行了，万千成万的青年学世界语，用世界语，出现了世界语进入中国 80 多年以来从未有过的盛大局面。

当此世界语公布百周年纪念的日子，我衷心祝愿这已开展的盛况将更大更大地发展起来，让我们下一代更下一代，实际做到以世界语为第二国语，与世界各国同志共同努力实现创始者柴门霍夫博士的理想，这种理想与我国人民渴望实现的崇高理想是完全一致的。

——摘自《回忆与祝愿》，原载《中国报道》1987 年第 8 期

世界人民应该有共同的语言。

——1988 年 8 月 19 日为《老世界语者》杂志题词，原载《老世界语者》杂志第 21 期

### 鲍昌（1930—1989）

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

《圣经》故事说：上帝因为惧怕人们修成一座通向天上的塔，才故意把人类的语言搞乱的。今天，Esperanto 会使人类建造成一座真正的文化宝库，征服宇宙，征服未来。

——原载《绿港》1984 年第 7 期

### 端木蕻良（1912—1996）

著名作家

世界语，是语言中的太阳。一个民族的语言，当然有它特具的长处。但是世界语，可以把这个赠给另外一个民族，而另外一个民族又可以把他们的特具的长处来作回敬。

因了这个，语言的美并不是数学的减少，而是几何的增加。人类的语汇将因世界语而更丰富了。

世界语尤其成为弱小民族最好的武器，它可以把弱小民族的非弱小的声音输出国外，传递给颜色不同的人类和风俗不同的地方。

人类有了世界语之后，人类的语言才成了一个完整的东西。

——摘自《世界语和文学》，原载 1938 年 12 月 15 日《新华日报》 绿星绿色绿如滋，  
万绿丛中花如织。言语相通通情曲，五洲四海好风时。

——摘自《祝世界语之友会成立》，原载《世界》1982 年第 2 期 青年朋友们，早日  
学习世界语，会使全世界都有你的朋友！

世界语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对世界传译系统标准化做出贡献！

——为中国世界语刊授学校题词，原载《世界语教学》1985 年第 1 期

绿满山原绿满川，迎来世语百周年，心灵交结成花雨，倾诉人间友谊篇。

——摘自《贺世界语诞生 100 周年》，原载《中国报道》1987 年第 7 期

### 廖沫沙（1907—1990）

著名作家

大力推广世界语，促进国际交流，为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做出贡献！

——1988 年 8 月为《老世界语者》杂志题词，原载《老世界语者》杂志第 21 期

### 三、中国教育界人士、学者、专家论世界语

#### 方仲伯

曾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云南大学校长

学习与推广世界语，既有利于世界各国的革命和进步文化的交流，也有利于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联合。作为一个世界语者，绝不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他在中国当然要为我们自己国家的各族人民创造一个更利于共同革命，共同交流进步文化的共同语言；而且还要放眼世界，要为世界各族人民创造一种更有利共同革命，共同交流进步文化的共同语言，这种语言就是经过将近百年的实践证明了的为波兰人柴门霍夫所创始的并经许多语言学家不断完善的 Esperanto，即世界语。今天，虽然它已为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共同关注和支持，但还未能普遍流行，目前仍还属于推行阶段。我们要进一步大力推广，要争取在各种国际会议上，普遍使用世界语。

我们老一代的世界语者，虽然过去学的今天大都忘记了，但我们认定世界语的未来，必然会成为国际语，这是国际文化科学交流不可少的必然趋势。因此，我们还要为世界语的学习和推广尽一切力所能及的责任。

——摘自《过去、现在、未来》，原载《未来》杂志 1984 年第 1 期

#### 王奇浩

广西大学校长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国家间的距离缩短了，人民之间的交往增多了，世界语将成为人民间交往的有力工具。

祝广西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协会在推进世界语工作中取得新成绩。——摘自 1986 年 12 月 14 日《广西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协会成立大会文件资料汇编》

#### 王梓坤（1929— ）

南开大学数学系教授

我认为推广世界语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它必然会造福于全人类。

全球地形复杂、人口众多，各民族有自己的语言，乃是很自然的事。但也正因为此，给各民族间交流思想造成了巨大困难，即以我们从事科研的人来说，需学习各种外文。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与精力，还只能阅读文献。至于写作与交谈，困难仍很大，有时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当面讨论问题，更感隔阂。人生精力有限，在语言上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实在不值得，为解决此问题，我觉得唯一出路在于全球运用的一种世界语。这种语言应该既科学，又丰富，又便于学习，以便使每个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学会。我想世界语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考验，当可满足这些要求。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掌握这种语言，使之成为国际间的公用语言文字。

——原载《绿港》1984 年第 7 期

#### 卢剑波（1904—1992）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拉丁文博士生导师

世界语是国际辅助语，不论是哪个民族，哪个国家，操哪一种职业，在哪一部门工作，只要他是世界语者，彼此间有相互帮助的义务，因而经验可以交流，资料书刊可以交换或赠予。

——摘自《世界语对文化交流的协助作用》，原载《世界》1988 年第 11 期

国际间世界语教学的经验交流，互通信息是发展我国世运的一个重要环节。国际世界语者教师协会中国分会把这个任务承担下来，我希望同志们团结起来，一心一德把这件事做好。

我个人谨向国内世界语教师们致敬，并祝贺这一工作得到长期发展和取得巨大丰收。

——1988年5月21日为《世界语教学》创刊题词

**叶锦田**（1916— ）

曾任山东师大副校长

在中国，过去，世界语者曾经在党的领导下把推广世界语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为中国革命服务取得了成功。现在世界语者继续在党的领导下，把推广世界语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结合起来，为祖国“四化”建设和全人类团结合作事业服务也一定会取得成功的。历史经验证明，世界语运动只有与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结合起来才能显示它的作用和价值，也才能越来越广泛地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所以，在世界语的第二个世纪中，我们必须把世界语运动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同世界上维护和平的团结合作事业结合起来，才能日益扩大它的实用领域，才能使世界语运动胜利地完成新的发展阶段的任务。

——摘自《在庆祝世界语诞生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原载1987年7月26日《泰山绿星》

什么是世界语的传统？我认为世界语传统就是不谋私利的奉献精神。过去我们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学世界语；今天，我们要为改革开放而学世界语，为国家的现代化而学世界语，为两个文明建设而学世界语，为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而学习世界语，为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贡献力量而学世界语。

——摘自《山东省世协顾问叶锦田同志的讲话》，原载《泰山绿星》1990年第4期

**邬孝先**

曾任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南方办公室主任

积极开展世界语教学，为大同世界铺平道路。

——1987年10月16日为《世界语教学》创刊题词

**汤钟琰**

青海师大英语教授

把世界语和百年来的世界语事业视为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是其中极为辉煌灿烂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之无愧的、无可非议的。甚至终究有一天这个 Esperanta kulturo（世界语文化 编者注）还将成为人类文化中最为美好、最为理想、任何民族文化都远远不能望其项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促成这个日子的到来，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世界语者任重而道远的天职。

——摘自《浅谈世界语文化》，原载《世界》1988年第10期

**刘振瀛**

北京大学日语教授、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世语通万邦，天涯若比邻。

——1985年为《世界科学技术》创刊号题词

**朱维之**（1905— ）

曾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

现在再度提倡世界语有很多有利条件。因为世界语与人类的希望和共产主义的目标是一致的。世界语是团结、解放全人类的工具，也是达到共产主义世界的一条交通渠道。

和外国人用世界语谈话、通信时，觉得在平等地位上交往，更加亲切，觉得有同一希望，同一奋斗目标——达到世界大同。

——摘自《世界语和世界大同》，原载《绿港》1984年第7期

**李文**（1913— ）

曾任北京钢铁学院党委书记

世界语是国际辅助语，是科学的中立语言。它的标志是绿星，象征着世界和平、大同。我们宣传、推广和运用世界语，以增强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为我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

——1985年为《世界科学技术》创刊号题词

**李绵**（1912— ）

曾任陕西师大党委书记兼校长

徐桑同志由世界语引导，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出色的世界语学者，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以世界语为武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忘我地工作，正当黎明到来之际，壮烈牺牲。他的高大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激励我们：要像他那样学习和运用世界语，要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为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开展世界语运动。

——摘自《忆徐桑》，原载《老世界语者》1986年第5期

**李霁野**（1904—1998）

南开大学教授

学习什么都不要只满足于浅识，要结成深交。提倡学什么不要只靠风气，要打好物质基础。以学世界语为例，就是要编好字典、语法和基本读物，为提高还要准备书籍。

——摘自《绿色涟漪》，原载《绿港》1984年第7期

**李燕杰**（1930— ）

全国政协委员、教授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同样也是世界语的未来，我们应当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摘自《让世界语进入实际生活！》，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88年第34期

青年是未来，你要关心祖国的未来么，请你首先关心青年一代！你要关心世界语的未来么，同样要把希望寄托于青年一代。我是青年的朋友，在我众多的青年朋友中，有一位颇有影响的青年朋友，她叫张海迪。我想告诉大家，她不仅顽强地学习英语，而且在学习世界语。她永远是勇敢的开拓者。为了战胜前进中的困难，我愿和青年朋友们用这段话共勉：只要这天空还有星星在闪烁，我们就不要害怕人生路中还有坎坷，让别人去做生活的骄子吧，我们的使命永远是开拓！

——摘自《世界语之友会举行座谈会》，原载《世界》1988年第6期

**张申府**（1893—1986）

著名教授、学者

自从17世纪以来，直至最近英伦霍格本教授之所为，国际辅助语之制作已在二百种以上，而以柴门霍夫之希望语，习用最广。岂不以其适为人类希望之所在。爱世目伦头（Esperanto）造于被压迫民族，于我实尤有特殊意义。

——1944年为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4周年纪念题词

## 何军

曾任暨南大学副校长

树立信心，脚踏实地，逐步推广世界语，缩小人类语言隔阂。

——为纪念世界语诞生 100 周年题词

## 杨百川

曾任安徽大学副校长

世界语是科学的语言，是理想的国际语。世界语事业是实现世界大同、实现共产主义的一部分，完成这一伟大事业不是一代人、几代人的事，我们从事的事业是长期的、光荣的。

——摘自《在安徽省世协世界语普及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杨嘉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百年大庆绿星光普照环宇，一衣带水英子精神流芳千古。

——1987 年为纪念世界语诞生 100 周年题词

## 周力（1913—1984）

北京外贸学院教授

世界语文化应该由各民族自己来创造，只要全世界的世界语者团结协作，共同努力，我相信世界语文化的光辉灿烂的前景一定会到来。

——摘自《喜庆中的怀念》，原载《老世界语者》1986 年第 5 期

在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没有经济力量要取得政治上的有力支持，那是难上加难的事；反之，如果经济力量雄厚，即使没有政治上的支持，运动也能顺利进展。事实上，经济问题一直威胁着世界语运动。柴门霍夫只有在岳父的援助下才出版了《第一书》，以后不断发生经济恐慌。这一系列的事实都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经济力量必然困难重重，进展缓慢。今天也仍然如此。所以必须在文化圈子之内或者超出文化圈子，采取有效措施，增强经济力量。同时政治上的支持也要大力争取。特别是通过世界语之友的活动争取广大群众对我们的支持也是非常必要的。总之各种渠道，多样化的方式方法都可以采用。这样，可能奏效更快。

——摘自《国际语学和世界语学》，原载《世界》1983 年第 1 期

柴门霍夫一向主张我们应该大力推广世界语，争取群众，群众的呼声越高就越能促使政府不得不考虑世界语问题。如果只靠几个“外交家”是靠不住的。我们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广大群众身上。当然极少数支持我们的外交家还是应该争取的。

世界语是一种崇高的理想。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理想阶段，要使理想成为现实，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任何满足于现状或坐待其成的想法，都不利于我们的运动。有些人认为，世界语已经成为活的语言，在任何地方只要有世界语者就能交谈，这不已经令人满意了吗？其实不然，这仅仅是世界语理想的初级阶段，我们还必须向现代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深入发展，使世界语运动更向前迈进一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人类文化做出贡献。

总而言之，世界语的文化运动应该由各民族自己来创造。只要全世界的世界语者团结协作，共同努力，我相信世界语文化的光辉灿烂的前景一定会来到。

——摘自《浅谈世界语的文化》，原载《世界》1985 年第 9 期

### 周予同（1898—1981）

教授，曾任《辞海》副主编，上海市教育局局长

我相信，人类社会的最后阶段是“大同”；我相信，达到“大同”社会的手段是“和平奋斗”；因此，我也相信，人类语言的沟通和统一是必要的文化工作。假使这前提是真理，那么，从事世界语的传播运动，不仅仅是对于某一种言语学习的问题，而是对于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和最伟大的工作贡献应尽的力量。为了全人类的前途，我为他们祝福！

——1937年6月11日关于世界语的谈话

### 吴玉章（1878—1966）

著名教育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

正如斯大林所说，将来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必不可免地要溶化成一种统一的语言文字，这种语言文字，究竟是怎样的呢？今天不能有、也不会有方法预先断定。不过我们知道它将来，不会是俄文，也不会是法文、英文、德文等等，当然更不会是方块的汉字。那末，它是不是现在的世界语呢？我们也还没有根据可以下这样的判断。

不过这并不能妨碍我们赞成世界语运动，因为它是进步的，是朝着世界统一语言文字这个总的方向努力的。而且它在全世界各地都建立了许多组织，使各国的世界语者可以互通消息，帮助了各国人民相互的了解和一致的团结。

世界语又还有沟通中外语言的作用，欧洲各国的文字是比较接近的，而中国的语文却与外国语文很少联系，因此中国人学外国文是比较困难的。

世界语容易学，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运用，所以它可以做中国人学外国语的桥梁，这也是世界语的好处。而且世界语采用的国际词汇很多，可以帮助我们语言国际化的实现。有这许多理由，我是赞成世界语运动的，愿绿星的光芒，在中国更加灿烂辉煌！

——摘自《关于世界语》，原载《新生晚报》1949年12月28日

### 罗志甫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当前形势很好。在我国大地上，学习世界语的人越来越多。希望世界语日益普及，在普及的基础上得到提高，在提高的水平上又进一步普及。世界语不仅可以为我国“四化”建设服务，而且可以在世界上为各国人民的思想文化交流和友谊的建立做出更多的贡献。总有一天，世界语终将成为真正的国际通用语言。深望国内世界语同志们不要轻视涓涓细流，一年年一代代，终将到达她理想的大海！

——摘自《访早年世界语工作者罗志甫教授》，原载《世界》1983年第3期

### 胡孟浩（1927— ）

曾任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

从现在教学和科研的情况来讲，在日本、美国、德国世界语的教学和世界语研究会都发展得很好。过去，常在日本和其他国家举行世界语活动，如果我们这个教学研究会成立以后，就可以搞一些国际性的活动，这也是挺有意义的。中国的世界语工作者应该有它自己的地位，应该做出它自己的贡献。

——摘自《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胡孟浩教授的贺词》，原载1989年11月《高等学校世界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文件汇编》

### 徐声越（1901—1986）

上海华东师大教授、著名世界语诗人

从世界语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我们可以看到世界语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虽然促使柴门霍夫创造世界语的动机，想由此导致一个和平的人类大家庭，是不现实的，然而毕竟是一个善良的愿望，他献身于这个理想的精神也是值得赞扬的。世界语的实际应用价值，并可以作为学习其他欧洲语言的桥梁，也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如果有一天，世界语有各方面广泛应用，每个人把学习世界多种外语的时间省下来，从事各方面的科学研究，人类的文化将获得大幅度的提高，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摘自《世界语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原载《上海师大校刊》

### **唐敖庆**（1915— ）

化学教育家，曾任吉林大学校长

我很赞赏世界语在我国的推广与普及工作。因为该项工作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尤其是促进我国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语堪称“国际交流的纽带”，祝愿“纽带”的编织者——广大世界语工作者成果赫赫，事业繁荣。

——原载 1985 年《世界微电脑——朋友还是敌人》

### **黄觉民**

著名作家

世界语是柴门霍夫撷取各国语文之精华而创造成功的，实为世界最科学、最完善的国际语。

——1937 年为纪念世界语诞生 50 周年的题词，原载《世界》1993 年第 1—2 期

### **黄肇兴**（1909—1990）

北京商业学院教授

我是跟镇江学者符恼武学习世界语的，其后由于与世界各地世界语学者通信和交流邮票，十多年积累了不少邮票，并在南京、杭州等地接待过外国世界语学者，大致在文学方面和医学方面深受其益。后在 40 年代旅行欧洲时，在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国遇到很多世界语学者，大部属于思想进步人士。世界语为人造语言，易学易写，如学习得法，二三年即可入门，这是一种善于沟通各族人民思想、学术、感情的语言，愿它在我国发扬光大，与时俱增。

——1986 年 7 月 7 日为《老世界语者》杂志题词

### **温公祺**

曾任南开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

人类的历史发展，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将来要向共产主义的理想迈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证明了真理，不过为了建设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应该有一个共同使用的语言。这就非大同世界，这就非世界语莫属了。我们现在应把世界语作为建设共产主义世界的共同语言看待，那么，将来消灭国家的界限、狭隘民族的界限，整个人类走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这就是世界语的美好前途。

——摘自 1983 年《谈谈世界语》，原载《世界》1993 年第 11—12 期

### **温宗祺**

曾任天津外国语学院院长

推广和学习世界语，为国际进一步交往创造条件，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创造条件。

——原载《绿港》1984 年第 7 期

## 蒋妙瑞

曾任国家教委高教司副司长

我国的世界语教学和研究是在一批热心于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其中不少是老同志）多年努力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高等学校的同志在这里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1983年教育部重申将世界语作为第二外语的通知下达以后，世界语人才的培养、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编写以及其他配套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国内的世界语协会以及国际上的有关组织对此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高等学校世界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将标志我国的世界语教学和研究有进一步的发展，对贯彻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对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衷心希望各有关学校和单位都来关心这个新生的组织，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也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推动研究会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

——摘自《国家教委高教司副司长蒋妙瑞的贺词》，原载1989年11月《高等学校世界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文件汇编》

## 蔡元培 (1868—1940)

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

我国语言，与西语迥异，而此时所处地位，决不能不与世界各国交通，亦决不能不求知识于世界，不可不有一辅助语，而以世界语为最善。

吾人学外国语，难于西人，而既学欧西一国语以后，再学第二国语，便与西人无异。今使第一次所习者为最易习之世界语，则有助于再学之西语不鲜。

外人正研究我国事状者至多，而苦于学语之难。若吾国人皆能为世界语，则不特世界语社会中，增多数分子，而且外人之欲来中国者，学世界语而已足，则亦足以广世界语之推行，而为吾人所应尽之义务也。

——摘自1912年《在上海世界语学会之演说》

然则国际通用语之必要，彰彰可知，使取今世界流行最广语言，如英语、法语等，择其一以为国际通用语可乎？曰不可。地界未泯，人各自私，如吾辈言统一国语，然主张北京语，则南人反对之；主张南方语，则北人反对之。国际通用语亦然，用英语则必受法、德等国之反对，用法语则必受俄、英诸国之反对，故必以不偏于一国或一民族者为断。

——摘自《在世界语学会欢迎会上的演说词》，原载《东方杂志》1912年11月1日

假如中国人都会说世界语，或许有催促全世界的人去学世界语的效力。

——摘自1922年《在北京大学世界语联合大会上的演说》

欧美各民族虽然语言不同，他们的语根与文法还是大同小异；互相学习，尚不觉很为困难。中国的语言与欧美的相去很远，中国人学欧美人语言，已经很难；欧美人学中国人语言，尤其难而又难。但中国人口占全人类四分之一；蕴藏的富源这样丰富；演进的文化这样长久。中国人固然很想得欧美人的帮助；而欧美人想得中国人帮助的热心，实在尤为急切。不过因语言不通，但靠少数人的翻译，常生误会，横添阻力。若是中国人都能用 Esperanto，一定可以催促欧美人为了解中国，与中国人交际的目的。大家都去学 Esperanto，免掉学中国语言的困难了。所以我们要求中国先普及 Esperanto。

——摘自1922年12月22日《晨报副镌》

人群进化，由家庭而部落，由部落而国家，由国家而世界，现在，时代潮流已竭力向国



族间的墙壁冲击，一切社会政治经济学术，均以整个人类为出发点，以世界大同为其最终目标。即如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中国的国民革命，也不过为将来世界大同做一个稳实的预备，其最终目的仍在于世界大同。但是，世界上的语言那么繁多，那么复杂，人与人之间情感既不能相通，不能互相了解，互相协助，何有大同之可言？故语言复杂实为世界大同之最大障碍。欲解除这个障碍，则惟有大家采用一种公共的语言。这便是我们提倡世界语的第一个理由。中国人口占全人类四分之一，假如我们个个都用世界语，世界语便不难遍及全球，世界语言便不难统一，人类间便减少了许多误会，世界大同便易于实现。

——摘自《我为什么提倡世界语？》，原载《世界语年刊》1932年

## 四、中国科技界人士、学者、专家论世界语

**于光远**（1915— ）

著名哲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学习和推广世界语的事业应该受到重视。一种超越国界的语言，百年来发展到今天的规模，说明它是有强大生命力的。各国知识界，包括我国的在内都可以从中取得利益。

——为世界语诞生100周年题词，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87年第3期

**王兆南**

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协主席

作为世界人民的共同的语言，世界语应表达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这就是平等、友爱、和平和繁荣。我相信许多愿意探索和学习世界语的人们中，许多是怀着这种共同的、崇高的信念来从事学习的，因此世界语是和平、美好的语言。它是优美的语言，因为它集中了许多语言的精英；它又是科学的语言，因为它结构精练。

在谋求世界和平，各个国家按五项原则共处；在新的技术革命到来的时代，世界语应为人类的平等友好，为使技术推动人类进步和社会的繁荣服务，它应是科学家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武器。

——摘自广西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协会（筹）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原载《广西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协会（筹）成立大会文件资料汇编》

**方俊**（1904— ）

著名地球物理学、大气学、测量学家

学习世界语、普及世界语，以利于国际科学技术的交流。

——为世界语诞生100周年题词，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87年第3期

**卢嘉锡**（1915—2001）

著名结构化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作为语言工具，世界语需要科学；作为学术交流工具，科学更需要世界语。祝《中国报道》在应用世界语为中外科技文化交流服务方面发挥更大、更多的作用！

——为《中国报道》创刊35周年题词，原载《世界》1985年第5期

在今天已经进入信息时代，没有能够找到一种国际性语言作为交流信息的工具，是个很大的问题。现在的民族语，由于国家的不同，社会的不同，经常带有某种局限性。人造的语言，国际上提出过的方案，不止是Esperanto，起码有半百，所以你们学的是国际语言当中

的一种。柴门霍夫在 1887 年发表的《第一书》，至今将近一百年，其他语言不存在了，而 Esperanto 还存在，说明了 Esperanto 是有生命力的。人造的语言，能够维持一百年，能够存在下来，这已经不能算是人造语，老实讲，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变成自然语言了。我说在这一方面，世界语是有希望的一种语言，这句话并不为过。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

——摘自《世界语是有希望的语言》，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86 年第 1 期

世界语的理想是促进人类相互了解，保证社会共同进步。我们应该支持世界语的推广和普及。人人都学会了、都能应用了，国际交流就方便得多了。

——1986 年 7 月为国际世界语科技学术会议题词，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87 年第 2 期

回顾一百多年来，世界语运动尽管在发展的漫长历程中出现过不少高潮和低潮，总的看来，还是发展得很快，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世界语人应该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增强信心和决心，勇于克服各种困难，再接再厉，把世界语运动推向新的高潮。现在主客观条件对发展世界语运动十分有利，归纳起来可以说有如下三点：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作出决定，确认世界语的作用，并给予支持；而且全世界很多国家也先后建立了组织机构来推动这项工作；

二、世界语人正在迅速增加，现在为数不仅是几十万、几百万，而是上千万，可以说有相当雄厚的群众基础；

三、世界语不仅在语言、文学、艺术等领域里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在现代科学技术中也越来越得到推广应用，在科技交流和发展中也起着相当好的作用。

请允许我借这个很好的机会提出几点建议和希望：

一、世界语运动应该面向四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多方面地紧密地结合科学技术工作；科技界也应该大力推广科技世界语，推动学术交流，这是当前世界语运动的重要方面；

二、要看远一些，走前一些，搞深一些，要有计划地组织开办世界语学习班，为科技世界语的发展培养大批的世界语师资和翻译力量；

三、组织人力尽快尽多地利用世界语编写科技读物、工具书和研究刊物，为发展科技世界语创造更好的条件；

四、重视用世界语编写的科技读物的编辑出版工作，争取尽快地用世界语发表当代有学术价值、有实用价值的著作；

五、定期地召开世界语科技学术会议，及时地用世界语交流科技研究成果，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将科技世界语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摘自《在中科院第 2 届国际世界语科学技术会议上的致词》，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89 年第 1—2 期

柴门霍夫及其所创造的世界语，在我们中国和中国人民中间是比较熟悉的。众所周知，由于他怀着崇高的世界大同的理想，一心为世界和平奉献自己的一切，所以受到我们的尊敬；由于他所创造的世界语，作为科学合理、简单易学、有利于国际交往的语言工具，已经流行于全世界，同样也受到我们的敬佩。

目前我们中国人民处于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艰苦奋斗的时期，因而，今天我们纪念柴门霍夫是有特殊意义的。

第一，我们要为维护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而努力。柴门霍夫主张世界大同，人类一家，这是具有宏伟设想的千秋万代的事业。当前我们就要为此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只有在良好的和平环境中我们才能建设好自己的国家。

第二，我们要用世界语作为有效的语言工具，来贯彻执行我国开放改革的政策，大力加强国际间的科技经贸文化交流，为世界各国人民之间进一步的友好合作打开新的渠道。

第三，我们这个人口众多、已经超过十亿的国家，既有统一的语言、文字，又有多种多样的地区性语言文字，自然深刻地体会到推广和应用世界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们要大力宣传、推广和应用世界语，在广大人民中间宣传普及世界语的崇高理想，当然要作为加强全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来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工作必将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意义。

总之，柴门霍夫作为一位杰出的世界文化名人，他的英名和业绩将永远为全世界的人民（当然也包括我们全中国人民）所怀念。我相信柴门霍夫创造世界语的崇高理想定能实现的，也是一定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的。

——摘自 1989 年 12 月 15 日《在柴门霍夫诞生 130 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学世界语，用世界语，长大积极参加国际交流，做国家有用人才！ ——为中国青年世界语者题词，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90 年第 3—4 期

我们中国科学院一贯重视和支持世界语的推广和应用，不仅过去重视，现在重视，将来也一样重视和支持。我们所以重视和支持世界语，就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了世界语在人类社会发史中的重要作用。经过很长时间的徘徊、冲突和探索，国际大家庭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成员开始觉醒，人类只有生活在一个安定、团结和友好的环境中，才能不断发展、不断进步，最终迎来鲜花盛开、欣欣向荣的一天。

世界语在促进国际团结友好合作中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媒介。它能发扬时代的精神，适应社会的需要，很好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

用世界语可以推动全球性的科技交流和经贸合作。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变革时期，以高、新技术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正在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的生活面貌。世界语作为简单易学、方便使用的国际通用语，必然在科技大交流和国际大合作中发挥重大作用。

我们应该动员和号召人们，包括所有科技人员在内，大家都来学习世界语。因为世界语不仅对科技交流、国际合作有用，而且对人的良好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培育方面具有无比优越的条件。所以，我们应该提倡。为了崇高的理想和目标，大家都来学习和使用世界语。

——摘自《在第 3 届国际世界语科学技术会议上的书面发言》，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91 年第 1 期

加强世界语研究与推广，为人类和平进步做贡献。

——为中科院世协成立十周年题词，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94 年第 1 期

让世界了解中国，祝中国走向世界。

——祝贺《中国报道》杂志创刊 45 周年

重视交流，加强合作。

——为祝贺《世界科学技术》杂志创刊十周年题词，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95 年第 3 期

新世纪在召唤我们，用世界语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做贡献！

——摘自《世界语要为新的科技革命尽快到来出力！》，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98 年第 1 期

科技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世界语要为世界和平、进步、发展服务！  
——为第6届国际科技世界语大会题词，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98年第2期

### 孙玉科

著名水文地质学家

科技人员学习世界语很有必要。院机关要办班，我下决心报名参加学习。你们班最大的56岁，带头参加了学习。我一定要向他学习。我祝愿你们办班办得更好。

——摘自中国科学院首届业余世界语基础班结业式讲话，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85年创刊号

### 孙克定（1909— ）

著名数学家

世界语是最科学、最优美、最有用的国际共同语。正因为是人造的，它就避免了自然语、族语的一些毛病，只要是爱好者，就可以很容易地学会。东西方语言差别太大，思维方式不大相同，东方人学西方语言很吃力，但学了世界语，再学其他西方语言，就很方便。

——摘自《中国科学家谈世界语》，原载《中国报道》1985年第1期

### 孙枢（1933— ）

曾任中科院地质研究所所长

世界语的理想是很吸引人的，是很有希望的。在我们的科技人员中，要了解世界科技发展动态，要进行国际学术交流，都在为语言的障碍而苦恼着。这种情况，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我常跟外国科学家谈到语言问题。我说：中国科学家从上初中，有的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学外语，东方人学西方语言，要花很多时间。外国科学家表示很理解。他们很幸运，作为西方人，学西方语言，触类旁通，一人掌握几门外语不是难事。而我们中国人，要从事科研工作，在语言上就要花很多功夫。一门外语起码要掌握三四千词汇，最好六七千词汇，怎么组合，怎么使用，很复杂。

世界语的理想，就非常好。我在高中读书时就知道了。如果真的有一种语言，世界上人人都学，共同使用，那么，文化、科技、思想交流就要方便得多。它将给世界人民很大帮助。它将对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摘自《世界语的理想非常好》，原载《世界》1986年第6期

### 孙俊人（1915— ）

曾任中国电子协会理事长

人类共同的一个伟大理想是要创立一种科学的共同语。

——为世界语题词，原载《世界》1992年第6期

### 叶连俊（1913— ）

著名沉积学家

我们国家正在建设中，如何使自然科学发展得更快些呢？我认为，必须与世界上不同国家经常交流情况，交换意见。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语言障碍。世界语听起来很美，它可以成为促使我国科学事业发展很快的工具。

——摘自中国科学院首届业余世界语基础班结业式讲话，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85年创刊号

### 刘东生（1917— ）

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环境需要全人类关心，国际普通话——世界语也需要各国人民共同关心。  
——为《世界科学技术》题词，原载 1998 年第 1 期

### 刘迨

曾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热处理分会秘书长

世界语是沟通人类文化财富的有力工具。  
——1985 年为《世界科学技术》创刊号题词

### 朱岗昆（1916— ）

著名气象学家

我认为掌握世界语，很容易与世界各国交往。它好听、容易普及。现在农村翻了身。要学外语，可以学世界语，普及起来更快些。

——摘自中国科学院首届业余世界语基础班结业式讲话，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85 年创刊号

### 朱丽兰（1935— ）

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

众所周知，科技是世界性的，科技成果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因此进行科技交流、科技合作是非常重要的。要交流，要合作，必须用语言。世界语，顾名思义是世界性的。如果有更多人都会用世界语，对促进科技交流和合作将会起很大作用。

——摘自《在中科院第 2 届国际世界语科学技术会议上的贺词》，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89 年第 1—2 期

### 许国志（1919— ）

著名运筹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十年磨一剑，所贵在坚持。欲建摩天厦，先需固地基。  
——为《世界科学技术》题词，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98 年第 1 期

### 李振声（1931— ）

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当代世界形势正处于科技大交流、经济大循环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要发展，要进步，必须参加国际大家庭，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经济文化科技贸易合作交流。因为科学技术是属于全人类的，世界上任何一种创造发明都可以为全人类所共同享有。经济贸易和文化教育更具有广泛的国际性。生活在 20—21 世纪的现代社会，所有的人都有互通有无、互助互利的客观需要。过去那种闭关自守、独善其身的作法已经完全不适应当前新的国际环境、新的生活方式的特殊条件。人们普遍产生一种加强信息交流，发展经济贸易，转让科研成果，增进友好往来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繁荣，邮电交通的发达，全球信息的快速传递，人与人之间的国际交往已经变得十分容易、十分方便。现在存在于客观现实世界惟一的障碍是语言。世界语作为一种人造的国际通用语言，正好适应实际生活的需要。一百年来它已经为千百万人所掌握，今后必将为更多的人所使用。特别是世界语结合科技、经济、贸易、旅游，文化交流，肯定

将会获得更大的发展。因为我国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需要世界语，国际间的经济贸易、和平友好交往也需要世界语。人们已经深刻地体会到：世界语只有与人类社会的实际生活紧密结合，才有强大生命力，才能发挥巨大的作用。

为了振兴中华、走向世界，为国际大家庭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应该在世界语诞生的第二个百年中，大力推广普及世界语，使更多的人学习、掌握、使用它；应该创造更有利的学习和应用的环境，使更多的科技人员能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世界语的语言水平，更好地投身到用世界语进行科技交流的活动中去，努力为四化建设、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摘自《在中科院第2届国际世界语科学技术会议上的致词》，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89年第1—2期

## 孟广铨

曾任中科院干部管理学院院长

任何语言都是一种工具，它必须被人们广泛应用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在将近一百年前创造发明了便于人们学习和使用的人造国际辅助语——世界语，目的是为了使人运用一种共同的语言达到相互了解，使他们使用这种很容易学会的工具去实现人类共同的愿望——世界和平与人类幸福。

世界语在加强和促进国家与国家、人民与人民之间的相互往来、科学技术上的相互学习和交流，具有无比的优越的条件。它简单易学，对各民族一视同仁，只要花学习西方语言几分之一的时间，就能学会和应用。原来一位科技工作者要想读懂用西方各国文字所写的论文，必须首先学会他们所用的语言；而要学会应用一种或几种外国语言，真是谈何容易。特别是作为东方人的中国科技工作者来说，要学会一种或几种西方语言，往往需要花费毕生的精力。这在时间上、精力上、物质上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但是，如果我们在科技领域中广泛地、普遍地推广使用世界语，那将会是多么大的节约，它将会产生多么大的效益！可以说，广大科技工作者也必将会从沉重的语言负担中解放出来！

——以上摘自《世界科学技术》发刊词《把世界语引进和应用到科技领域中来》，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85年创刊号

## 杜国庠

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

语言是有声的思想，思想是无声的语言，所以世界语不单纯是人们的交通工具。

——摘自《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4周年祝词》，原载《中国世界语者》1944年第8期

## 严东生 1918— )

著名无机化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当今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在科学方面尤其重要，语言上的障碍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因此，世界语的发生、发展是必然的趋势。

——摘自《北京举行世界语100周年纪念大会》，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87年第3期

当今世界处于信息时代，科学技术正在日新月异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们在时刻关注着科技发展的动向，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急剧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特别在各国现代化的建设中，存在着千千万万的科学技术问题需要解决，不断涌现的大量科技成果需要及时交流，而现代科学技术也需要通过交流才能发展。

这里就有一个语言交际工具问题，世界语作为一种既能很快学会、又能很快应用的语言，在将近一百年前就应运而生了，开始在政治、文学、旅游领域，现在逐渐扩展到科技、经济、贸易方面来。这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发展。世界语只有与实际应用相结合才有生命力。国际上

有许多朋友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很有成效的工作，值得庆贺，我们中国科学院和全国各界人士、热心的世界语者一样，也愿意在这方面作些工作。

我们今天的这个会议就是在科技领域应用世界语进行科技学术交流的很好体现。它着重地向国内外表明，科学技术需要世界语，世界语也完全可以很好地为科技交流服务。

我相信，世界语一旦和科技相结合，必然会加快世界语在全球的推广、普及和实际应用的进程。我们中国拥有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并且有一支多学科、多专业的科技队伍，我们完全有责任、有能力为世界语的推广、普及和应用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世界语的创造者柴门霍夫说过，现在的播种是困难的，可以说是极其困难的，但是将来的果实却是甜蜜的、幸福的。在广大科技人员中推广世界语需要做大量的、艰苦的工作，但这样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它必将对我国四化建设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我相信，在我国各级领导的关心和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支持、参与下，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在国际朋友的帮助和共同努力下，世界语在我国科技领域的推广和应用必将取得一个飞跃的发展。

——摘自 1986 年 7 月《在中科院第 1 届国际世界语科技学术会议上的致词》

### 杨树智

航天部副总工程师

我听说，世界语学习很有意思。我看了世界语课本，觉得世界语结构确实很有意思。世界语短期学习所能达到的掌握程度的确不是其他哪门外语能达到的。出席国际会议，中国代表团都要带翻译。这种情况需要年轻一代来改变。最快的还是世界语，学了就能用。

——摘自《中国科学院首届业余世界语基础班结业讲话》，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85 年创刊号

### 张稼夫（1903—1991）

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

想使世界语成为公认的第二外语的先决条件，我以为是世界语能够表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各个方面的东西，包括出版百科全书那样的著作，以使更多的人能够通过世界语了解和掌握他们所需要的内容。大家愿意看的东西多了，学习、研究的兴趣也就大了，学习世界语的人多了，世界语的发展就前途无量了。

世界语要获得推广应用，必须与科技相结合。否则除了文艺和政治以外，缺少别的学科的出版物，当然就无法推广为第二外语之用。首先应该“发动募捐”，先有相当数量的出版基金，提高稿酬，然后动员各学科的世界语学者，尽可能多地将各种学科的论著，均译成世界语。只有这样，才能不落为空论，真正将世界语实际上变成国际间的共同的第二外国语，逐渐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语！

——摘自《给中科院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协会的信》，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86 年第 3 期

### 汪德昭（1905— ）

著名声学家，中科院院士，曾任声学研究所所长

全球性经济的发展和国际间日益频繁的科技交流为世界语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春天；在人类明天的历史上，可以相信，世界语的功勋必定是辉煌的。

——1985 年为《世界科学技术》创刊号题词

### 周尧（1912— ）

著名昆虫学家，西北农学院教授、陕西省动物研究所所长

我们中国是第三世界的成员，我们没有把自己的语言汉语作为国际语言在全世界广泛应用的野心或霸图，也要反对任何大国想用他们的语言来统治世界的企图。我们希望各行各业世界语者的科学家，在任何国际学术会议的场合，提出用世界语作为工作语言的提案，要求各种科学期刊发表用世界语写正文或摘要的文章。

我们要多用世界语来写科学活动的报导，用世界语来写生产资料的文章，甚至用它来写专门著作。有些墨守成规的人可能认为不正规，他们认为科学论文必须用英文来写正文或摘要，如果用世界语写，英、美人能看懂的少了。但从全世界来说，能看懂的人可能多了或很快多起来的。即使少了，我也乐意作出这样的“牺牲”。我想只要文章真正好，学术价值高，那些不懂世界语的外国科学家也会想方设法使自己看懂它或请人翻译出来参考的，各国世界语者也会把它翻译成为本国文字出版的。

——摘自《世界语必须与科学和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原载《世界》1983年第4期

太阳不独照临于高山，其光泽也普及于幽谷。科学是人类之共同财富，其论文应当用世界语发表，使全世界各民族都有均等享受之权利和机会。

——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86年第1期

《国际动物命名法规》规定，论文可以用英、法、德、意、拉丁五种文字来发表，至少用这五种文字之一来写摘要。这样大大方便了欧洲的作者，但给读者以沉重的负担，特别是对东方人来说，因为要读懂这些论文需要学习五种文字。东方的动物学家在他致力于动物学研究以前，需要浪费他半生的精力来学习外文。世界语在动物学领域的应用，尤其在分类上的应用，一定会使每一个动物学家得到解放！如果世界语能在科技交流中广泛应用，也一定会使每一个科技工作者从沉重的负担中解放出来！

——摘自《中国科学家谈世界语》，原载《中国报道》1985年第1期

世界语者主张：各民族内部的交往用各自民族语言，民族间交往应用世界语，即国际间的普通话，以此作为达到“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友好合作和促进世界经济繁荣”这一目的的手段。世界语以其易学易懂，自然成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桥梁。

——摘自《用世界语进行科技文化交流和人民外交活动》，原载《世界》1986年第9期

### 周光召（1929— ）

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报道中国，增进友谊。

——1994年11月21日祝贺《中国报道》创刊45周年

交流科技，增进友谊。

——为祝贺《世界科学技术》杂志创刊十周年题词，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95年第3期

### 周明镇（1918— ）

著名古人类学家，曾任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所长

过去搞世界语的人，都非常好；现在搞世界语的人，也非常好。我年轻时学过世界语，那时，在我的同学中间，学得最好的是在学习中最刻苦的。为了一个理想，浑身就有了劲。学外语很难，50岁的人了，还在学英语第一册，900句。倒不如先学世界语，再学英语。世界语有说不出的妙处，学世界语可以很快见效。



——摘自中国科学院首届业余世界语基础班结业式讲话，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85年创刊号

大会所作的报告和宣读的论文，大多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其中有不少反映了当前时代的特点，充分阐明了在信息时代新技术的重大发展及其对社会的巨大影响。中外许多著名科学家、技术专家在会上第一次用世界语发表论文，提出自己的研究成果报告，其中有不少带有新发现、新创造、新观点、新主张。

世界语一旦和科技、经贸相结合，必将萌发出灿烂的鲜花。因为人类社会的日常生活一点也离不开科技和经贸。世界语只有和人类的实际生活相结合，才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希望不久的将来，世界语也像打电话、看电视那样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工具。只要我们艰苦努力，做过细的工作，不断地、经常地把它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这一天终究是会到来的。

——摘自《在中科院第2届国际世界语科学技术会议上的致词》，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89年第1—2期

### 周培源（1902—1993）

物理学家、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掌握世界语，广交国际友人。

——为中国世界语刊授学校创办题词，原载《世界语教学》1985年第2期

### 欧阳文道

中科院研究员

由于中国语言和西方语言有很大差别，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在科学交流中的语言困难尤为突出。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在毕生中花费相当多的时间用于学习外语；通常他们在中学要用5—6年的时间学一门外语，大学再学1—2年，到了工作岗位上还要继续学习。纵然如此，在职工中外语掌握得好的人员比例仍然很小；至于能够自由地同外国人交谈的人数那就更少了。这种情况对于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有健全的语言政策和进行外语教学改革。有人做过这样的估计：掌握世界语读、听、说、写四个方面所需要的时间约为学习别的外文所需时间的四分之一。如果已经掌握一门外语然后再学世界语，那末大约只需学习其他外语所需时间的八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反过来，如果先学世界语，然后再学其他外语，效率还可以大大提高。

为什么世界语能够起到学习外国语的桥梁作用呢？有以下这些原因：

(1) 世界语的词根不是哪个人凭空创造的，它吸收了印欧民族语言中基本的和共同的词根；

(2) 世界语无论在拼音或在语法方面都很有规律。它的规律异常简明，排除了一切不规则和累赘的语法现象；

(3) 世界语在各国人民的生产和文化实践中长期使用着，丰富了它自己，因而已经发展成为活生生的语言。

有些人试图创造完全新的符号系统，让它来充当中介语言的角色。可是这种想法似乎是不实际的，因为人类语言如此丰富，它们不大可能用别的符号来表达。

我个人认为，没有任何别的语言比世界语更适合自然语言机器翻译的中介语言了，因为世界语已经是规范化了的人工语言，它比任何民族语言都更容易满足机器翻译的需要。

当然，要把世界语当做中介语言的机器翻译系统付诸实现，得依靠各国科学工作者和世界语者的共同努力。他们可以各自研究本国语言和世界语之间的对译。而我们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则可以研究世界语和中文之间的对译工作。

我们强调的是，世界语是惟一的国际语，它能够解决科学中的语言问题，推广世界语将

有助于促进各国的科学文化交流。世界语能起到学习西方语言的桥梁作用，它更是中国人学习外语的阶梯和捷径。推广世界语符合我国的民族利益，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机器翻译领域中，世界语最适合做翻译的中介语言。所有这一切都向我们展示着世界语在科学中应用的光明前景。当然，我们必须为此作出更多的努力，我们还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和实验。

科学需要世界语，世界语需要科学！

——摘自《科学交流中语言障碍的解决途径》，原载《世界》1982年第4期

### 胡克实（1921— ）

曾任中科院副院长、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共青团中央书记

世界语是人类进步和国际交流的工具。

学习与推广世界语，为增进各国各民族的友谊、文明和科学昌盛、经济繁荣而贡献力量。

——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86年第1期

### 胡启恒（1934— ）

曾任中科院自动化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世界语，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一种为人们带来希望的语言。人们希望它在国际交往中成为一种非常有用的工具。它能打破语言障碍，为促进世界和平、团结合作提供方便，也可以为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服务。

对于懂世界语的人们来说，世界语是一种美好的语言。它只有在“使用”中才能显示出它真正的价值。我们希望它能在促进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促进新学科、新概念、新技术、新方法的生产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通过学术交流活动，以世界语作为媒介，在一系列自然科学的新领域进行研讨，使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科学接轨，使困惑人类的一些重大课题，能得到新的启发。这对于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学科的发展，也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自《在中科院第4届国际世界语科学技术会议上的开幕词》，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94年第4期

### 侯学煜（1912—1991）

著名植物生态学家

为了搞好经济改革，必须科技交流；而世界语就是各国之间相互学习交流的必要工具。

——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86年第3期

### 贾兰坡（1908— ）

著名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世界语尽速发扬光大。

——为《世界科学技术》题词，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98年第1期

### 徐伟宣

曾任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

在当前科教兴国、经济腾飞的我国伟大的历史发展时期，努力促进世界语与科技相结合、与经贸相结合、与教育文化相结合，是极其富有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因为世界语作为一种国际通用的交际语言，它可以推动国际科技交流、经贸合作、加强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对于加速我们伟大祖国的发展，对于在世界上建设一个和平、友好、合作、进步的国际

大家庭是十分必要的。所以，我们认为在科技经贸领域，坚持不懈地宣传、推广和应用世界语使之不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我们大家应尽的职责和努力奋斗的目标。

——摘自《第5届国际世界语科技学术会议开幕词》，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96年第4期

**徐沫**（1916—1966）

著名国际金融学家

世界语是从民族过渡到国际语的第一个阶段，因此它开始于资本主义的后期，而必须到未来的新社会，才能完成它的历史任务。现阶段的中国，还只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民族资本尚未有长足的发展，民族统一语尚未形成。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民众对于进一步地获取国际语的要求，自然是非常薄弱的。还有，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于一切有进步性的东西，都在用着各种可能的方式加以阻碍及破坏，对于世界语当然也不会例外。这两件是中国世界语运动在过去所以不能发展的最重要的客观原因。其他为中国语文的特殊性和落后性，中国的世界语者在主观方面的缺点，只是一些次要的因素罢了。

但是，上面所作的分析，决不至使我们对于中国世界语运动就此抱悲观。我们得承认：社会的客观条件是在变动着的，主观的力量是能克服自己的缺点而推动客观的进程的。我们相信中国是必然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摆脱出来，而争取到独立、自由与解放。因此，我们也相信中国的世界语运动一定有光明的前途。可是，我们还得着力指出：并非等到中国民族解放之后再从事世界语运动，而是就在目前民族解放运动的过程中，把世界语运动消融在这里面，使成为一个有机的构成部分。这样说法，也不是做截搭题似地把两样不相干的东西硬拉到一起，而是根据于客观的、现实的条件所得出的必然结论。简单说来，这就是由于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并不只是重复过去一般的偏狭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含有新的要素。在这新的要素中，世界语能起很大的作用。它使中国民众能更密切地和全世界被压迫大众连系，使中国能更便利地接受先进国家的经验；并且更进一步，使中国民众在斗争中的经验及影响，也同样地更便利于传播到各民族、各国家，而有助于全世界的改造。这样，不只是世界语运动需要与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而民族解放运动也需要与世界语运动结合，这不是片面的而是相互的，虽然这中间也得分别轻重，不是民族解放服务于世界语，而是以世界语服务于民族解放。

就世界语与中国目前正在飞跃地发展着的新文字的关系看来，我们也不能机械地了解，认为这作为国际辅助语的世界语，应该是在新文字运动完成，全中国的民族统一语建立起来之后，才能正式开始。这就犯了把世界语与新文字隔离开来，同时无视中国新文字的特征这些重大错误。中国新文字，不仅只是扫除文盲，建立民族统一语，同时也顾到中国语文的国际化，这就需要世界语来提供很多的帮助。另一方面，世界语也须从中国新文字中采取东方的语汇和表现法，而使自身的内容更丰富，更具备国际性。这样，世界语与中国新文字必须有密切的连系，而这种要求也非单方面的而是相互的。自然，这中间也得分出宾主，我们可以说：对于中国的大众，第一是新文字，第二就是世界语。

可是，我们不得不指出，世界语并不是纯粹附属的东西，完全为了别的而存在，世界语就其作为人类语言进化所已达到的最高峰这一点而言，是有独立存在的意义的。我们固然不能像中立主义者那样地主张“为世界语而世界语”，过分高扬世界语自身的独立性，但若完全把这点抹煞，结果对于世界语本身将缺乏热诚，缺乏理想，世界语只变做装点门面的虚饰，这样反而会使得作为工具用的世界语，也发挥不出多大的效能。因此，在我们喊出“*Per Esperanto, por la liberiĝo de Ĉinio*”的口号时，让我们不要忘记世界语自身的价值。

——摘自徐沫《世界语新论》

**谈镐生**（1916— ）

著名力学家，曾任全国政协常委

把世界语引进科技领域，是一个方向，是有强大生命力的，是有前途的。科技人员应该普遍学会世界语，用世界语开展科技交流。

——1985年为《世界科学技术》创刊号题词

**蒋丽金**（1919— ）

著名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一切都在飞速发展之中，人们通过交流，共同分享最新成就。世界语，作为一种国际语言，由于它简明易学，正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运用世界语，可以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运用世界语可以加强各国人民密切合作。所以，我支持世界语在科技领域中的推广和应用。我衷心祝愿它繁荣昌盛，为我国和世界各国的建设以及世界和平与科学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摘自《在中科院第2届国际世界语科学技术会议上的贺词》，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89年第1—2期

大力推动世界语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语言。

——为《世界科学技术》题词，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98年第1期

## 五、中国语言学界人士、学者、专家论世界语

**叶籁士**（1911—1994）

语言文字学家，曾任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我们不是为了形式而是为了思想而斗争的（柴门霍夫语）。

——为庆祝世界语诞生50周年题词，原载上海《世界语》1937年第7期

所谓未来社会的世界共通语是怎样的呢？如果我们借 Drezen 的话来说，那就是“从现在的 Esperanto 的核心中生长，在它的基础上发展，和现在的形式的 Esperanto 确实不同，而吸收了各民族的一切性质的”言语，而且这言语，“比现在的 Esperanto 要数倍地被人应用”现在 Esperanto，被各国的广大群众活泼地应用着，不绝地生长着。特别可以注目的是，这几年来日本、中国等东方 Esperanto 运动的飞跃的成长和猛进，这正是增强了 Esperanto 发展为未来的世界共通语的可能性。

固然我们不能否认现在形式的 Esperanto，较诸所有的民族语，它的国际性要大得多；但是作为未来社会的世界共通语还不够。Esperanto 还须吸收东方诸民族的要素。叛逆的东方，殖民地的东方，被压迫的东方！Esperanto 的未来，无疑是要取决于东方的。

所以东方的世界语同志的责任更来得重大。

——摘自1933年6月《世界语与东方》

人类需要一种共通的语言，这是很久以来就有人感觉到的。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1596—1650）就说过：“语言的分歧是人生最大的不幸之一。”解决这个问题，不外两种办法：一个办法是在现存的民族语中选择一个作为国际语，就是要世界各国公认某国语言作为各国共通使用的语言，这种做法在现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取得协议。剩下另一个办法就是创

制一种人工语作为国际语，经过宣传、推广和试验，逐步取得公认国际语的地位。所谓人工语（artefarita lingvo），亦称计划语（planlingvo），并不是凭空臆造，而是在现有民族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世界语（Esperanto）就属于这种人工语，对各民族语来说，它是中立的，因而采用它不会损害任何一个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它是人工语，没有民族语中那种由于习惯而形成的许多不合理的、繁杂的东西，因此它比较容易学习。

柴门霍夫在语言方面有很大才能，但是他并不理解当代世界的矛盾和民族对立、民族歧视的社会政治根源，因此他提不出解决这些矛盾的正确途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人阶级登上了世界语的舞台，他们高度评价柴门霍夫在语言学上的才能，把世界语作为工人阶级国际团结和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武器。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工人阶级的这种斗争，才能实现民族平等、世界和平的理想。

国际语的问题不只是一个语言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当今超级大国都在竭力推行各自的语言霸权主义，都要把它们本国的语言摆在别国语言之上，它们不会接受世界语，当然也不会接受别国语言作为国际语。因此世界语在被普遍公认以前，还要走一段漫长的路程。尽管当前世界上语言的矛盾十分尖锐，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每年要花费惊人的、大量的开支用于翻译，尽管世界语已被近百年来实践证明它能担负国际语的任务，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还将经过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随着人类进步事业的前进，世界语也将逐步发展，并得到更多的人支持，那是可以预料的。

——摘自《我是怎样学起世界语的》，原载《书林》1983年第4期

我想一个人事业上要有所成就，工作上要做出成绩，没有一点献身精神是不行的。世界语运动的历史上有不少（不，有很多）这样的人物，令人钦佩，令人崇敬。

要搞好一种事业，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确实需要一种献身精神。要有一种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照顾大局，不谋私利的精神。对三十年代我很神往，我们很多人并不是为自己捞好处，为名利，确实是为了中国的解放，为了革命理想而奋斗的。有了这股精神，工作中的什么困难都能克服，才能把工作做好。

——摘自《在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会扩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原载《世界》1988年第9期

总的说来，今后的中国世界语运动，要为团结各国人民，反对世界不安宁的因素。

——霸权主义，争取世界和平，为提高我们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以便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摘自《重要的是扎扎实实的工作》，原载《叶籁士文集》

中国科学院成立专门的世界语组织，这是我国世界语运动的一支生力军，国外对此也十分重视。世界语要进一步推广和发展，必须扩大世界语在科技领域的应用范围。科技世协要有所作为，必须培养一批能说、能翻译、能写作的科技世界语者，人数不一定很多，有四五十个，就了不起，就会在国际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只会宣读学术论文，而不能直接用世界语进行学术交流的状况要逐步改变。

——摘自《叶籁士谈提高世界语水平的重要性》，原载《世界》1987年第11期

世界语的生命力极强。世界语已经一百周年了，一百年来世界语有两件事情很值得注意。一个是它经历了两度世界大战，仍然能够生存下来，而且还能够发展。另外一方面，就苏联来讲，从30年代，由于斯大林肃反扩大化，苏联世界语联盟（SEU）的领导成员，差不多没有一个活下来的，世界语被禁止。这个打击也是很大的。当时国际世运的两大支柱，一个是

德国，一个是苏联。对国际世运来说，损失极大……

经过那么多的摧残、迫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运动还能自下而上生存下来，这应该说是奇迹。它跟民族语不同，没有哪一个国家支持它。但是它生存下来了，说明人民需要它，时代需要它。因此运动能继续生存下来，还有所发展。这说明世界语的生命力极强。

我们国内也有很多人有这种想法，认为世界语很快能够取得胜利，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世界语不可能很快地取得胜利。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这不是语言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我们必须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在世界语取得最后胜利以前，我们还要走漫长的道路。速胜论是没有根据的。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有长远打算，另一方面应该积极做好现在的工作。

——摘自《在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原载《世界》1988年第9期

## 刘涌泉

著名语言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

自从“上帝”下令搅乱人类统一语言以后，克服语言障碍的问题就摆在各民族的面前，因为人类生活在同一颗行星上，不能没有交往和交流，这些交往和交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日益频繁。如今，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使得昔日的海角天涯犹如近在咫尺，而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贸易的繁荣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语言障碍却越来越大。生活在现代社会，有谁不受语言障碍之苦！可以说，语言障碍严重影响了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消除这种障碍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迫、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世界语者、语言工作者和其他有志之士都有义务从各个角度为解决这个问题贡献力量。

世界语作为国际辅助语，是人们相互交流思想、传递信息的一个富有成效的工具，计算机则是最现代化的处理信息的能手，二者的结合势在必行，并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世界语较之民族语言逻辑得多，合理得多，因而更适于机器加工，所以也就更有理由同计算机早日结合。

世界语跟电脑结合有多种形式，值得我们去尝试。例如，建立世界语文献的数据库。世界语在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已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有价值的文献，把这些文献分类送入计算机，建立相应的数据库，就为世界语的机器处理和统计打下了基础。还可同专家合作，建立各专业的数据库，尤其是世界语文献较多的专业更应首先着手进行。有了数据库，人们可以从计算机终端极方便地随时调用，查询，显示或打印，许多人可以同时分享这些文献资源。

又如，可以借助计算机编制各类专业词典、术语词典、多语对照词典等等，这些词典一旦编成，就可以制成软盘，投放市场，普及使用，还可以随时更新和充实。

再如，建立各级世界语电脑分析系统，包括词汇统计、语言事实调查、语音分析、构词法分析、句法分析、语义关系分析等等。借助计算机对语言材料进行统计和分类，如记号频统计，排正序和逆序词表等，尤其容易实现，首先可以做的。这些分析统计的结果和数据，对于了解该语言的历史和现状，对于今后的语言规划，对于世界语研究者都是很有价值的。

机器翻译工作者和世界语者的共同理想都是扫除语言障碍，促进各族人民之间的文化技术交流以及相互了解和信任，求得全人类的共同繁荣和进步，为世界和平事业做出贡献。共同的事业和艰巨的任务使我们本能地更加容易相互理解和同情，也更加需要互助互勉，互通信息，通力合作。我们认识到，世界语和机器翻译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世界语的普及和发展可以减轻机器翻译的负担，世界上的语言多达数千种，要给每种语言都设计一个多对一机译系统，工作量是惊人的。如果有朝一日世界语真正普及了，真正能做到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在自己的母语之外至少懂一点世界语，那么世界语将上升为惟一的机译目标语，任何其他语言都只是自动翻译的源语。那时机器翻译的任务就只是研制从民族语到世界语的多对一单向系统了。这样，任何一本有价值的、用民族语写成的著作，就可以送到相应的系统中

得到它的一个世界语副本，实现人类成果的共享。

另一方面，机器翻译的发展也必然会大大促进世界语运动的前进。这是因为，一旦民族语到世界语的自动翻译的实用系统研制成功，世界语的文献将大大增多，到那时将会吸引许多想利用这些文献的人加入到世界语者的行列中来，他们会觉得世界语是一种能够提供最新的、有价值的专业情报资料的语言，从而大大加速世界语的普及。

在未来的社会中全自动多语言间机器翻译将大显神通。然而，多语言间机器翻译系统的设计十分复杂，也十分困难，许多人提出用一种语言作为媒介语。但民族语言由于根深蒂固的传统习惯，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反逻辑和不规则的表达法和惯用语，加之同形多义现象又十分普遍，不利于机器的识辨，所以一般研究者都放弃了拿民族语言作为媒介语的打算。人们立即想到了人工语言，包括世界语。

世界语没有民族语普遍存在的语法同形现象，这极大地方便了机器的自动分析。世界语有一整套丰富灵活的词缀，可以派生出许多词来，可以表达不同的细微差别和修辞色彩。这一优点有利于对媒介语进行义素分析，从而有助于确定世界语语义关系。世界语的不变化词（主要是功能语）虽然一般也有多种用法，但较任何一种民族语都规范得多，这大大有利于众多机器的辨认和民族语与世界语的转换。加上世界语已有一百年的历史，有过许多探索，积累了众多的经验，所以在设计机译媒介语时，可以考虑充分利用这一现成工具，这对科学事业的发展是有益的。

——摘自《通天塔必将建成》，原载《中国报道》1987年第2期

**陈原**（1918— ）

著名出版家、语言学家，曾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兼总编辑

经过一个世纪的搏斗，世界语冲破人间的漠视、反对、攻击、诽谤，战胜了同时代各种人工国际语言方案，克服了自己阵营中徒劳的所谓改革，它屹立着。世界语是胜利者。它将戴着这胜利的桂冠，带着它创造者柴门霍夫所赋予它的爱人类、爱和平的高尚精神，进入更加全球化和更加信息化的二十一世纪。

——摘自《奇迹九十年！——对国际世界语协会的祝愿》，原载《世界》杂志1998年第3—4期

世界语之所以简易，是因为它合理、有规则；这可绝不等于简陋。既然世界语的基础是建立在现代民族语之上，它具备了民族语中所有合理的有用的因素，那么，怎么可以设想，它不能表达现代人的一切思想呢？

——摘自1957年12月15日《世界语七十年》

国际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比较频繁，需要一种国际间大家都能了解而且容易掌握的，同时又可以表达自己感情和思想的语言。我认为，世界语正是符合这一条件的，不仅对西方，而且对东方，日本的和中国的两次国际世界语大会即是证明。这种语言不是代表哪一种民族语，而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国际联系时的中立的有效的交往工具。对于东方人，学习世界语较之西方人困难些。但由于世界语语言组织的科学性与规律性，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学起来还是易于掌握的。而世界语的一些语言结构与中国语言也有相类似的共通性。如数词，同中国的数词几乎是一样的。当然，就字序而言，世界语要比中文灵活些，但基本结构是相似的。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讲，世界语也不是难以掌握的。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交往，世界语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媒介。

——摘自《世界语并非难于掌握》，原载《世界》1986年第10—12期

世界语在第二个百年里，应当在各个领域里加强应用，使世界语进入实际生活，世界语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

——摘自《让世界语进入实际生活!》，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88年第3—4期

立足国内，面向世界，为改革开放、为我国的现代化、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创造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为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贡献我们微薄的力量。

我们的世界语工作为什么服务呢？对国外，为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服务；在国内，就是为了改革开放，为国家现代化服务。

搞世界语运动，搞世界语，学世界语，运用世界语，要学习 Zamenhof 的世界语的传统精神。

——摘自《在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会扩大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原载《世界》1988年第9期

为了继承中国世界语运动忧国忧民、爱国爱民、谋求全人类和平友好进步繁盛的优良传统，为了实现所有正直的人民和世界语者崇高的理想，即解放全人类的理想，协会殷切希望青年一代世界语者接过接力棒，坚定信念，提高水平，在这常常会被遗忘和被忽略的园地里扎扎实实地努一把力，把中国世界语运动推向更高的阶段。

——摘自《在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40周年暨世界语之友会成立1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原载《世界》1992年第3期

改革开放给世界语打开了一个新天地。我们正需要一个和平的、宝贵的国际环境，以便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世界语者在这方面应该而且可能起很大的作用。每一个世界语者都要有信心，要有崇高的理想。没有信心，就不能达到我们崇高的理想。我们的理想正如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所讲的，我们希望全世界各族人民都免受压迫、免受剥削，大家能够进步、繁荣、富强，因此柴门霍夫的人类一分子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在这一点上是不谋而合的。在任何情况下，中国的世界语者不会动摇对社会主义理想的信念，也不会动摇对世界语的崇高的信念。

世界语者是爱人民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的。世界语是从人民中站起来的，因此她和人民是血肉不可分离的。30年代的中国世界语者为了民族解放，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建国以后，中国的世界语者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国家的富强，也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爱祖国、爱人民，对世界语者特别重要，因为如果不尊重自己的人民，是受不到各族人民尊重的。因此每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必然是一个爱国者。如果连自己的国家你都不爱，你怎么能去爱你国家以外的各国人民呢？因此，凡是世界语者，他不会走向世界主义，他也不会走向无民族主义，作为世界语者的爱国者，他不会走向沙文主义，因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融合在他身上。因此，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世界语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局势下，是遇到了不少困难的。面对困难，我们不能气馁。而中国的世界语者绝对不能用热情代替我们实实在在的工作。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实干就能兴世界语运动，空谈没有用处。

——摘自《陈原同志在第2届全国世界语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原载《世界》1992年第4期

世界语是全世界各国人民之间惟一的、最合适的、最有效的交际工具和相互了解的媒介。虽然它是人造语，但是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为和平事业服务，它为全世界各国人民服务。

——摘自《在第5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原载《世界》1992年第



### 季羨林（1911— ）

著名语言学教育家、梵文学家，曾任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自 1981 年由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委托北京外语学院和上海外语学院开办高校世界语教师进修班以来，高校的世界语师资力量和教学活动都有了明显的增强，并引起了国际世界语组织的重视。近年来，与国际世界语协会的有关组织的交往也逐渐增多。这次会议的召开是高校世界语教师代表的一次盛会，必将有力地促进高校世界语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高。预祝高校世界语教学研究会在今后的工作中，团结广大的高校世界语教育工作者，齐心协力，为促进高校世界语教学和科研的发展，为促进国内世界语教师和学者之间的交流，为增进与各国世界语教育工作者的交流和友谊做出积极的贡献。

——摘自《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季羨林教授的贺词》，原载 1989 年 11 月《高等学校世界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文件汇编》

### 岑麒祥（1903—1989）

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过去有些语言学家担心，世界语将来一旦在世界各地充分普及之后，会不会像其他人类语言一样，因地区的不同而起分化作用，成为不同的语言或方言，从而失去它的作为国际共同语的功能。例如瑞士语言学家德·索绪尔在他的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就曾忧心忡忡地表露过这种想法。这种忧虑其实是多余的。实际上，世界语不过是一种国际辅助语，既不同于民族语言，也不能取代各种民族语言。它全部只有 28 个字母，每个字母就代表一个语音，重音都落在每个词倒数的第 2 个音节，没有变读，也不能起变化。语法规则只有 16 条，每个词缀和词尾的用法都有严格明确的规定，而且由于它是国际共同语，为了使不同民族的人能够互相了解，大家都有使它规范化的要求不轻易背离它的准则。所以各民族语言尽管可以起变化，而作为国际辅助语的世界语是不会分裂成为不同的语言或方言的。

时至今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人类语言所能表达的无论多么精密细致的思想感情都可以用世界语精确地表现出来。

世界语在我国有过多年的历史，力量相当宏厚，发展的潜力是很大的。倘若把它们组织起来，多做些培土、施肥、灌溉、接种的工作，不需要很久的工夫定能迅速滋长繁殖，在东方以至全世界新开发的土地上长出许多鲜艳秀丽的奇花异卉，为促进全人类的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

——摘自《我与世界语》，原载《世界》1981 年第 2 期

世界语（Esperanto）具有简明合理的体系，同时又怀着人类高尚无比的情操，所以一经问世，世界各地要求参加学习的人接踵而至，影响一天一天地扩大。随着各种事物的发展，它的词根和实际词汇都比原有的增加了 8 倍以上。它的应用范围遍及各种专业和行业，各地成立的世界语协会如雨后春笋，许多高等学校先后纷纷开设了世界语课，有些国家和地区还举办了世界语专科学院和研究院，培养各个科学领域的高级世界语人才，并授以硕士和博士的最高学位。

近几年来，世界语的发展之快和影响之大，乍一看来，似乎令人难以相信。但是细细一想，那也只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试回忆一下，古典拉丁语在中世纪不也是欧洲各地的封建主义学者的共同语吗？现在可不同了。目前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觉悟的人民也需要有一种语言来做他们共同斗争的工具。这个语言当然不是古典拉丁语，也不是当前的任何近代语言，而恰恰就是柴门霍夫所创制的世界语。

——摘自《祝世界语前途似锦》，原载《中国报道》1987年第6期

海外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为中国世界语函授学校题词，原载《世界语教学》1985年第1期

**钱玄同**（1887—1939）

著名语言文字学家

我们既认定人类文字胜于民族文字，又认定 Esperanto 以前各种世界语已处于劣败地位，今日之世界语惟 Esperanto 为较良，则当竭力提倡 Esperanto，以为将来正当之文字。

我以为 Esperanto 语根精良，文法简赅，发音平正，是人类文字而非民族文字。若主张民族文字之人，无论如何反对，终之不能损其毫末。

——摘自1918年《中国文字与 Esperanto》一文附言

**黄乃**（1917—）

汉语盲文专家，曾任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副主席

盲人用世界语通信在国际上很普遍，我就曾同苏联、芬兰、法国、日本等国的盲人世界语者通过信。因此，在这方面开展工作是很有意义的。芬兰、法国的两位盲人朋友就想来我国参加1986年的国际世界语大会。盲人刊物《联系》的编辑建议在这次大会上召开盲人世界语座谈会，推动一下盲人世界语运动。我国是一个大国，应当在这方面开展工作。

——摘自《访著名世界语者黄乃》，原载《世界语教学》1985年第1期

## 六、中国军事界人士论世界语

**孙毅**（1904—）

将军，曾任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

加强文化交流。

——为中科院世协成立十周年题词，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94年第4期

**朱家璧**（1910—）

将军，曾任云南省军区司令员、云南省政协主席

努力推广、很好掌握世界语，借助它同全世界各国的世界语者进行广泛交流。

——1982年8月为云南世界语书刊展览题词

世界语是一门世界各国、各民族间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交流的国际普通话，是促进世界和平的工具。学世界语是为了世界和平。

世界语是一门各国各民族人民在互相尊重、彼此平等的基础上相互交流的国际普通话。它不属于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因而也不带有种族间和民族间的歧视。它是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所共有的语言，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普及，但上述特点是不会改变的，使用它，既能增进各国间的交流和友谊，又维护了各自的民族尊严，所以它是促进世界和平的一门工具。

——摘自《在解放军首届世界语学习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原载《宇宙》1986年第1—2期

**胥光义**（1916—）

将军，曾任国防科委副主任、总后勤部副部长

加强世界语科技学术研讨与交流，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到来，增进世界人民的友谊与合作。  
——祝贺第4届国际世界语科技学术会议隆重召开。  
——为第4届国际世界语科技学术会议题词，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94年第4期

#### **聂荣臻**（1899—199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学习世界语，增进人民友谊，促进世界和平！——纪念柴门霍夫博士诞辰130周年。  
——为纪念柴门霍夫博士诞辰130周年题词，原载《世界》1990年第3期

#### **裴周玉**（1912— ）

将军，曾任新疆军区副政委、装甲兵顾问  
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奋勇攀登科学技术高峰。  
——为中科院第4届国际世界语科学技术会议题词，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94年第4期

#### **魏传统**（1908— ）

将军，曾任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  
老有所为须力学，中青协作莫蹉跎，群科迭起文明盛，志士共商万世模。  
——为第4届国际世界语科技学术会议题词，原载《世界科学技术》1994年第4期

## **七、中国经济界人士论世界语**

### **李宁**

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行长

在当代国际经济、科学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但由于各国、各民族语言的差异，对活跃国际间的交往有一定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学习世界语是发展国际交往的需要。

金融学会的同志们，银行的同志们应积极加入到学习世界语的行列中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为发展国际交往和友好往来做出自己的贡献。

——摘自《学习世界语是发展国际交往的需要》，原载《绿港》1984年第7期

### **吕吟声**

经济学家

在推行世界语的工作中，有不少无名英雄，他们虽没有写过一个字，但对推动、鼓励和协助别人从事世界语运动，不遗余力。他们不是闲人，本身工作都忙得要命，可凡是遇到世界语活动方面繁重琐屑的事务工作，往往挺身而出主动而自愿地负担起来，任劳任怨。他们是开花结果前的追肥。知情者对这种情形也应予以表彰。

世界语自从柴门霍夫发明以来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不像其他人造语言一样昙花一现，旋生旋灭，足证它有一定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它有助于消除语言隔阂，沟通不同民族之间的思想感情，促使人类平等和睦，共同进步，客观上也有此需要，岂容轻易否定。但也不能悬鹄过高，期望它迅速开放奇葩。因为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中，有许多重大问题仅仅从语言上去解决，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的。

——摘自《世界语与我》，原载《世界》1985年第4期

**杨开源**（1929—1990）

教授，曾任湖南省旅游局长

从事国际旅游工作，必须分析世界形势，熟悉各国风土人情，具备丰富的国际知识。如果直接从各国旅游者了解他们本国的实际，比任何翻译书本的介绍都好。掌握了世界语，就有可能同来自各国的懂世界语的旅游者直接交谈，获得第一手材料。

在国际旅游领域中应用世界语的机会是很多的，但必须是做有心人，去发现机会，创造机会。

——摘自《世界语在国际旅游领域中的实际应用》，原载《世界》1983年第3期

**杨波**（1917—1978）

曾任轻工业部副部长

推广世界语，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科技交流。

——1988年为中科院第2届国际世界语科学技术会议题词

## ☆第三部分

### 外国知名人士论世界语

(按中文名第一个字笔画由计算机自动排序)

#### 一、外国政界人士论世界语

**卡瓦利罗·威廉·德阿勒** KAVALIRO WILLIAM DEAN

澳大利亚总督

我以澳大利亚全体人民的名义，欢迎在我国举办国际世界语大会。共同语在保持任何一个多文化社会的团结和和谐方面所显示出好的重要性，正在普遍地被接受。……我祝愿世界语者们为使世界语不仅在其预备教育方面，而且在国际交往中作为第二语言或辅助语方面所做的努力获得成功。

——引自《第82届国际世界语大会致词》，原载《世界》杂志1997年第9—10期

**卡达尔** JNOS KADAR (1912—1989)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

文教工作者和世界语工作者都在为崇高的事业献身，因为他们把千百万各族人民连结到一起，促进各族人民消除隔阂，增强他们的亲近，友爱和团结。

——引自《匈牙利生活》杂志1961年第3—4期

**弗拉基米尔·普京** VLADIMIR PUTIN (1952— )

俄罗斯总统

亲爱的安德烈：

由于国务繁忙我未能立即回答您亲切而有趣的来信，请您原谅。是的，我理解语言的问题，尤其了解世界语的价值。我在KGB（克格勃）工作的时候，为执行特殊任务（恕我不能奉告）还上过一星期世界语强化班。我久已不用，所以用俄文写给您，可是当时我和同事尼古来·叶多洛夫（现任楚瓦什共和国总统）在我们不想让别人懂得我们的话的时候，经常使用它。

我真诚希望回忆起这个语言，所以请您和您的外国朋友用世界语给我写信。也许我没有时间给每个人回信，但是我一定读他们的来信。

——引自《俄罗斯总统普京给安德烈的一封信》，原载《世界》杂志2001年1月号

**尼蒂** FRANCESCO SAVERIO NITTI (1868—1953)

意大利总理

刚得到出版商的通知，说我的书世界语版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说已经收到很多国家的订单。即便单从政治着眼，定对推广世界语也有很大的意义。世界语由于简明易学，很利于和平事业的宣传推广，也有利于扩大各国人民，即便是相距遥远的人民，学术和商务等方面的交流。

——引自尼蒂在其所著《混沌状态下的欧洲》一书世界语版《Eùropo en Abismo》出版之际的一封信

**托马斯 JEAN EMILE THOMAS (1900—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助理，教授、博士

世界语和联合国的宗旨有很多地方是相同的。毫无疑问，世界语的创始人不只是想创造一种语言，而首先是想创造一种使各国人民接近的方法。今天可以断言，这种全世界的国际语已经千百次达到了这个目的。尤其是世界文学之林的主要著作都已有可能用这种共同语出版。世界语对弘扬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有很大的贡献。现在争取和平和沟通的道义力量还不是很大，它们不应彼此漠不关心。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对你们造福公众，尤其是为争取和平的理想表示赞同的原因。

——引自托马斯 1950 年在巴黎举行的第 35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开幕式上的祝词

**希拉克 JACQUES CHIRAC (1933— )**

法国总统

你请我关注一下世界语的问题，我非常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你知道，我是衷心支持世界语事业的。

即使我首先要致力于保卫讲法语的人群（其原因你会很容易理解的），我也非常赞成世界语，赞成这种人道主义的设计方案，因为这种设计方案使得世界语更壮大，使得今天的捍卫者们更生气勃勃。

我个人认为，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发展世界语（它们之间又是密不可分的），使之成为各国人民和谐融洽和相互理解的强大因素。

毫无疑问，如果我在选举中当选的话，我将向下届政府，特别是向国民教育部提议在高中毕业生考试中把世界语列入选修课程（特别是许多学生和他们的父母都表达了这样的愿望），也要提议讨论能否征集到足够数量的合格报考人员。

——引自希拉克致法国世界语者阿尔芒迪的信，原载于《世界》2002 年第 4 期

**勃兰特 WILLY BRANDT (1913—1992)**

联邦德国总理，德社会民主党主席

语言的纷杂是各国人民友谊和理解的最大障碍之一。

国际语言——世界语很久以来就致力于消除这种障碍并已获得成果。世界语所获得的成果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承认的。联合国坚持认为人们应该继续发展柴门霍夫博士所开创的这番事业。为改善国际关系而合作应当是每个政治活动家的崇高责任。各族人民的友好理解有助于完成推进和平事业发展的重大政治使命。

——引自勃兰特致《德国世界语杂志》的贺词。原载于该刊 1966 年第 12 期

**柯克 NORMAN KIRK**

新西兰总理

语言的隔阂是造成各民族互不理解和不能合作的主要根源。

世界语和国际间的世界语运动则向各不同民族的人民提供了一个可以用来自由联系的机遇。我以新西兰政府和人民的名义向大家表示美好的祝愿，希望你们在国际世界语大会的各种讨论中获得成功。

——引自柯克 1973 年 5 月 8 日向 1973 年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 58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祝词

**威里斯莱 GYULA VIRIZLAY**

匈牙利工会全国委员会文化部部长

我们考虑要把学习外语作为工人文化教育的一种方式。今天匈牙利成千上万人在学习各种语言。社会主义是各国工人阶级的共同理想，因此各国工人毫无私心地互相帮助是很自然的事。各国工人为了互相协作，需要互相了解，而互相了解的关键则是熟悉外国语。为了工作进展至少在欧洲需要学会俄语、德语、法语和英语。对于这些外国语即使只是掌握基础知识也往往不能胜任。惟独世界语这种语言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工人只要经过 4 到 8 个月的学习就可比较容易地掌握了，能达到日常交谈的水平。……

**饶莱斯** (1850—1914)

宣称：“世界语是民主政治的拉丁语。”

……我认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会都应扶持其已组织起来的工人学会这种容易掌握的语言——世界语。

——引自《世界语杂志》1975 年第 3 期

**哈里 RALPH LINDSAY HARRY** (1917— )

澳大利亚驻联邦德国大使，驻联合国大使

对于我，一个讲国际语的大使来说，每次体验世界语运动中的人间兄弟之情，总感到是一件愉快的事。这种体验我已经在美国、瑞士、新加坡、布鲁塞尔、西贡（越南胡志明市的旧称—译注）等地经受过。现在我在德国将会和同志们进行许多友好的接触。——作为一个有 31 年经验的外交官，我确信，如何克服语言障碍，是一个十分现实和迫切的问题，即使是讲同一种语言的人谈判，关于像柏林将来的地位问题，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人们不用译员，不用备用文搞译本就会谈，那该多好。——而世界语不但对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联系有用，而且对人际的交往也有用。我们通过世界语可以进入他国的文学殿堂，也可以和各国朋友直接随意交谈。

——引自致（纽伦堡）L.皮克信

当有人问我，世界语是不是能达到外交官用的语言那样，表达精确，细腻呢？我毫无怀疑。一些条约、声明、决议，以至于联合国活动正式报告的世界语译文都非常漂亮和精确。有些外交官常在使用这种语言，我曾用这种语言和一些大使、总领事和议员交谈和通信。有一个国际法学家世界语协会，拥有世界语的机关刊《国际法律杂志》，并每年举行会议讨论有关国际法律方面的问题。

几天前我在维也纳参加了联合国一个会议，会上人们讨论了条约的多种语言版本的翻译问题。高等法庭怎样才有可能了解条约条款的真正意思呢？当在他们面前摆放着英、中、法、西、俄等条约版本时，是不是能相信每种版本都同样正确可信？有人以埃塞俄比亚和日文签约为例谈到，如果两国文字发生歧义时，以法文版本作为检验文本。意大利代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用拉丁文作为中立语言感到遗憾。我主张用当代的中立语世界语。为了证明世界语的适用性，我把会议讨论的条约译成世界语并拷贝多份分送给每位代表。

——引自 1968 年 6 月 1 日在布鲁塞尔比利时世界语大会开幕式上的发言稿《供外交家用的语言——世界语》

**威廉·米克萨斯 WILHELM MIKLAS** (1872—1956)

奥地利总统，维也纳国际世界语博物院监护人

世界语不仅有助于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互相了解，同时也促进了人类精神财富的交流，如在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思想和见解的交流。……使世界语成为地球上人类和平的工具，这也是世界语的宗旨。……你们把世界语博物馆设在这样华美壮丽的地方，肯定会不断吸引所有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不同国家，使用不同语言的知识阶层的兴致……它必

将在各国人民精神生活中产生重要作用。

——引自 1929 年 8 月 31 日在世界语博物馆开幕庆典上的讲话

### 铁托 JOSIP BROZ TITO (1966—1980)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主席，著名的国际政治活动家

我是在监狱里学的世界语。我学世界语时间很短。它很容易学。只要你讲得慢一点，我就能听懂。我已经可以不费力地阅读了，但没有机会进行对话。世界语，我确实只学了几个月。应该承认，我很容易地学会了它。

知识分子应该学习世界语，所有同外国交往的人应该学习世界语，特别是工人更应该学。我知道，世界语在工人中传播得更多些。世界语对全世界的工人来说，有着特别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反映出，劳动群众要与外界进行联系的要求。

应该说，世界语有着许多反对者，他们认为世界语是死的语言。但是，因为世界语还在发展，我认为，它是有前途的。

根据人数来讲，说英语的人在世界上占大多数，但不能说它就是国际语。而世界语却具有真正的国际性。

——引自 1954 年出版的《铁托传》

在今天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争取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各方面的合作，以及各国人民相互接近的过程中，世界语运动能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世界语者在文化合作方面，做出特殊的贡献。因为在这方面最容易找到友谊和谅解的共同语言，由此也就为政治、经济及其他方面的合作创造了条件。这正是今天世界上一切进步的爱好和平的力量所向往的。

——引自 1958 年 7 月《致南斯拉夫世界语者的信》

### 莱因哈特·泽尔腾 REINHARD SELTEN (1930— )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德国著名经济学家

等待我们的是很长很长的路。我们不能期望世界语明天或者明年就会取得最终的胜利。我们甚至也不能肯定世界语将来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与其操心世界语最终能否成为世界上每个人的第二语言，还不如多问问我们自己是否在为为此目的而努力工作。如果我们努力工作了，就会有更多的成功机会，如果不努力，就没有机会。这也是生活的普遍规律。世界语有着美好的前途。有人曾在学校做过实验，结果表明，先学了世界语的学生能更好地学习和掌握其他外语。先学世界语，然后再学其他外语，这是学习外语最经济、最科学、最有效的途径。对此我们应该大力宣传并实践。这也应该成为语言教学的方针。

人们需要平等地交往。世界语的中立性是很重要的优越性。世界语不会像今天的英语那样危及其他小语言。现在英语在世界上似乎很了不起，但这种情况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会起变化的。在历史上就有过先例。20 世纪初，法语曾经是最主要的国际语言，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种情况就结束了。战后英语成了最主要的语言了。我们不知道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但肯定不会永久。因为从小就讲英语的人并不比讲其他一些语言的人多，例如汉语在这方面就比它强。我指的是人数，而不是经济实力。在这方面经济实力是很重要的因素，但英语世界以外的其他国家的经济实力是会增长的，中国的经济实力肯定也会增长的。50 年后的中国也许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到那时，汉语也会成为很重要的语言，尽管它很难学，尤其是在书写方面。

我们应该为世界语的理想努力奋斗，不应该消极地等待好的成功。我想，重要的是努力工作，哪怕这个理想最终也许实现不了。我对中国世界语者的印象很好。你们出版《中国报道》杂志，还有电台的世界语广播，这为你们中国在国际世界语界赢得了许多朋友，这对中国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因为有这么多世界语者友好地对待中国。——引自《为



世界语的理想努力工作》，原载《世界》杂志 2000 年第 1—2 期

**特菲·安南 KOFI ANNA (1938—)**

联合国秘书长

改善人们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在努力的过程中，我很高兴地看到联合国和世界语运动的多方面合作。

——引自 1997 年 7 月给澳大利亚阿德莱德举行的第 82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贺词，原载《世界》杂志 1997 年第 9—10 期

**菲德尔·卡斯特罗 FIDEL RUZ CASTRO (1926— )**

古巴总理，主席

“我相信，你们来是为了谈世界语的希望。”

“如果你们觉得自己人数太少，请不要害怕。基督教开始时比你们人数还少，但他们胜利了。有人曾经把基督教徒钉上十字架，把他们扔给狮子，但他们胜利了。你们也会胜利的。我并不是想让你们上十字架或者被扔给狮子，但你们会胜利，因为你们的想法是对的。”

“我把自己看作世界语的一名战士。”

——引自《1990 年 7 月 19 日招待第 75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部分代表时的讲话》

**密特朗 FRANCOIS MITTRAND (1916—1995)**

法国总统

如同你们所了解的，社会党一贯是国际性的。一切有利于各国人民接近，有利于促进国际互相了解的事都会得到我的全力支持。这也表明我的朋友们和我自己早就赞成你们有利于世界语的活动的。

——引自 1974 年 4 月 30 日于法国大选之际给 L·吉洛莱奥的复信

**赖伊 TRYGVE HALVDAN LIE (1896—1968)**

挪威外交家，联合国首任秘书长

世界语的理想能够促进各族人民互相接近，因此我非常赞成世界语。我以联合国秘书长和一个挪威人的名义对世界语表示衷心的支持。——引自 1952 年参加第 37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北美世界语协会主席 F·W·布赖思在挪威奥斯陆机场同赖伊的谈话

**德雷斯 WILLEM DREES (1886— )**

荷兰总理

我们最终应有一种供国际交往应用的共同语。从千百万人现在讲的各种语言中选出一种作为国际语的思路看上去有多么诱人，但我确信，选用像世界语这种对大家权利平等的中立语言更为可取。

这也是由于，世界语语法简明、规则、非常实用。实践证明世界语的可用性，这是最具说服力的。

但愿大家从青年时代起就学习世界语，以便能够很快全面掌握。在愿意使用世界语的国际组织中，开头可以使用民族语言，但只能用世界语翻译出来，这样就可不知不觉中掌握这种语言。科技文章应当用世界语发表，国际团体的会刊应用世界语出版，我深信每个有兴趣的人能很快登堂入室。

——引自 1954 年在荷兰哈勒姆举行的第 39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手册

我们一定要呼吁和敦促联合国使得各国的学校里使用世界语。

——引自 1975 年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全世界超民族世界语大会手册

## 二、外国哲学家、理论家论世界语

**托多尔·巴甫洛夫 TODOR PAVLOV (1891— )**

保加利亚哲学家、作家、文学评论家，保加利亚科学院院长

爱琳·佩林的小说《盖拉克一家》的原作我以前没有读，我先读的是它的世界语译本。这部优美作品的艺术价值在它的译本里几乎毫无损失。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书中的描述，觉得它仿佛就是原著。这最后解决了我的问题，世界语既能够翻译《盖拉克一家》这样的作品而不失其生动性（后来我又读了波眺夫和四米尔嫩斯基的作品的好译本），这就意味着世界语不是死的语言，而是活的语言，而且它是容易学的语言。

世界语是这样的容易学，就是不懂任何外语的工人只需要几个月，几个小时的学习就能学到他们花几年时间才能学到的“活”语言。

——引自萨拉佛夫和何萨普切夫合编的《世界语课本》

**尼采 FRIEDRICH NIETZCHE (1844—1900)**

德国哲学家

在谈到学习多种语言的困难时说道：“人类会找到解决的办法；将来会出现新的语言，首先作为商业用语，然后作为文化上的通用语言……”

“如果不是为了将一切必要的有价值的东西用到各个语言上去，进行了几个世纪的研究语言规律的科学又是为的什么呢？”

——引自维也纳世界语博物馆资料

**圣雄甘地 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1889—1948)**

印度哲学家

“我赞成全世界用同一种历法，所有银行用同一种货币，所有民族使用世界语这样的世界辅助语。”1931 年。

——引自维也纳世界语博物馆资料

**伏尔泰 FRANCOIS MARIE VOLTAIRE (1694—1778)**

法国哲学家

从奥古斯特到阿提拉，从科洛德维格到巩德堡德的十个世纪中，地球有一种语言：从幼发拉底到阿特拉斯山人们说拉丁语……今天居住在意大利的贝尔嘎模市的人到瑞士小小的州去旅行，虽然只有一山之隔，可是就好像到了中国一样，需要翻译。这种语言的分歧是人生的最大不幸。

——引自《国际语的基本事实》

**亚当·沙夫 ADAM SCHAFF (1913— )**

波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现代的世界靠着新的交通技术把它的各个部分连成了一个整体。人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有机地用经济、文化和科学的纽带联结起来了。那些破坏、阻挠这种统一的因素于是就显得更加尖锐。

语言的分歧在这里占据着首要的位置之一。在几个小时之内，人们就可以走到地球最遥

远的地方，实现过去人们最大胆的幻想。尽管各个民族是不同的，最遥远地区的人今天也是被共同的科学文化联结在一起的。他们相信那些不顾地域的遥远而把它们连接起来的文化价值。可是仍然和过去一样，由于语言的分歧，人们彼此不能互相了解。今天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受到它是障碍、阻挠。如果人们想一想变化的迅速，明天又将如何呢？语言的统一人们向往已久，今天变成了生活的必需，成了实践的问题。人们难以预见这个统一将如何达到：也许借某个民族语的推广来实现；也许用创造一种大家接受的人工语来实现。不论如何，我觉得聪明的办法是不要为这个问题等待几个世纪，等到某个民族语获得胜利。至少人们应该在今天引进一种人工的国际辅助语用于全球的互相了解。通向这一目标的捷径就是联合国作出适当的决议，让所有会员国在各级学校教授这种语言。用这种办法人们能够取得全人类互相了解的何其巨大的进步啊！

人们想着这一可能的时候，自然会想到，这种语言正是国际语 Esperanto（世界语）。它是最好地经受了 75 年的实践的考验的推行最广的语言。世界语会使人类跨越语言的障碍。

很久以来我都在想，为什么至今波兰的课程表里没有世界语的教学。世界语已经在三十个国家的各级学校里教授！这种开创性的举措不仅应该予以支持，而且伟大的法国作家和人道主义者罗曼·罗兰说得好：“世界语应该在所有中学里教学。”世界语者的目的是美好的高尚的，不仅是值得，而且人们应该为之奋斗。

——引自 1964 年《波兰杰出知识分子论世界语》

### 亨利·菲利普斯 HENRY PHILLIPS

美国哲学家

我非常乐意帮助推广柴门霍夫博士所创造的语言。他给自己已经有了许多伟人的国家赢得了荣誉，给 19 世纪赢得了荣誉。

——引自 1894 年 9 月 12 日在费城答莫斯科《中介人》

### 克拉科夫斯基 LESZEK KOLAKOWSKI

波兰哲学家

的确人们可以把一切都翻译成世界语，虽然我觉得它没有成堆的同义词和习语以及那些决定自然语不能够翻译的字里行间的联想。

然而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世界语不能给人类的交际带来非常巨大的利益。按照这个观点来说，世界语的确是一个完美的工具，如果人们能够把它列入许多国家的基本课程。……世界语的普遍教授能够对所有现在的交通工具的效能给予非常大的影响。

——引自 1964 年《波兰杰出知识分子论世界语》

### 夸美纽斯 JAN AMOS COMENIUS [HT5SS] (1592—1670)

捷克哲学家、科学家、教育家

因为我们最后发现，这个光明要透射所有民族惟一的然而却是很巨大的障碍，那就是语言的众多和分歧，语言的混乱，我们才敢于用新的建议更好地培植语言，简化语言的多元性，并且最后创造一种全新的容易学习的，完全合理的哲学的，甚至全球通的语言，来努力消除这一障碍，作为光明的手段。

——引自给伦敦皇家学会的《凭借光明》一书。

……我们认为，世界需要一种共同的语言，既然没有别的语言，用拉丁语比任何别的语言更合适。可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有更高的追求，我们不能不建议使用全新的语言。

因而没有比实现从所有语言创造新语言更好的建议：1.它更容易学，不用浪费时间耽搁什么事儿就能学会。2.更赏心悦目，学习起来是一种享受。3.更完善……能帮助人们明白事理。

——引自《凭借光明》拉丁文本

### **那维乐 ERNEST NAVILLE (1816—1909)**

瑞士哲学家，法国道德和政治科学院院士

世界语问世时，他早就已经思考过提出的问题。他先是想恢复希腊语或拉丁语，加以普及推广，但是没有多久就产生了人工语的想法。他致信著名语言学家缪勒，征求他的意见，得到的回答是：人工语的最佳方案是 Esperanto 博士的体系。

1889 年那维乐在自己给上面所说的科学院的报告里推荐了世界语，建议在全世界所有中等学校教授世界语。1904 年在日内瓦举行的哲学大会上，他发表了关于世界语的演说。

——引自《R·索绪尔讣告》，原载 1909 年《国际科学杂志》

当有一天人们可以说，在继续发展着的民族语旁边有一种供全球人民交际使用的工具，有一种人类的语言的时候，那将是历史上的伟大的日子之一。

——引自 1906 年 8 月 20 日《致日内瓦世界语大会的一封信》

那维乐教授特别关心德国的世界语运动。1902 年他写信给波莱尔先生说：

“如果你在德国的工作现在遇到了比别的国家更大的困难，你们不要怀疑最后会胜利……要不懈地播种，也许你们自己不能看到收获，但是它必然会到来的，种子会发芽的。”

——引自 1909 年《德国世界语者》

### **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

德国哲学家、革命活动家，第一国际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共同创立者，马克思的朋友和合作者

“所有别的完善的语言的自然性都被消除了，一部分像罗曼语和日耳曼语那样，是由于语言从以往的材料的发展，一部分像英语那样是由于民族的相互掺合混杂，一部分是由于在民族内部，由于经济和政治的集中，使得方言集中起来。”

“……人类自己也将充分控制人类的这一创造物（即语言）是理所当然的事。”

——引自《德国意识形态》一书中《论语言的自然性》

### **柯塔尔宾斯基 TADEUSZ KOTARBINSKI [HT5SS] (1886— )**

波兰哲学家、逻辑学家、人类行为学创始人，波兰科学院院长

“世界语更接近民族语是无可怀疑的。它甚至不能植入‘人工语’之列（当然是从这个术语的逻辑意义而言），因为它是有民族语的成分构成的，而活的语言是它的模型。它是我所知道的最合理的语言。合理的语言接近逻辑符号；是莱布尼兹所向往的语言，新时代的世界语大家，后来的世界语分裂主义者库图拉所追求的是社会交际和判断的符号体系，而世界语却别有它求。”

“我所认识的世界语非常简单易学，谁都学得会。我正是喜欢它的简单和它对于不可能学习两三种主要的欧洲语言的人所展开的前景。我从你那里得知，世界语的发展方向十分令人吃惊，它变成了具有人们需要进行研究的语言学的语言。在这个丰富的语言学的发展中我看到了巨大的不利于语言本身的目的的危险，它会因为词汇和形式的丰富而变得太难。我甚至怀疑，这是否会葬送柴门霍夫博士和世界语的先驱们的理想。”

“另一方面我也意识到存在某些新词的目的，如果不说是需要的话。就我来说，我不敢完全反对所有的新词。”

——引自《绿色道路》1958 年 3—4 月号

“世界语的创造者在波兰的土地上活动，世界语不完全是‘人工语’，它是由民族语的成分构成的，而活着的印度欧罗巴语则正是它的模型。尽管如此，它是我所知道的最合理的语言。我研究了它的语法，学习了它的词汇，读了用这种语言印刷的作品，我还背诵了它的文章。”

——引自 1964 年《波兰杰出知识分子论世界语》

**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 (1842—1910)**

美国哲学家，实用主义的创始人

“你们想想看，假若我们各国的乐谱不是共同的，各自有不同的乐谱……唉，在人们说的话和人间的互相了解方面我们正是处在这样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柴门霍夫博士给了你一把音乐的钥匙，一种和谐的互相了解的工具。”

——引自 1963 年接力出版社出版的普里华著的《先驱者的冒险》

**莱布尼兹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

德国哲学家、数学家

假若世界上有一种共同语言，人类就能赢得三分之一的生命，也就是用以学习语言的那部分时间。

——引自巴黎哈舍出版社出版的库图拉与廉合著的《共同语史》

**维诺巴·哈维 VINOBA BHAVE (1895— )**

印度哲学家、社会改革家

“这语言（指世界语）是发展世界友谊的伟大而神圣的创造。柴门霍夫博士明白共同语会使人类团结起来，他的理想何其伟大呀！那个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这个理想的人，依我看，就是圣人，是‘圣雄’（‘圣雄’一词在印度只用于甘地等最伟大的人）。

在国际语思想的后面我发现有一种伟大的启示和快乐：一个我们能够给世界一种共同的中立语言并且借它来建设新的统一的世界的思想！”

——引自 1960 年《世界语》杂志 3 月号

**倭铿 RUDOLF EUKEN(1846—1926)**

德国哲学家、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

“我相信你的话，由于现在国家的分割，世界语有它特别重要的使命来促进互相了解，在这方面值得全力支持。民族语的精神价值应当保留，但是人们应该寻求真实信息和揭示的共同基础，这当然是值得促进的目的。”

——引自 1917 年《德国世界语者》一月号

**笛卡尔 RENE DESCARTES (1596—1650)**

法国哲学家、数学家

“人工语言是有可能创造出来的，人们可以找到它的科学原理。借助这种语言，农民会比哲学家能够更容易判断事物的意义。”

——引自 1636—1637 年巴黎出版的《环球和谐》

“许多人会情愿花上五六天时间来求得和所有人的理解。……我敢期望将来的通用语言很容易学，容易读，容易写，主要的是能够帮助理性明白地表现一切事物，而不会出差错。”

——引自 1629 年 11 月 20 日写给马尔森的信

**傅立叶** CARL FOURIER (1772—1837)

法国哲学家

“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将达到那样的程度，那样活跃，他们将不断地互相借用词根和句法，每个地方语言都将它所有的别致的、得力的东西注入通用的语言里去，……把自己最有价值的成分带给统一的语言，那将不是法语，不是原始的东西，而是一种丰富而优美的语言，是惟一配称为统一的人类的语言，它含有所有民族的才智。”

——引自 1821—1843 年巴黎出版的《环球联合的理论》第 4 卷

**斯宾塞** HERBERT SPENCE (1820—1903)

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

“我觉得，人们完全有可能，甚至会同意在环球使用人工语言。” ——引自 1943 年版《自传》

### 三、外国作家论世界语

**凡尔纳** JULES VERNE (1828—1905)

法国科幻小说作家

他经常表示对于国际语的热心并且预言世界语以及世界语者的理想的光辉未来。他还计划写一部世界语扮演主要角色的小说。正如他的孙女阿洛特夫人写的他的传记里所说的，他常常说，“在巴拜尔塔里失去的钥匙，只有通过使用世界语来复制出来。”

——引自 1964 年 11 月 20 日罗马电台播出的《世界语之友——作家凡尔纳》

**小松** SAKYO KOMATU (1931— )

日本作家

“英语目前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国际语的角色。然而人们决不可以说它是理想的。例如，现在人们正在进行用计算机处理语言的研究，据说在这方面英语和法语都不如日语和世界语这种分析的、发音规则的语言。

世界语将来能成为国际语。它是建立在功能的原则之上的，没有这种或那种文化的印记。

现实的需要现在把世界语置于焦点之上，使它有很大可能成为人类未来的语言。为了使世界语成为那样的语言，我认为必须更加努力用公众媒体推广这种语言。就像英语利用歌曲、电影来推广自己那样，世界语也应该利用这些手段深入到群众的感情生活中去。”

——引自 1967 年 7 月 8 日在京都举行的日本世界语大会上的报告。

**马耶洛娃** MARIE MAJEROVA (1882—1967)

捷克女作家

“人造的世界语并不是惟一的国际交际工具。但是它在各国一定的范围起着这种作用，有益于和平。所以我喜欢让我的作品翻译成世界语。”

——引自《火的信号下的城市》的序言

**巴巴鲁斯** JOHANNES BARBARUS (1890—1946)

爱沙尼亚作家

“我相信世界语是必需的，特别是在推广马克思的世界观方面……世界语的有限的词汇是

否能够使它有足够的手段从事文学创作呢，这要看它的将来。应该把世界语列入学校的必修课程。共同的语言在战争中是调停者——所以它是反军国主义的因素。”

——引自《爱沙尼亚世界语学会通讯》1926年第5—6期合刊

### **巴比塞 HENRI BARBUSSE (1873—1936)**

法国作家

“我十分热情地参加国际辅助语的事业，因为说的不是小小的局部改革，而是一个伟大的理想，它的实现对于在理性和正义基础上组织世界极其需要。”

“语言的分歧是分化无产阶级和阻碍实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的因素之一。

参加或者打算参加世界阶级斗争的人应该明白，推广世界语是最迫切、最现实和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国际主义者们！你们的思想和行动应该一致，学习世界语吧！

有一天人们会害怕世界语，会因为和它密切相连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而被敌视。”

——引自1935年6月华沙出版的《国际语》杂志第5期

### **瓦佐夫 IVAN VAZOV (1850—1951)**

保加利亚作家、诗人

“世界语是迄今为止的人造语言中最完善的。它的目的是为了使人类接近，使得共同的文化价值容易接近。”

——引自维也纳国际世界语博物馆资料

### **卢那察尔斯基 ANATOL LUNACHARSKIJ (1875—1933)**

俄罗斯作家、评论家

“在我的心里还有一些凭空的想法，怀疑人们能从人工语言创造出世界语所要达到的国际交往的共同语言。然而事实是另一个样子，是顽强的现实在为世界语辩护。这个运动以不可战胜的力量发展着，变成了现代社会生活的最严肃的现象之一。”

——引自苏联大百科世界语社出版的《世界语事实》一书中卢那察尔斯基写给全世界超民族协会在列宁格勒举行的第6届大会的贺信

“所有连结人民的東西都好。国际的发展将导致互相了解的种种方法。我衷心希望世界语者们的的工作有助于这个过程。”

——引自莫斯科苏联世界语联盟中央委员会在1928年出版的《世界语文选》

### **卡灵犀 FRIGYES KARINTHY (1887—1938)**

匈牙利小说家、诗人

他学习了世界语，并允许把他的作品翻译成世界语，从1932至1937年一直是匈牙利世界语协会的主席。1932年5月19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笔会的大会上他在他的讲话中说：

“遗憾的是在语言的混乱中我们不能互相了解。我们需要一种全世界都说的语言，世界语是最好不过的了。我建议笔会俱乐部关注世界语运动，并开始同它合作。”

——引自维也纳国际世界语博物馆资料

### **本奈德克 MARCEL BENEDEK (1885—1969)**

匈牙利作家、翻译家

我是世界语的热心的门徒，就像我对于一切其他摧毁人间障壁的活动一样。我可以肯定，

就在它现在的推广中，它已经是人们最大的互相了解的工具之一，而且它有广阔的前途。我不认为它对于民族语会造成哪怕是最小的威胁，而且最彻底的世界语者是不会想在任何时候用人工语来代替它们的。

——引自 1959 年布达佩斯出版的《匈牙利世界语参考文献》

### 列夫·托尔斯泰 LEV TOLSTOJ (1828—1910)

俄罗斯作家

“我写信给麦诺夫谈世界语是个好作品。”

——引自 1889 年 9 月 13 日《日记》，原载《托尔斯泰全集》第 50 卷

“我仔细阅读了你寄给我的国际语课本，我认为这个语言完全可以满足欧洲（包括它的殖民地美洲）对国际语的需要。关于包括印度、中国和非洲的世界语人们还不能设想，我认为这种事，就是欧洲人接受一种语言的事，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所以我十分感谢你寄书给我，我将尽力推广这种语言，主要的是我相信它是非常需要的。”

——引自 1889 年写给麦诺夫的信，原载《托尔斯泰全集》第 64 卷

“我越来越忙，时间越来越少。所以，虽然我完全赞成推广国际语 Esperanto，我却没有时间从事这项工作。”

——引自 1892 年 5 月 30 日写给麦诺夫的信

“我收到了你的来信，只要有可能我将努力实现你的愿望，也就是谈谈我关于世界语言的一般想法和特别关于国际语 Esperanto 的用处的想法。

人类在努力走向统一，成为由一位牧人照料的群体，成为一个种族，有统一的爱，而走向那个目标的最近的台阶之一就是人们的互相了解，这一点是毫无问题的。为了让人们彼此互相了解，所有的语言需要融为一体（如果这会发生，那将是非常遥远的事），或者通晓各种语言的人变得很多，不仅所有的作品翻译成各种文字，而且每个人都通晓那么多的语言，谁都可以用这种或那种语言彼此了解，或者人们从所有语言中选出一种，让所有的民族都来学习，或者最后（就像沃拉普克语者和世界语者所企图的那样）各国人民都接受一种人工的更为容易的国际语，让大家都来学。我觉得最后的想法是最合理的，而最重要的是它最容易实现。我这样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世界语在多大程度上能满足国际语的需要呢？回答这个问题我没有十分的把握，我没有资格。我只知道，沃拉普克语很复杂，而世界语对于每个欧洲人来说则很容易。

世界语是那么容易学，六年前我收到了它的语法、词典和一些用世界语写的文章，经过短短的两个小时，我虽然不能写，可至少能够流畅地阅读世界语了。

无论怎么说，我们欧洲的任何一个人，至少是欧洲人和美国人，只要花少许的时间来学习这个语言，收获就会很大，以致人们不会拒绝试它一试。我总认为没有比学习语言更是基督徒的事情了，它能使最广大的人互相了解。我曾多次看到，人们仅仅是因为彼此不能了解而互相仇视。所以说学习和推广世界语无疑是基督徒的事，它帮助创造上帝的国度，这就是人生最主要的和惟一的任务。”

——引自 1894 年 4 月 7 日写给《居间人》出版社的信，原载《托尔斯泰全集》第 67 卷

“就是这位柴门霍夫创造了世界语，并且好像是在德莱斯登出版了世界语杂志。那刊物有六百来个订户，其中大多数都在俄罗斯。我的朋友们，特别是大力支持世界语的特别古博夫要支持这份刊物，发表了我的一封关于民族和宗教的关系的信，是没有什么毛病的，还有一



篇关于荷兰不纳税的文章。这就导致了不许世界语刊物进入俄罗斯，而热心于自己的创作的柴门霍夫，他早就因为自己的创作弄得潦倒不堪了，也因为我吃了苦头。是否可以重新允许那份刊物进入俄罗斯呢？”

——引自 1895 年 5 月 5 日写给斯特拉霍夫的信，原载《托尔斯泰全集》第 68 卷

“谈到学习语言的问题，我认为多多益善，我觉得你的孩子们必须学习法语和德语，如果可能的话也学习英语和世界语。”

——引自 1905 年 4 月 10 日写给毕柳科夫的信，原载《托尔斯泰全集》第 73 卷

“我完全同意你在信中表述的关于国际语的重大意义的意见。而且我愿意尽我的力量和其他人在这方面共同行动。我同意把我的任何作品翻译成世界语。你是否认为可以把我为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大会准备的尚未发表的关于和平的文章翻译成世界语呢？我也愿意写关于国际语的意义意义的文章，不过我怕是没有时间来写。”

——引自 1909 年 8 月 17 日写给《国际社会》编辑部的信，原载《托尔斯泰全集》第 80 卷

“我完全赞同你们联盟的目的，并感谢你们选举我为会员。”

——引自 1910 年托尔斯泰写给世界语环球学生联盟弗拉季米尔·波德纳尔斯基的回信

#### **夸西莫德 SALVATORE QUASIMODO (1901—1968)**

意大利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

据维也纳《国际世界语博物馆通讯》报道夸西莫德是世界语者。

#### **纳达斯 JOZSEF NADASS (1897— )**

匈牙利作家

“数十年前我自己也是工人世界语协会的会员，学习了一点这种悦耳易懂的语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和许多匈牙利移民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过着侨居生活，那些侨民既不会讲挪威语也不会讲瑞典语，他们很好地使用世界语作为中介语言。”

——引自 1959 年布达佩斯出版的《匈牙利世界语参考文献》

#### **克罗连科 VLADIMIR KOROLENKO (1853—1921)**

俄罗斯作家

“对于世界语的理想人们当然应该表示祝福。遗憾的是我没有时间来好好了解这个语言，也说不出世界语如何实现它的理想。从原则上说，一切促进人类统一的事情都是最美好的未来的因素。”

——引自 1904 年 12 月的《国际语》

#### **伊萨科夫斯基 MIHAIL ISAKOVSKIJ (1900—1973)**

俄罗斯诗人

“真的，青年时代我结识了世界语。而且我还尝试用世界语写诗，不过我只写了一两首，就那么一点。我还记得，我把世界语的诗《第九个巨浪》（作者是斯特林德）翻译成了俄文，发表在 1917 年夏季耶尔尼亚区的一本杂志上。此外，我记得我还把俄罗斯民歌《不是风垂下了枝条》翻译成了世界语。我是应意大利的作曲家翻译的。”

“我能背诵几首世界语的诗，其中有住在米丘林斯克的戴诗琴的作品。”

“由于种种原因我早已离开了世界语，把青年时代知道的东西忘得干干净净了。”

我不是说你们应该学习我的坏榜样。不要学我，要好好学习世界语，尽量地使用它。作为辅助语，世界语是很好的语言，它的用途无疑是很大的。

我祝你们生活幸福，不仅在世界语学习上，而且在你们学院的其他学习上取得成功。”

——引自 1960 年写给米丘林水果蔬菜学院的一群学生的信。

### **库兹米契 VLADIMIR KUZJMI**

乌克兰作家

“我使用世界语有六个年头，实际的成果丰厚。这期间我同 5 个国家取得联系。世界语成了我最好的和全球对话的一个语言，而且将来也一样。我赞美世界语因为它免除了我学习 5 种语言或者说重大语言的繁重劳动，我向所有共青团和国际革命党援助组织推荐世界语。”

——引自给《国际语》调查的回答

### **杨卡·毛尔 JANKA MAUR (1883— )**

白俄罗斯作家

自 1904 年起便是世界语的积极分子。自 1958 年起便是白俄罗斯世界语联盟的名誉主席。

### **阿里纳·岑特切维支 ALINA CENTKIEWICZ(1907— )， 车斯劳·岑特切维支 CZESLAW CENTKIEWICZ(1904— )**

波兰作家，两极问题的报道者

“参加过两极的几次长征之后，我们观察到即使是通晓外语的人也在自由的交流中遇到了困难。完全可以肯定，使用一种语言会便利大家的工作，减少科学考察的费用和困难，而且——这是人们不能忘怀的——它能够让许多人互相接近，这在遥远的两极地区是有特别的价值的。

不管世界语的未来如何，人们应该给予世界语者支持帮助，祝愿他们成功。这个有益的社会运动的迅速发展带来的好处是无法计算的，难以用数字来表达——无疑它们是巨大的，对于普遍的进步和国际的友好不是没有意义的。”

——引自 1964 年在华沙出版的《波兰杰出知识分子论世界语》

### **辛克莱 UPTON SINCLAIR (1878—1968)**

美国作家

“让我告诉你，要学会用英文、法文、德文或俄文阅读，需要下多年的功夫，可是一个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人只需要三四个星期就能懂得世界语。”

——引自 1954 年伦敦出版的《国际语》

### **希克梅特 HIKMET RAN NAZIM (1902—1963)**

土耳其作家、诗人

“我已经听过许多国家用多种语言上演的我的戏剧，也有在大剧院演出的。今天我第一次听到了世界语。我从来没有像今天在你们这些业余爱好者之间这样地激动。……我发现世界语是一种富有音乐性的语言。……我建议所有的父母叫自己的子女学习世界语。假如我还年轻的话，我自己也要学习它。我祝愿你们的奋斗取得许多成就。”

——引自维也纳国际世界语博物馆资料

### **库帕拉 JANKO KUPALA (1882—1942)**

白俄罗斯诗人、戏剧家，科学院院士

“我认为世界语是有利于全世界工人联络的语言。”  
——引自 1969 年敏斯克出版的《白俄罗斯世界语者会刊》

**伯蒂扎尔 IVAN BOLDIZSAR**

匈牙利作家、评论家

“世界语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辅助工具。我们应该努力使世界语这个美好的值得赞扬的辅助工具为民主、为保卫和平不断进步。”

——引自伯蒂扎尔代表匈牙利政府给多瑙河世界语大会的贺词，原载 1948 年《匈牙利世界语者》

**玛噶尔 FRANCISCO PI Y MARGALL (1821—1901)**

西班牙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

“我们这些希望看到民族间的界限被消除的人，毫不迟疑地向所有聪明的真正希望智力和道德上进步的人推荐学习世界语。”

**拉克斯内斯 HALLDOR KILJAN LAXNESS (1902—)**

冰岛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

“很久以前我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学习了世界语的语法并且容易地阅读了一般的世界语文章。我喜欢世界语。我觉得没有多少事情比看到英国人在德国或法国（或者反过来德国人或法国人在英国）便成了没有语言的人更加可笑的了。

我认为，联合国应该倡导在全世界强迫教授世界语。”

——引自 1956 年《北方棱镜》第 3 期

**林钦 B. RINCHEEN**

蒙古翻译家

“我认为世界语将在把文学作品翻译到亚洲语言里来的工作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我自己就从世界语把《安徒生童话》译成了蒙文。我在翻译《塔德·乌徐先生》的工作中世界语的译本给了我很大帮助，我还要通过世界语向蒙古的读者介绍波兰的其他文学作品。”

——引自《波兰世界语者》1971 年第 2 期

**杰涅瓦 MAURICE GENEVOIX (1890—)**

法国作家，法国科学院院士

“我的愿望，我的热切的愿望，我的全心全意的愿望是：所有的国家首先要关心一切能够使他们互相接近，能够导致他们的互相了解和相互忍让的事物。在这方面，一种真正的共同的第二语言自然能够产生巨大的成果，对于未来的子子孙孙带来不可估量的好处。

……

世界语能够表现最细腻的思想感情。它能够精确地表情达意，产生丰富的美感和文学，它能够满足最为挑剔最有独立性的思维能力的需要，而不致冒犯民族语的忠诚的使用者。

世界语用它自己证明了它的价值。它表明它是需要的，会圆满成功，这样它就使各国面临着现实，那就是认可它。”

——引自 1955 年 10 月 18 日法国电台的访问记

**罗曼·罗兰 ROMAIN ROLLAND (1866—1944)**

法国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

“为了使各国人民取得一致意见，首先他们要互相了解。为此他们需要有共同的语言。所以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让世界语成为全人类的语言，成为各国人民互相了解的工具。千百年来，各国人民被限制在自己的语言的圈子里，限制在自己的民族的围墙里，世界语应该成为他们互相了解、互相接近的桥梁。

人们应该硬性规定在所有中学里教授世界语。没有世界语不可能有持久的重要的国际的联系。对于那些千百年来生活在民族语的囚室里的聋子们，世界语能还给他们听觉。”

——引自 1948 年华沙出版的《Wyowiedzi ludzi wybitnych a jezyku miedzynarodowym》

“亲爱的亚当先生：

我同意你的意见。我认为，必须有一种语言，这是我 1918 年 3—4 月间我在《国际政治》发表的文章里就说过的。

当时我对竞争着的 Esperanto 和 Ido 语未进行选择。我后来倾向于比较灵活，更有韵味、更生动、更富有诗意的而且更加科学完善的世界语。

我不可能过分地激励你们去宣传。必须在欧洲的所有初级学校教授和翻译世界语。不然，便不能有认真的持续的国际和平。为了让各国人民互相了解，首先需要让他们听取彼此的意见。让世界语把听觉还给那些千百年来被限制在自己的语言里的聋子吧。”

——引自 1919 年 9 月巴黎出版的《工人世界语者》

亲爱的伯里华先生：

谢谢你给我的《柴门霍夫传》(日内瓦)以及伴随着它的友好的话语。我是多么想结识那位好魔术师啊，他把建造巴别塔的人们失去的语言的统一还给他们——这个伟大的革命家为了建立新的局面避免使用暴力！我现在至少通过你的眼睛看到了他。

可是你不该给予我我不配受到的恭维。我能够感知世界语的和谐和他的创造者的天才，但是我不会说它的语言。我仍然属于老一代愚钝的法国人，他们只学自己的语言而不情愿学习别的语言。我懒惰，只能阅读两三种。除了我的祖父布鲁公什么也没写。

你的真挚的罗曼·罗兰 1920 年 11 月 11 日

罗曼·罗兰被邀请主持 1922 年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国际超民族协会的第 2 届大会，他回信说：“我身体太虚弱，不能参加会议，也不能出席你们的大会。所以你们最好去找一位能够积极与你们合作的人。”

“如果你们只需要把我的名字和你们的列在一起，我是愿意从命的，并且感谢你们的友情。我将给你们的刊物寄上我的文章。……”

“人类的历史是两种基本的本能之间的不断的冲突，它们的摆来摆去可能便是人生的节奏：一方面占有和保卫的本能，惟恐失去它拥有的东西，把它抓牢不放，忐忑不宁地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扩张的本能，追求改变狭小的昨天的封套，不断地试图冲破阻碍，高喊‘前进！往更远处！到更高处！’每一个扩张的时代之后都有一个紧缩和倒退的时期。然而这个倒退有利于新的跃进。于是，又向前进！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人类被反动势力大大地拉向后退之后，正要向未来飞跃。目前，他的强健的发展正到处都受着像浑身竖立着大炮和利刃的魔兽的甲冑一样坚硬的民族障壁的辖制。然而到处都感到同样的窒闷，感到同样的生存所需要的解放、呼吸，向更加辽阔的远方展望。要更多的空气！更多的兄弟情谊！……这是白昼的巨浪在奋起向黑夜进攻。

我认为是那些欧洲人中的一个，他们在深渊的最深处看到了人类被推动向上飞跃。

关于那场把各国人民投进远古的仇恨的深渊的战争，极少数的人抱有对于人类的信念，他们只能把自己的信念托靠给自己的信心。环绕着他们的是疯狂的否定、谩骂和威胁。他们好像是孤立的，只有那些自以为是以民族的名义说话的人（坏的领袖、政府和报人）把他们

叫做民族的敌人。

不，他们不是孤独的！我们在任何时候从来就不是孤独的，甚至在我们自认为是那样的时候。只要有几个声音透过相互的厮打，就能够从一方面，然后又从另一方面，从方方面面响起同样的兄弟的呼声。让我来告诉你，当我在旋风刮得最紧的时候，看到地球各处有着千百个没有动摇的弟兄的时候，我是如何的激动。是的，在国家混战，互相伤残的时候，从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就有真正的人组成的人群，人的群体，他们的信仰是人的统一超越种族或民族的感情，超越宗教的信仰之上。这个激动人心的发现是无限重要的，当时的首脑们极力掩盖它，因为他们知道，假若这个环球的人群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假若他们团结起来，有什么事办不到呢？

又是什么妨碍着它呢？为什么它还没有团结起来呢？是因为政治的国界吗？是由于经济的障碍吗？是由于外交的障碍吗？无疑这些都是物质的妨碍，然而它们不足以限制精神。人神能够凭借书籍、说教在思想革新的时代，在宣讲宗教和革命的时代跨越更大的障碍。

重要的障碍是语言，是语言的众多。这个由弟兄组成的强大的人群，就像犹太人那样，洒遍全球。就像犹太人那样，没有统一的语言，不能够重新团聚，联起手来。它的成员不能互相了解。他们不能相互认识。假如这些弟兄在一处聚会，他们彼此不能相认，因为他们没有共同的相互了解的工具。不能相互了解的悲剧！有多少的努力白白地浪费了呀！每一个种族的人群都有同样的热切的追求，往往有同样的发现，尽管如此，一些人的精神的斩获，用那么多的奋斗和尝试的代价获得的东西对与其他的人却等于零。因为它们在那些说着关于他们的语言之外的人们之外是不被人知晓的。同样的工作被别的人无尽无休地重复着，因为它们不知道别人的作为。因为没有连结大家的统一的语言，那些以隔离人们和他们的对头为生的国家、阶级、民族，小心翼翼地保存着造成人间混乱的半截子的巴别塔，千百年来在这座人们吃力的巴别塔里，不知道耗去了多少的精力。

人类就像古代角斗士一样，各国人民在黑夜里盲目地你推我搡，互相毁灭没有尽头——谁要想把人类从这个没有尽头的圈圈里拉出来，就得取得、打造解放的工具，那就是国际语。”

——引自 1921 年巴黎出版的《人类的发展》一书的第 3 卷

“语言在成为推理的手段之前，它是行动的手段，是人类使用的最有效的行动的手段之一。”喏，意识到自己的命运的新的人类的首要行动，现在和将来都应该是采用大家共同的语言。它是它伸出的找到了所寻求的手的手，它是心灵的握手，是它们的团结合作。总的说来它那个希望创立并且在创造着自己的伟大群体的生命本能的自发的创造，它在建立未来的社会。在所有人类的革命之中，环球语言同时是最平和和最活跃的，最没有武装的和最为有效的。它比政治革命要深刻得多。因为它不仅改造社会的框架，它更改造人的精神。它不知道它是载着新的信念，新的上帝，也就是人类的车子。正如古老的使徒约翰所说的：“道在万有之初就有了的，道与上帝同在，道即上帝。”喏，这个举着新信念的旗帜的道，拿着人类联合的刀剑是已经有的，它就是永享盛名的，那个怀着对人类的爱和传教士的热情要把被驱散的同道们重新聚合在一起的人间天才柴门霍夫的创造。世界语的创造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柴门霍夫，和所有真正的天才那样，柴门霍夫不是非自然的语言和运动的发明者，而是一位明察并准确地解释了培育着当代人类的巨大需要和模糊的无法抗拒的向往的先驱——那个是破壳而出的蛹。世界语闪电般的成功不仅在于它打造的工具好，而且因为它出现在恰当的时刻，让大地上成千上万的被驱散了的，暗地里等待着使大家团结起来的火的信号的人们行动起来。

人们徒劳地否定它的成功，贬低它的价值。（就像席勒所说的）“永恒的昨天”的卫士们，那些从永恒不变和先验论捞取好处的懒汉们，徒劳地声称，完全人造的语言，不是由民族盲

目地产生而是有意识地、理智地创造出来的语言，是不可能的，荒谬的。他们这不过是证明了自己对于我们欧洲大多数语言的形成的条件的无知。光荣的米歇尔·布莱尔在抨击那些把语言的发展比作植物和动物的生长的懒汉们时，相反地把我们印欧语言的形成比作人的意志由于主要的需要而创建的，后来又根据新的需要而中途修改了的由人的理性预先想好了的“巨大而古老的政治机构”。而我前面提到的温德里斯甚至指出，有时候在像现代法语这样美好的语言的形成过程中，专断起着主导的作用，现代发育的语法是在 17—18 世纪，按照古希腊或拉丁语的语法模式创建起来的，它所依据的原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门徒们把自己渊博的学识强加给了老百姓的灵魂……那些极力赞美民族语的人们，又有什么权利指责国际语是非自然的语言呢？它不过和别的语言一样是经过思考的意志的作品，不过与其他的语言一样，是社会的需要、人类进步的迫切需要的表现而已。人们还可以说，这儿的运动不是安排在学者们的学院里的，学者们不同一般公众商量私下里制定句法、词汇，而公众也往往不听他们那一套（多少世纪以来，各国就有学者们的语言和平民百姓的语言），相反地世界语一开始就让大家试验，让大家表决，大家在实践中一起为它合作，这是对国际语有好处的。

为什么来做不必要的迟到的辩护呢？国际语是存在的。它在行进中考验它的运动。现在它正发展到全世界。现在一个新的人类正像米开朗基罗的亚当一样正在醒来。他半撑起身子，感到了自己的力量和欲望的咆哮。他们在群集。他们要说话。他立刻要讲话……——让他讲吧，让他的被束缚压迫的意志迸发出自由解放的呼声吧！让千百万胸膛迸发出欢乐如歌的言语吧：“千百万人拥抱吧！”“Seid umschlingen, Millionen! Diesen Kuss der ganzen Welt! Brüder!...”（千百万人啊！这个吻是给全世界的！弟兄们！）

“德国和法国的弟兄们，让我们互相拥抱吧！”

——引自 1922 年罗曼·罗兰给全世界超民族协会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大会写的一篇贺信，原载《超民族评论报》1922 年 8—9 月号。罗曼·罗兰应邀主持了这次大会

#### 图温 JULIAN TUWIM (1894—1953)

波兰作家，诗人

“1909 年 9 月我结识了世界语，1910 年 1 月我便能完全自由地说、写和阅读世界语了。事情很简单。”

“从我的世界语生涯的开头，使我着迷的并不是我们亲爱的语言的实用，而是伴随语言和世界语主义的目的降生的团结和谐的美好的理想。这当然不是说我否定世界语的实际应用，完全不是的。我的世界语生活的目的永远是让世界知道最优美丰富的诗歌。我只是想说，除了使用的目的，世界语还有很美好的理想。”

——引自 1959 年出版的《波兰世界语者》第 3—4 期合刊

#### 秋田雨雀 (1883—1962)

日本戏剧家、儿童文学家

“对于无论何种青年男女，我都无条件地推荐学习世界语。我确信：世界语是一切青年男女走向正确的宇宙观，正确的社会观之门户和路标。”

——引自徐沫著《世界语新论》，新知书店 1936 年第二版

“世界语的未来在于东方。”

“世界语把我完全改造了。我感觉着有了世界语我才得救，成为明朗而生气勃勃的世界人。”

——引自《世界》1933 年第 7 期

#### 威尔斯 HERBERT G. WELLS (1866—1946)

英国作家

“柴门霍夫是国际理想主义的最高尚的人士之一，他是犹太民族给予人类的自然馈赠。”

——引自 1918 年纪念柴门霍夫的贺信

**珂希多夫斯基 ZENON KOSIDOWSKI (1898—)**

波兰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

“我是在年轻的时候热衷于世界语的。我被它优美和谐的语音、结构简单的语法和它的容易学习吸引住了，还有它给被语言分割的人类展开的政治和文化接近的幻想的远景。

有一段时间我学习了并且还能比较流畅地阅读世界语。遗憾的是战争的风暴，必须用更多时间从事学习和社会生活，我终止了世界语的活动。现在我很后悔。我在年轻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它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面临着氢弹对于世界的威胁，每一个有教养的人不可能不明白，世界语对于和平能够起到的作用。”

——引自 1963 年《波兰世界语者》第 4 期

**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

印度作家、诗人、诺贝尔奖获得者

“它（世界语）是一个有着伟大的前途的伟大发明。它将会如我所希望的，渐渐取得必要的丰富来创造活的文学。”1926 年 11 月 1 日。

——引自维也纳世界语博物馆资料

**埃尔卡斯提 CARLOS SABAT ERCASTY**

乌拉圭作家，乌拉圭文学科学院院士

“我很小的时候学习了世界语，当时好像乌拉圭还没有人知道它。我看到它体现了我们时代的环球精神在如何地发展。它得和特权民族的大民族语的自私自利斗争。我认为它将在自己的道路上取得胜利，因为它是好的。世界语不要灭亡别的语言，而是要同它们合作。人类将这样来统一、连结自己的追求和理想。世界语有其生存并且胜利的道理。”

——引自维也纳世界语博物馆资料

**莱尼斯 JANIS RAINIS (1865—1929)**

拉脱维亚作家、诗人

“小的民族——包括我们在内——应该像对于精神交流的普通手段那样，给世界语更多的关注，特别是工人阶级应该对它格外地关注。世界语应该在所有学校里教授。”

——引自 1928 年里加出版的《回忆与游记》

**海伦·凯勒 HELEN KELLER (1880—1963)**

美国女作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我认为世界语对于我的同命运者是个伟大的希望。对于我们失明失聪的人最早最好的援助会来自我们自己的队伍，我们越能勇敢地越过一切国界，就会得到越大的帮助。为了进行超国家的相互了解，人们需要超民族的语言以避免翻译的麻烦。在盲人的圈子里，世界语者的人数在增长。”

——引自奥地利《Die Fulche》杂志

**爱罗先珂 VASILIJ JAKVLEVI ERO ENKO (1889—1952)**

苏联盲诗人、童话作家

世界上开化的国民对公用语言的需要，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对于有这种思想的人，这是很清楚的事情，也就是说，没有一种公用的语言，人类将不能更顺利地前进。因为我们的文明现在已经到了这一阶段：没有一种公用语言而想更快地前进，是绝对不可能的。

为了这一事业，高尚的人道主义者开始从事国际语的创造。因为它是完全中立的，任何国家都可以采用。世界语的诞生就是这一工作的结果。

世界语比任何国家的语言，都百倍的容易，千倍的完美。成千成万关心人类幸福的高尚的人们，都喜悦地从事着这一新的国际语的研究、宣传工作。

——引自 1922 年《公用语文必要》

**高尔基 MAKSIM GORKIJ (1868—1936)**

俄罗斯作家

保守派顽固地说世界语是乌托邦。真实的发展着的现实在一点一点地，然而越来越有力地推翻保守派的意见。

40 年前，许多人认为电力是歪门邪道，疯狂的乌托邦；20 年前，人们还把飞行、电话也当做是乌托邦，可是人们的大脑把乌托邦变成了现实；人们还把无线电报当做是有病的头脑的梦魇。人的不知疲倦的头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总是在不断地在与大自然的神奇力量的斗争中继续有新的发明创造，来解决越来越乌托邦的，越来越奇幻的问题。全世界的著名科学家们正在自己的实验室里从事研究中世纪关于“点金石”和“长生丹”的乌托邦。

我们的文化雄辩地证明，人类最勇敢的领袖们实现了许多狂想，而且往往那些无谓的想法却形成了科学工作的假说。

现在成千成万的人正在联合起来实现乌托邦……恰恰现在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际共同语。

我们在干好事，我们干得不坏。国际无产阶级对于共同语言的需要是建立在同一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的目的之上的。我认为世界语是一个健康的完全能够发展的国际语的胚胎。现在世界语就拥有了相当丰富的文学，而且人们在对于它的理论成功地进行工作。如果人们能给它吸引来一些语言科学家论证人类是需要统一的，这项工作将会更加顺利更加迅速地大步前进。有人说：“语言不能人工地发展。”

我不是世界语者，然而我知道，这个人工语言在迅速发展，变成了完全是自然的语言，因为它符合现代人发明或创造大家都能了解的语言的需要。

1910 年我的熟人阿列克塞·塞苗诺维奇·雅库茨基游历了整个欧洲，除了世界语他不懂别的欧洲语言。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这种“人工”语言推广的程度，而几乎在所有大一些的欧洲城市他都找到了世界语者的组织、刊物和文学。

我们来到了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觉得没有文化的人好像是我们的敌人，阻碍着文化的发展进步。为了文化的胜利我们在进行革命，失去我们理性的力量，为了我们的目的而奉献个人的自由和生命。

人们能够否认共同的语言会给大家在文化的发展上给予有力地推动吗？

人们不能对此进行争议。所以人们应该承认创造并发展这种语言是必需的。

——引自 1919 年在人民教育委员会所做的关于国际语问题的辩论《世界语是乌托邦吗？》，原载苏联大百科世界语社出版的《世界语的事实》

创造供所有人使用的共同语的愿望是人们的狂想之一，它过去、现在和将来总是为按照人的意志的世界组织的出现和人的能力的无限发展而服务的。

人类的劳动大众能说一种语言就能更快地明白他们的利益的一致性，这是无可争辩的。



反对世界语的人说，它是人工语言，而语言是不能人造的。我不知道当人感到需要用词语说话时怎样地创造了语言；我觉得关于语言的来历的学说没有就此过程给予满意的解释。我觉得人有说话的权力谈论我们称之为“文化”的，那个由科学技术、艺术、言词构成的人的第二天性的——一切使我们脱离了动物的概念的东西——一切的一切都是“人造的”。调羹也和刀子、靴子、车辆、小舟、轮船、汽车、书籍、音乐、图画一样，都是人造的。

人，作为动物，自然要用手捧水喝，赤身裸体，发出叫声，而想象出普罗米修斯、浮士德、堂吉珂德则完全不是自然的。

我们生活在用我们的理智和想象力和意志创造出来的东西、房舍和城市之中，使得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愉快。如果人类感到有使用一种语言的必要，这也是办得到的。地球上的一切都是靠我们的意志、想象和理性创造出来的。人必须对自己说：我一切都行。在劳动和创造的领域里不用害怕胆大妄为。人类最伟大最奇妙的创造是科学、艺术、技术。第一项、第二项和第三项纯粹是疯狂的。1928年2月6日于意大利索伦托。

——引自高尔基写给苏联世界语联盟白俄罗斯分会的信。该会为庆祝高尔基创作生活35周年选举他为该会荣誉会员

“为全人类创造统一语言的目的应该算是勇敢的创举之一，这种创举是人类所向往的合理性所允许的世界组合的最好的同盟军。

劳动者们无疑会更快地理解，他们都讲一种语言有什么共同的利益。”

——引自1928年6月莫斯科出版的《信息报》第24期

### 康斯坦丁·鲍斯托夫斯基 KONSTANTIN PAUSTOVSKIJ (1892—1968)

苏联作家

“可是用这种语言在各国出版了许多刊物。我对于其中愿意用世界语通信的人的栏目发生了兴趣。我仿照付措夫斯基的例子开始和英国、法国、加拿大甚至乌拉圭的一些世界语者通起信来。我从基辅给他们寄图画明信片，交换到了格拉斯哥夫、爱丁堡、巴黎、蒙得维的亚和魁北克的明信片。后来我又改变了我的通信。我请求人们给我寄作家的肖像和画报。于是我得到了一位年轻的英国医生从曼彻斯特寄给我的拜伦的漂亮肖像和雨果的肖像。雨果的肖像是一个法国姑娘从奥尔良寄给我的。她很好奇，提了许多问题，问俄罗斯东正教的牧师是不是穿金线织的衣裳，所有俄罗斯的军官是否都讲法语。”

——引自1956年出版的《遥远的岁月》

### 路易·棱 LUDWIG RENN (1889— )

德国作家

“世界语文学已经相当丰富。有许多有价值的民族语的作品翻译成了世界语，世界语的文学原作也吸引了许多作家用它来创作。还有一层，因为民族语的文字构造很难，限制了许多有才华的人进行创作。而世界语仿佛是一种诗的语言，提供了另外的前景。”

——引自1932年莫斯科出版的《新阶段》第1期

### 蔡尔科夫斯基 CANKO CERKOVSKI (1869—1926)

保加利亚作家、诗人、教育部长

“我相信世界语会有光辉的未来，因为我坚信人类将会意识到它的用处。”

### 噶尔特尼 TI KA GARTNI (1887—1937)

白俄罗斯作家、诗人，戏剧家

有些人认为世界语是人工语言，没有生命力，预言它将灭亡。然而我觉得它是值得大力关注的第一个相当成功的国际语。它已经生存并且发展了数十年的事实是对它的敌人的回答。为了它不断地成长、发展和应用，我做了它的信徒。

——引自 1969 年明斯克的《白俄罗斯世界语者会刊》

## 四、外国科学家论世界语

**卡斯特莱尔 ALFRED KASTLER**

法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

法国谷维勒世界语文化中心的名誉主席卡斯特莱尔，通过他的导师著名物理学家和热心的世界语者科顿教授了解世界语。

——引自 1968 年《法国世界语者》第 251 期

**吕米埃 LOUIS LUMIERE (1864—1948)**

法国化学家，电影机的发明者

“我相信世界语的普遍应用会给国际关系和世界和平的实现带来福音。”

——引自维也纳世界语博物馆资料

**齐奥尔科夫斯基 KONSTANTIN CIOLKOVSKIJ (1857—1935)**

俄罗斯科学家、发明家、航天学的先驱

“当然世界语是所有人人工语当中最好的。简单的字母表，令人赞叹的容易的语法，构词的丰富使它的创造者万古流芳。”

——引自 1934 年写给 M·I·波波夫的信，原载 1962 年莫斯科出版的《齐奥尔科夫斯基》

**伯特劳 DANIEL BERTHELOT (1866—1927)**

法国科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

没有哪儿比科学方面能够更加清楚地表明共同语的需要了。没有哪一种活的语言能够担任这个角色。不论采用哪一种民族语作为国际语都意味着不仅是给与它科学上的优势，而且还有经济上的优势，这是其他民族所永远也不能接受的。而所有学习了世界语的人都知道，这个语言是这么简单，逻辑，能够满足一切可能的需求。

最好各国的科学家们用他们的威望在私人的组织里、商会里、技术联盟里以及公家的组织里支持世界语运动。我们支持科学和思想领域里的联合，支持社会和知识的交流，我们就在人类消除仇恨、冷漠、错误方面的最佳创作的合作中得到满足。

——引自 1949 年蒙得维的亚《各界名人论世界语》

**何维锡 GYULA HEVESI (1890—1970)**

匈牙利科学家，匈牙利科学院副院长

“不论是为了加强各国人民的联系还是为了它能够便利和加速文化成果的普及和国际的发展，推广世界语是非常有用而且重要的。我认为人们应该签署国际的协定，在所有中学里教授世界语，虽然不作为必修课程。”

——引自 1970 年《匈牙利世界语者》第 4 期

### **波维特 DANIEL BOVET**

瑞士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

波维特能流利地讲世界语。他的父亲皮埃尔·波维特博士是日内瓦卢梭研究院的院长，其基地用世界语从事教育活动。

——引自 1958 年《波兰世界语者》第 2 期

### **罗斯坦德 JEAN ROSTAND (1894— )**

法国生物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

“推广世界语也就是在为知识的传播和各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而工作。人类的团结统一需要有共同的语言。我个人觉得人们用世界语联系的时间不远了。”

### **迪塞尔 RUDOLF DIESEL (1858—1913)**

德国科学家，柴油发动机的发明者〔HT5SS〕

多年来我本人就对世界语感兴趣。这个天才的简单而构造合乎逻辑的国际语有为最大多数人民接受的条件，它将和那些主要的语言自然联系而继续存在下去。

我从工程师的观点对待这个语言，我着眼于节省精力……世界语的目的是省时、省力、省钱，并且加速和简化国际关系。

从这个观点来看，还有人反对引进这个对人类如此有益的语言是令人费解的。我认为对于和平和文化来说，采用世界语是非常需要的。

——引自 1913 年出版的《Das Esperanto ein Kulturfaktor》

### **费尔斯曼 ALEKSANDR FERSMAN 1883—1945)**

苏联科学院主席

世界语是创造各国人民的人造共同语的最严肃的尝试。广大的人民群众是科学继续繁荣的力量源泉，全世界的科学家们面对着他们急需的联合统一，应该把世界语当做加强和扩大这种联合统一的道路而对它表示欢迎赞赏。

——引自维也纳世界语博物馆资料

### **科顿 AMIE COTTON (1869—1951)**

法国物理学家

“我参加过 8 次世界语大会，我可以肯定，来自非常遥远的国家的世界语者能够很好地互相了解。……而另一方面我多次参加过科学大会。人们需要有勇气承认，除了少数真正熟练地使用多种语言的人以外，互相了解十分困难，而人们往往不懂装懂。人们往往不用作者本来的语言提供论文择要。而这些不是由作者本人所作的择要往往不能准确地表述他的思想，而值得强调的是，这些择要往往是用一种并非大家都懂得的语言写的。更明显的是这种现状，即使对那些知道这些大会远离他们的目标的特权分子，也要浪费许多时间和工作。”

——引自 1954 年拉本纳博士所著《国际语》

### **施特恩费尔德 ARIE TERNFELD**

俄罗斯科学家，人造卫星之父

“我从学生时代就对世界语运动十分感兴趣。那时候我甚至想参加在赫尔辛基召开的国际世界语大会，但是由于非我本人的原因中间受阻。后来我开始在法国读书的时候，还得在雷纳企业打工挣面包，在那多语言的环境里我更加感到有必要采用一种共同语言作为人与人

之间的互相了解的附加手段。要说到我在语言方面的经验，我得说说我在 1935 年到了苏联以后的事。我不懂俄语，在两年里我得用法语撰写我的论文，人们再把它们逐字逐句地翻译成俄语。虽然今天我能阅读 11 种语言的专业文献，我的论文翻译成了 31 种语言，我仍然完全相信并且我要强调，世界语对于传播科学信息和对科学家之间的交际是特别需要的。为很多的科学工作所迫，我不得不中断了我的世界语活动，然而我觉得我仍然和这运动联系在一起。我以全人类文化和世界和平的名义祝愿世界语继续成功地发展。”

——引自 1964 年 9 月 6 日华沙电台的访问记

### **格罗什科夫斯基 JANUSX GROSZKOWSKI (1898—)**

波兰物理学家，波兰科学院院长

“……从教育的观点看，我认为（在学校里）教世界语是对头的。世界语被认为是一种获取文化知识、传播人道主义思想以及促进各个地域之间的友谊和密切多种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工具。我了解世界语，它是国际语，是语法简单、构词简便合乎逻辑而且词汇大部分国际化了的语言。

多年以后重新接触了世界语更加激发了我对于这个语言的兴趣，我将尽可能地关注世界语的发展和世界语者们取得的成就，*dezirante al ĉiuj verdstelanoj sukcesojn kaj rapidan disvasti on de Esperanto.*（祝愿所有绿星战士成功，世界语迅速推广。）”

——引自 1964 年在华沙出版的《波兰杰出知识分子论世界语》

### **奥尔图泰 GYULA ORTUTAY**

匈牙利科学院院士、匈牙利科普学会主席

“世界语不仅是一种语言，而且在我们这个沸腾的、沉重的、充满战争危险的时代也是一个不可估量的光荣的目的和理想。它也是为了各国人民间的友谊、和平和有效地促进加强和平的最好的手段。世界语是美丽的语言，而且语言学家们认为是容易的语言。它不仅能够满足所谓旅游的交往，而且能够最细腻最忠实地翻译包括匈牙利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作品。它的无比的优越性在于它是人类的共同语，它超乎民族利益之上，地球上所有的居民都能够觉得它是自己的语言。”

——引自 1969 年 7 月 6 日在斐拉市夏季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 **蒂博斯基 BENEDYKT DYBOWSKI (1833—1933)**

波兰生物学家

“世界语翻译的民族语诗歌以及原作诗歌的尝试，还有各种内容的科学作品的译文证明，世界语可以和民族语竞争，因为它能够表现最细微的感情，最高尚的思想，最复杂的科学问题和伟大哲学家黑格尔的最艰深的哲学思想。”

——引自 1928 年《波兰世界语者》第 6 期

### **福克斯 THEODOR FUCHS**

奥地利科学院院士

“所有人们对于国际语要求的条件，世界语都具备了，甚至还超过了。最简单、构造最合逻辑、表现清楚明确、无限发展和与时俱进的能力是它的主要品质特征。此外还要加上它声音的优美，以及它非常容易学。”

——引自维也纳国际世界语博物馆资料

## ☆第四部分

### 中外世界语组织一览

(排序不分先后)

#### 一、中国省级世界语组织及联络人

#####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

100037 北京市百万庄路 24 号, 于涛同志

电话: 010-68326682 传真: 010-68321808

##### 1、北京市世界语协会

100101 北京市 9724 信箱, 王彦京同志

##### 2、天津市世界语协会

300162 天津市河东区万新村 5-21-1-501, 韩祖武同志

##### 3、上海市世界语协会

200020 上海市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上海社联外事处, 汪敏豪同志

##### 4、重庆市世界语协会

400010 重庆市八一路 168 号 1511 房, 袁爱林同志

##### 5、福建省世界语学会

350001 福建福州市古楼区秀冶里河沿斗东路 12 号联滨楼 4 层福州世界语学校, 陈德敏同志

##### 6、山东省世界语协会

250100 山东省济南市山东大学外语学院, 刘晓骏同志

##### 7、内蒙古自治区世界语协会

010057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呼铁局后院 1 号高楼 36 号, 李森同志

##### 8、辽宁省世界语协会

110036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刘正坤同志

##### 9、山西省世界语协会

030006 山西省太原市 171 信箱, 李江湖同志

##### 10、陕西省世界语协会

710043 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建工路 8 号, 王天义同志

##### 11、河北省世界语协会

05005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南大街 195 号省审计厅, 王庆宇同志

##### 12、吉林省世界语协会

130021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83 号吉林省戏曲学院，张吉平同志

13、浙江省世界语协会

310003 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 135 号 5 楼杭州民进市委，李忠民同志

14、江苏省世界语协会

210093 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大学外语教学部，崔建华同志

15、安徽省世界语协会

230061 安徽省合肥市图书馆，凌波同志

16、河南省世界语协会

450003 河南郑州市金水路东段河南中医学院 7 楼 13 号，张昊光同志

17、湖北省世界语协会

430070 湖北省武汉市付家坡梅苑小区 301 栋，彭争鸣同志

18、广东省世界语协会

510260 广东省广州市晓港中马路 132 号，黎炜焯同志

19、广西壮族自治区世界语协会

530001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广西师范学院政治经济系，韦小鸿同志

20、云南省世界语协会

650000 云南省昆明市和平村 20 幢 1 号信箱，袁宏宇同志

21、甘肃省世界语协会

730060 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兰炼福利区 1105 楼 261 号，鲍进才同志

22、青海省世界语协会

810001 青海省西宁市昆仑路西山一巷 3 号 5 号楼 1145-03 信箱，贾文德同志

23、宁夏回族自治区世界语协会

750001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凤凰北路 29 号宁夏区科协学会部，黄发平同志

2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世界语协会

830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扬子江路 23 号道路运输管理局，刘晓哲同志

25、海南省世界语协会

570208 海南省海口市海甸二东路 3 号 3 楼，海南广安药业有限公司，刘伯华同志

26、贵州省世界语协会

558000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政协，龙致光同志

27、四川省世界语协会

610072 四川成都市光华村街 43 号省委党校 183 信箱，宁守仁同志

28、黑龙江省世界语协会

150076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新阳胡同 2 号 121 信箱，杨延本同志

29、江西省世界语协会

330029 江西南昌市北京东路 339 号南昌大学环境工程系，弓晓峰同志

30、湖南省世界语协会

410000 湖南省长沙市五一中路新富城富裕阁 8 楼 10 号，刘铁山同志

31、大连市世界语协会

116011 辽宁省大连市西港区唐山街 24 号，大连金科磁卡科技公司，耿力研同志

32、厦门市世界语协会

361006 福建省厦门市南山路 239-102 室，黄长青同志

33、深圳市世界语协会

518003 广东省深圳市翠华花园 7 幢 7C，杜寿河同志

34、青岛市世界语协会

266071 山东省青岛市香港中路 11 号 717 室市委外宣办，魏兵同志

35、宁波市世界语协会

315000 浙江宁波市华楼街 78 号世信办公设备有限公司，贾奕名同志

36、香港世界语协会

香港火炭地街国际工业中心 15 楼 M 室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镇金桥花园 14 栋 3009D 座，李仁芝女士

37、台湾世界语协会

Lin Wenrong (林文荣), Jingping Lu 989-4-18-2, TW-235-49, zhonghe, Taipei, Tajvano 电话:+866-8-732-6334 传真: 732-0579

网址: <http://www.geocities.com/tajvano>

## 二、各国家级世界语组织

1.Albana Esperanto-Ligo (阿尔巴尼亚世界语协会)

p/a prez. Agim Peraj, Shengjin, Lezhe; tel.: 05322068 (ptm). Membr.: 152. Eld.: La Ponto. Prez.: Agim Peraj.

2.Argentina Esperanto-Ligo (阿根廷世界语协会)

Calles 119 y 122, AR-H3700FTT Pcia. R. Saenz Pena, Chaco; tel.: (011) 4961-4302; retroŝto:

crispin@sp-ipci.com.ar. Membr.: 140. Prez.: Ruben Diaconu. Organo: Argentina E-evento (4 n-roj): p/a AEL. Libroservo: p/a AEL.

### 3.Armenia Esperanto-Asocio (亚美尼亚世界语协会)

str. Abovjan 3, AOKS, AM-375001 Erevan; tel.: (374 2) 56 45 14/58 12 41; telefakso: (374 2) 151 725; retpoŝto: bella.karapetian@wfp.org. Membr.: 86. Prez.: Lida Elbakjan. Organo: Armenio (4 n-roj): p/a Karine Arakeljan, str. Hangjan 33 ap.4, AM-375010 Erevan. Libroservo: p/a Aleksandr Hahnazarjan, II Nork Masiv 89 ap. 23, AM-375096 Erevan.

### 4.Aŭstralia Esperanto-Asocio (澳大利亚世界语协会)

6 Dorset Street, Semaphore Park SA 5019; tel.: (08) 82 42 14 60; retpoŝto: aaaa@uea.org; TTT-paĝo: www.esperanto.org.au. Membr.: 190. Prez.: Jennifer Bishop. Organo: Esperanto sub la Suda Kruco (6 n-roj): P.O. Box 643, York WA 6302. Libroservo: Esperanto Domo, 143 Lawson Street, Redfern NSW 2016; retposhto: aeal@uea.org.

### 5.Aŭstria Esperantista Federacio(奥地利世界语协会)

Margareteingurtel 100/11/2, AT-1050 Wien; tel.+telefakso: (01) 548 61 44; retpoŝto: aefw@uea.org. Membr.: 110 + 850 kolektivaj. Prez.: d-ro Hans Michael Maitzen. Organo: Aŭstria Esperanto-Revuo (4 n-roj). Libroservo: Internacia Esperanto-Muzeo, Hofburg, Michaelerkuppel, AT-1010 Wien 1; tel.: (01) 535 51 45.

### 6.Belga Esperanto-Federacio (比利时世界语联盟)

rue des 18, BE-6001 Charleroi; tel. + telefakso: (071) 43 14 13, retpoŝto: mardelforge@busmail.net. Membr.: 1013. Prez.: Flory Witdoeck. Libroservo: ĉe FEL.

### 7.Asocio Esperantista de la Respubliko Bjelorusio (白俄罗斯世界语者协会)

40 god Peramogi 6-2, BY-230026 Grodno; tel.: 6 6980.

### 8.Esperanto-Ligo de Bosnio kaj Hercegovino (波黑世界语协会)

P.P. 452, BA-71000 Sarajevo; tel.: (33) 441 482; telefakso: (33) 441 843; retpoŝto: kjak@bih.net.ba. Membr.: 100. Prez.: Kemal Jakupovic. Organo: Bosnia Lilio (1 n-ro): p/a ELBH. Libroservo: p/a ELBH.

### 9.Brazila Esperanto-Ligo (巴西世界语协会)

SDS-Ed. Venancio III, sala 307, Brasilia (DF); poŝtadr.: C.P. 3625, BR-70084-970 Brasilia (DF); tel.: (61) 226 1298; telefakso: (61) 226-4446; retpoŝto: bel@esperanto.org.br. Membr.: 1458. Prez.: Osvaldo Pires de Holanda. Organo: Brazila Esperantisto (4 n-roj): p/a BEL. Libroservo: p/a BEL.

### 10.Esperanto-Asocio de Britio (英国世界语协会)

Wedgwood Memorial College, Barlaston, Stoke-on-Trent, ST12 9DG; tel.: 01473 727221; telefakso: 01473 274531; retpoŝto: eab@esperanto.demon.co.uk; TTT-paĝo: www.Esperanto.demon.co.uk. Membr.: 598. Organo: EAB-Update (6 n-roj): Downham Reach Corrage. Nacton, Ipswich IP10 0LA. Libroservo: p/a EAB.



11. Bulgara Esperanto-Asocio (保加利亚世界语协会)

p.k. 66, Sofia-1000; tel.: (02) 22 33 47. Membr.: 140. Prez.: ingh. Petar Angelov Todorov. Organo: Bulgara Esperantisto (4 n-roj); p/a BEA. Libroservo: p/a BEA.

12. Ĉeĥa Esperanto-Asocio (捷克世界语协会)

p/a Pavel Polnicky, Lesni 150/VI, CZ-290 01 Podebrady; tel.: (0324) 615651; retroŝto: cea.polnicky@quick.cz; TTT-paĝo: www.kuk.cz/cea. Membr.: 1030. Prez.: ingh. Vera Podhradská. Organo: Starto (6 n-roj); M. Malovec, Bosonozská 15, CZ-625 00 Brno. Libroservo: p/a ĈEA.

13. Ĉilia Esperanto-Asocio (智利世界语协会)

Casilla 903, Curico CL-334-000-0; retroŝto: ceaa@uea.org; TTT-paĝo: esperanto.cl. Prez.: Ivan Mattig Catalan, [ivan@uea.org](mailto:ivan@uea.org).

14. Ĉina Esperanto-Ligo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

P.O. Kesto 825, CN-100037 Beijing; tel.: (010) 68326682; telefakso: (010) 68321808; retroŝto: cel@china-report.com. Membr.: 1144. Prez.: Tan Xiuzhu. Organoj: El Popola Ĉinio. TTT-paĝo: www.china-report.com; La Mondo (12 n-roj); p/a ĈEL. Libroservo: p/a EPC.

15. Dana Esperanto-Asocio (丹麦世界语协会)

Hallandsgade 6 4 , DK- 2300 Kobenhavn S; tel.: + telefakso: 32 54 93 54; retroŝto: dea@esperanto.dk; TTT-paĝo: ttt.esperanto.dk. Membr.: 209. Prez.: Kim J. Henriksen. Organo: Esperanto en Danio (5 n-roj); Frederik Eriksen, Finsensgade 10, DK-4800 Nykobing Falster. Libroservo: Ib Sunek r, Hojlundshusene 16, DK-3500 Vrlose.

16. Esperanto-Asocio de Estonio (爱沙尼亚世界语协会)

Raekojas plats 14, EE-10146 Tallinn; tel.: 6035272; retroŝto: esfa@uea.org. Membr.: 62. Prez.: Tonu Hirsik. Organo: Informoj de EAE (4 n-roj); Helve Leis, Karusmarja 2-1, EE-11215 Tallinn. Libroservo: p/a Virve Ernits, Mahla 65-1, EE-11215 Tallinn.

17. Filipina Esperanto-Asocio (菲律宾世界语协会)

P.O. Box 570, Cotabato City, Filipinoj 9600; retroŝto: [fea-filipinoj@mailcity.com](mailto:fea-filipinoj@mailcity.com).

18. Esperanto-Asocio de Finnlando (芬兰世界语协会)

Siltasaarekatu 15 C 65, FI-00530 Helsinki; tel.: (09) 715 538; retroŝto: eaf@esperanto.fi; TTT-paĝo: <http://www.esperanto.fi>. Membr.: 500. Prez.: Anna Ritamaki, annr@uea.org. Organo: Esperantolehti (6 n-roj); Aimo Rantanen, PL 2, 40801 Vaajakoski.

19. Unuiĝo Franca por Esperanto (法国世界语联合会)

Esperanto-France: 4bis, rue de la Cerisaie, FR-75004 Paris; tel.: 42 78 68 86 [R]; telefakso: 01 42 78 08 47; TTT-paĝo: www.esperanto-france.org. Membr.: 1001. Prez.: Claude Nourmont. Organo: Franca Esperantisto (11 n-roj); Herve Gonin, 29 bis rue de la Republique, FR-59662 Lambres-lez-Douai. Libroservo: p/a UFE.

20. Germana Esperanto-Asocio (德国世界语协会)

Immental-str. 3, DE-79104 Freiburg; tel.: (0761) 28 92 99; telefakso: (0761) 28 92 96; retpoŝto: GEA@esperanto.de, TTT-paĝo: www.esperanto.de. Membr.: 1600. Prez.: Andreas Emmerich. Organo: Esperanto aktuell (6 n-roj): d-ro Rudolf Fischer, Gustav-Adolf-Str. 2a, DE-48356 Nordwalde, tel.: (02573) 626, retpoŝto: aktu@uea.org. Libroservo: d-ro Wolfgang Schwanzer Buchversand, Pfr.-Seeger-Str. 9, DE-55129 Mainz; tel. + telefakso: (0 61 36) 4 62 32.

21. Helena Esperanto-Asocio (希腊世界语协会)

Aristidu 9, GR-105 59 Athina; tel.: (01)33 13 917. Membr.: 209. Prez.: Kostas Kiriakos.

22. Federacio Esperanto de Barato (印度世界语联合会)

5, Archana Corner, Salunkhe Vihar Road, Pune 411 048, Hindunio; tel.: 683 1566; telefakso: (20) 842 323; retpoŝto: helpo@vsnl.com. Membr.: 150. Prez.: d-ro Abdul Salam. Organo: Fenestro: p/a FEB.

23. Hispana Esperanto-Federacio (西班牙世界语联合会)

Calle Rodriguez San Pedro 13-3 0 -7, ES-28015 Madrid; tel. + telefakso: 91 446 80 79; retpoŝto: admin@esperanto-es.org; TTT-paĝo: www.esperanto-es.net. Membr.: 401 + 22 kolektivaj. Prez.: Miguel Angel Sancho Pardo. Organo: Boletin (5 n-roj): p/a Miguel Gutierrez Aduriz, Los Coteris 1-C 2-1, ES-39600 Muriedas; retpoŝto: liven@nexo.es. Libroservo: p/a Luis Hernandez, Apartado 119, ES-47080 Valladolid.

24. Hungara Esperanto-Asocio (匈牙利世界语协会)

pf. 193, HU-1368 Budapest. Stratadr.: Kenyermezo u. 2, HU-1081 Budapest; tel.: (1) 333-43-43; telefakso: (1) 268-03-06; retpoŝto: esperantohea@matavnet.hu. Organo: Letero (3 n-roj); Az Europai Unio es a nyelvi kerdes (4 n-roj): p/a HEA. Prez.: d-ro Gyorgy Nanovfszky. Libroservo: p/a HEA.

25. Esperanto-Asocio de Irlando (爱尔兰世界语协会)

9 Templeogue Wood, Dublin 6W; tel.: (01) 490 29 19; retpoŝto: esper@indigo.ie. Membr.: 63. Prez.: D. O hEalaithe. Organo: Nova Irlanda Esperantisto (4 n-roj): p/a EAI. Libroservo: p/a EAI.

26. Islanda Esperanto-Asocio (冰岛世界语协会)

Pk. 1081, IS-121 Reykjavik. Stratadreso: Skolavorustigur 6 B, 101 Reykjavik; tel.: 5527288; retpoŝto: esperant@ismennt.is. Membr.: 93. Prez.: Kristjan Eiriksson. Organo: La velo (neregula). Libroservo: p/a H. S mundsson, Godatuni 10, IS-210 Gardabr.

27. Esperanto-Ligo en Israelo (以色列世界语协会)

P.O.K. 22041, IL-61220 Tel-Aviv; tel.: (03) 6 91 69 46 [R]; telefakso: (03) 5 2304 70; retpoŝto: jshemer@attglobal.net; TTT-paĝo: www.esperanto.org/uk2000. Membr.: 170. Prez.: Josef Semer. Organo: Israela Esperantisto (2 n-roj): p/a ELI. Libroservo: s-ino Matilda Landau, 42 Nordau-bvd., IL-62597 Tel-Aviv; tel.: (03) 546 5649

28. Itala Esperanto-Federacio (意大利世界语联合会)

Via Villorosi 38, IT-20143 Milano; tel.: 58 100 857; retpoŝto: f.esp.it@infinito.it; TTT-paĝo: www.esperanto.it. Membr.: 1010. Prez.: Giordano Formizzi. Organo: L'Esperanto (9 n-roj): U. Broccatelli, via G. Brodolini 10, IT-00139 Roma. Libroservo: Cooperativa Editoriale Esperanto s.r.l., p/a IEF.

29.Japana Esperanto-Instituto (日本世界语学会)

Sinzyuku-ku Wasedamati 12-3, Tokyo-to 162-0042; tel.: (03) 3203 4581; telefakso: (03) 3203 4582; retpoŝto: jei@mre.biglobe.ne.jp; TTT-paĝo: www2s.biglobe.ne.jp/~jei/esperanto. Membr.: 1388. Prez.: Sibayama Zyun'iti. Organo: La Revuo Orienta (12 n-roj): JEI. Libroservo: JEI. Esperanto-Domo de Yatugatake: Nekredeble agrabla monta kulturejo kun biblioteko utiligebla senpage sub la jenaj kondiĉoj:

1. Skriba anonco pli ol unu monaton antaŭe; 2. Konsento de la komisiono pri la Domo. Kontaktadreso: JEI. Koresponda servo: konstante ĉe JEI.

30.Serbia Esperanto-Ligo (塞尔维亚世界语协会)

Terazije 42, YU-11000 Beograd; tel.: (011) 687 528; retpoŝto: seli@uea.org; TTT-paĝo: users.yubc.net/~esperanto. Membr.: 120. Prez.: Nebojsa Stankovic. Organo: InfoSEL (12 n-roj): p/a SEL. Libroservo: p/a SEL.

31.Kanada Esperanto-Asocio (加拿大世界语协会)

P.O. Box 2159, North Saanich B.C., V8L 3S6; tel.: (250) 656-1767; telefakso: (250) 656-1765; retpoŝto: dutemple@islandnet.com; TTT-paĝo: www.esperanto.ca. Membr.: 150. Prez.: d-ro Brian D. Kaneen. Organo: Lumo (4 n-roj). Libroservo: 6358-A, rue de Bordeaux, Montreal (QC), H2G 2R8; tel.+telefakso: (514) 272-0151 [R] .

32.Kolombia Esperanto-Ligo (哥伦比亚世界语协会)

Calle 7 A # 56-76, Casa 12, Cali, Valle; TTT-paĝo: www.geocities.com/kolombio. Prez.: Ruben Torres. Organo: Andaj Ondoĵ en TTT.

33.Demokrata Kongolanda Esperanto-Asocio (刚果世界语协会)

p/a Nsiangani Yuku, B.P. 7598, Kinshasa 1; tel.: 682 345 224; retpoŝto: dkea2000@hotmail.com. Membr.: 456. Prez.: Nsiangani Yuku.

34.Korea Esperanto-Asocio (韩国世界语协会)

1601 Kang Byeon Hanshin Core, 350 Mapo-dong, Mapo-ku, Seoul 121-703; tel.: (02) 717 6974, telefakso: (02) 717-6975; retpoŝto: keast@soback.kornet21.net; TTT-paĝo: www.esperanto.or.kr. Membr.: 250. Prez.: d-ro Lee Chong-Yeong. Organo: La Lanterno Azia (11 n-roj): p/a KEA. Libroservo: p/a KEA.

35.Kostarika Esperanto-Asocio (哥斯达黎加世界语协会)

Apartado 72-8000, San Isidro, Perez Zeledon; tel.: 771-1891, 771-3122, retpoŝto: esperanto@racsa.co.cr; TTT-paĝo: www.esperanto.co.cr. Membr.: 34. Prez.: Carlos L. Salazar Alvarado. Organo: Vivplene! (4 n-roj): KREA. Libroservo: p/a KREA.

36.Kroata Esperanto-Ligo (克罗地亚世界语协会)  
Kneza Mislava 11/III, HR-1000 Zagreb; tel.: (01) 46 17 550, telefakso: (01) 46 19 373; retroŝto: esperanto@zg.tel.hr, TTT-paĝo: pubwww.srce.hr/esperanto-kel. Membr.: 250. Prez.: prof. d-ro Dalibor Brozovic. Organo: Tempo (4 n-roj): KEL. Libroservo: KEL.

37.Kuba Esperanto-Asocio (古巴世界语协会)  
Poshtfako 5120, CU-10500 La Habana. Stratadr.: Vista Alegre 264 e/ Juan Bruno Zayas y Luz Caballero, Vibora, La Habana; tel.: (7) 40 1364, 40 4484, telefakso: (7) 33 8729, retroŝto: kubesp@mail.infocom.etecsa.cu, kubesp@ip.etecsa.cu; TTT-paĝo: www.infocom.etecsa.cu/esperanto/Afuera\_esp.htm. Membr.: 100. Prez.: Maritza Gutierrez. Organo: Avanco (3 n-roj): p/a KEA.

38.Latvia Esperanto-Asocio (拉脱维亚世界语协会)  
p.k. 150, Riga LV-1050; tel.: 7614310. Membr.: 100. Prez.: Alida Zigmunde. Organo: Latvia Esperantisto (6 n-roj): p/a LatEA. Libroservo: p/a LatEA.

39.Libana Esperanto-Asocio (黎巴嫩世界语协会)  
B.P. 90-931, Jdeideh; tel.: (1) 251 806; telefakso: (1) 894 941. Prez.: prof. Salah Ghanem.

40.Litova Esperanto-Asocio (立陶宛世界语协会)  
ab.k. 167, LT-3000 Kaunas. Stratadr.: str. L. Zamenhofo 5, LT-3000 Kaunas; tel.:(7) 208 503, 205 491; telefakso: (7) 228 616; retroŝto: irenaa@takas.lt; TTT-paĝo: www.is.lt/LEA/home.html. Membr.: 1100 + 32 kolektivaj. Prez.: Povilas Jegorovas. Organo: Litova Stelo (6 n-roj): p/a LEA; tel.: (7) 209 083; retroŝto: litovastelo@takas.lt. Libroservo: p/a LEA.

41.Luksemburga Esperanto-Asocio (卢森堡世界语协会)  
1, rue de Kehlen, LU-8394 Olm; tel.: 30 96 15; retroŝto: esper\_lu@geocities.com. Membr.: 101. Prez.: Brian Moon. Organo: LEA-informilo (4 n-roj).

42.Makedonia Esperanto-Ligo(马其顿世界语协会)  
P.f. 242, 1000 Skopje. Membr.: 45. Prez.: Sotir Taleski. Libroservo: p/a MEL.

43.Malajzia Esperanto-Asocio (马来西亚世界语协会)  
p/a Raja Zainal Abidin bin Zahid, 71 Jalan Setiakasih, Bukit Damansara, MY-50490 Kuala Lumpur; retroŝto: malaysiaesperanto@hotmail.com.

44.Malta Esperanto-Societo(马耳他世界语协会)  
P.O. Box 142, Valletta CMR 01; tel.: 892381; telefakso: 523071; retroŝto: maltaesp@global.net.mt; TTT-paĝo: maltaesp.hypermart.net. Membr.: 40. Prez.: d-ro Carmel Mallia. Organo: Mezmara Stelo (lauokaza): p/a MES. Libroservo: p/a MES.

45.Meksika Esperanto-Federacio (墨西哥世界语联合会)  
Apartado Postal 10576, Mexico D.F. MX-06000, DF. Stratadr.: Relaciones Exteriores 24, Col. Federal, Mexico D.F. MX-16700; tel.: 57 62 42 28, telefakso: 55 33 3914; retroŝto: mefa@uea.org;

TTT-paĝo: [www.esperantomex.org](http://www.esperantomex.org). Membroj: 20. Prez.: Leonora Torres. Organo: Ni chiuj (6 n-roj): p/a MEF.

46. Mongola Esperanto-Centro ( 蒙古世界语中心 )

p/a D. Ganbaatar, P.O. Box 91, Ulaanbaatar-28; tel.: 945647; retpoŝto: [mec-ganbaatar@hotmail.com](mailto:mec-ganbaatar@hotmail.com).

47. Esperanto Nederland (荷兰世界语)

p/a sekr. Ronald Bijtenhoorn, Carel van Manderstraat 1, NL-1964 RS Heemskerk; tel.+telefakso: (0251) 246159 [R] ; retpoŝto: [ened@uea.org](mailto:ened@uea.org); TTT-paĝo: [www.esperanto-info.nl](http://www.esperanto-info.nl). Membroj: 469. Organo: Fen-X (6 n-roj): Taxusstraat 7, NL-150AA Zaandam.

48. Nepala Esperanto-Asocio (尼泊尔世界语协会 )

G. P. O. Box 10518, Kathmandu; tel.: (1) 222985; telefakso: (1) 228194. Prez.: d-ro Keshav Ram Joshi, Ghen. Sekr.: s-ro Bharat Ghimire. Organo: Montejo (4 n-roj): p/a NEspA.

49. Norvega Esperantista Ligo (挪威世界语者协会)

Olaf Schous vei 18, NO-0572 Oslo; tel.: 22350894 [R] ; retpoŝto: [esperanto@online.no](mailto:esperanto@online.no). Membroj: 332. Prez.: Torstein Kvakland. Organo: Norvega Esperantisto (6 n-roj): p/a NEL. Libroservo: Eldonejo Esperanto: p/a NEL.

50. Nov-Zelanda Esperanto-Asocio (新西兰世界语协会)

P.O. Box 8140, Symonds Street, Auckland 1035; tel.: (09) 579 47 67; telefakso: (09) 579 6087; retpoŝto: [nzea@uea.org](mailto:nzea@uea.org); TTT-paĝo: [www.geocities.com/esperanto-nz](http://www.geocities.com/esperanto-nz). Membroj: 65. Prez.: Brad McDonald. Organo: Esperanto sub la Suda Kruco (6 n-roj): P.O.B. 643 York WA 6302, Australio.

51. Pakistana Esperanto-Asocio (巴基斯坦世界语协会)

Esperanto Markaz, Chowk Shahidan, P.O. Kesto 555, Multan; tel.: 061 548779, 511503; retpoŝto: [pkea@uea.org](mailto:pkea@uea.org); TTT-paĝo: [uea.org/pakesa](http://uea.org/pakesa). Membroj: 450. Prez.: Tariq Umar Chaudhry. Organo: Facila Esperanto (9 n-roj): p/a Amjad Butt, Esperanto-Domo, Lower Jhika Gali Road, PK-47150 Murree; tel.+telefakso: (051) 814329, 273243; retpoŝto: [facila-esperanto@hotmail.com](mailto:facila-esperanto@hotmail.com).

52. Perua Esperanto-Asocio (秘鲁世界语协会)

Apartado 23, Lima 18.

53. Pola Esperanto-Asocio (波兰世界语协会)

skr. poczt. 21, PL-44-101 Gliwice; tel.: (32) 232 60 35; telefakso: (32) 238 20 43; retpoŝto: [staman@ka.onet.pl](mailto:staman@ka.onet.pl); TTT-paĝo: [www.esperanto.pl](http://www.esperanto.pl). Membroj: 820. Prez.: mag. inĝ. Stanislaw Mandrak. Organo: Wydarzenia (12 n-roj): p/a PEA. Libroservo: p/a PEA.

54. Portugala Esperanto-Asocio (葡萄牙世界语协会)

Rua Dr. Joao Couto, 6 r/c A, PT-1500-239 Lisboa; tel.: 21 714 1359; retpoŝto: [ap.esperanto@netc.pt](mailto:ap.esperanto@netc.pt). Membroj: 160. Organo: Nia Bulteno (4 n-roj): p/a PEA. Libroservo: p/a

PEA.

55. Esperanto-Asocio de Rumanio (罗马尼亚世界语协会)

Bd. V. Parvan 4, RO-1900 Timisoara; tel.: (0256) 145 764; retpoŝto: a\_bute@hotmail.com. Membr.: 112. Prez.: mag. Aurora Bute. Organo: ES-TO (4 n-roj): OP-7, CP-1333, RO-1900 Timisoara; tel.: (0256) 293 071; retpoŝto: rumeja@cclub.autocom.ro. Libroservo: Str. Proclamatia de la Timisoara nr. 5, ap. 27, RO-1900 Timisoara; tel.: (0256) 293 071.

56. Rusia Esperantista Unio (俄罗斯世界语者联合会)

P.f. 57, RU-105318 Moskva; retpoŝto: esperanto@au.ru; TTT-paĝo: reu.da.ru. Membr.: 150. Prez.: G. Kokolija. Organo: REGO (10 n-roj): Pjatickoje sosse 45-105, RU-123310 Moskva. Libroservo: a/k 4716, RU-432063 Uljanovsk-63.

57. Singapura Esperanto-Asocio (新加坡世界语协会)

p/a Tanglin P.O. Box 663, Singapuro 912423; retpoŝto: seaa@uea.org.

58. Slovakia Esperanto-Federacio (斯洛伐克世界语联合会)

Sobotske namestie 36, SK-058 01 Poprad; tel.+telefakso: (092) 77 69 302; retpoŝto: vajs@pobox.sk. Membr.: 246. Organo: Esperantisto slovaká (4 n-roj): Katarina Bodnarova, Hlavna 63, 076 31 Streda nad Bodrogom; retpoŝto: martin.minich@fphil.uniba.sk.

59. Slovenia Esperanto-Ligo (斯洛文尼亚世界语协会)

p/k 1643, Tavcarjeva 2/l, SI-1001 Ljubljana; retpoŝto: janez.jug.@uni-lj.si. Membr.: 150. Prez.: mag. Janez Jug. Organo: Informoj (3-4 n-roj). Libroservo: p/a SLEL.

60. Srilanka Esperanto-Asocio (斯里兰卡世界语协会)

p/a U. Zeiter Perera, 197, Indivitiya Road, Hettigama, Ja-Ela.

61. Esperanto-Asocio de Suda Afriko (南非世界语协会)

75 Bronkhorst St. Groenkloof 0181, Pretoria; tel.: (012) 460 8767; retpoŝto: ossh@uea.org; TTT-paĝo: www.esperanto.za.org. Membr.: 54. Prez.: J. Cloete. Organo: Bona Espero (3 n-roj): J. Cloete. P.O. Box 2636, Cresta 2118; retpoŝto: jcloete@icon.co.za.

62. Sveda Esperanto-Federacio (瑞典世界语联合会)

Esperanto-Centro, Vikingagatan 24, SE-11342 Stockholm; tel.: (08) 34 08 00; telefakso: (08) 34 08 10; retpoŝto: sef@esperanto.se; TTT-paĝo: www.esperanto.se. Membr.: 1100. Prez.: Franko Luin. Organo: La Espero (6 n-roj). Libroservo: p/a SEF.

63. Svisa Esperanto-Societo (瑞士世界语协会)

Jurastrasse 23, CH-3063 Ittigen (Bern); tel.: (031) 921 44 59; TTT-paĝo: www.esperanto.ch/SES. Membr.: 170. Prez.: Bruno Graf, retpoŝto: bgra@uea.org. Organo: SES informas (5 n-roj): Claude Gacond, C.P. 5038, CH-2305 La Chaux-de-Fonds; tel.: (032) 967 68 55, 52 32; telefakso: (032) 967 68 29 (indiku: "Por Claude Gacond"). Libroservo: Kultura Centro Esperantista, C.P. 779, CH-2301 La Chaux-de-Fonds.

64. Tajlanda Esperanto-Instituto (泰国世界语学会)  
G.P.O. Box 1846, TH-10501 Bangkok; tel.: 266 42 76.
65. Tanzania Esperanto-Asocio (坦桑尼亚世界语协会)  
P.O. Box 14187, Att. Mr. Abubakar Matabaro Minani S., Dar-es-Salaam; tel.: 742 605576;  
retpoŝto: mimg@uea.org.
66. Unuigho Togolanda por Esperanto (多哥世界语联合会)  
B.P. 12096, Lome; tel.: 27 21 17; retpoŝto: esp.togo@cafe.tg. Membr.: 250. Prez.: Kokou Sagbadjelou. Organo: Alvoko (2 n-roj): p/a UTE. Libroservo: p/a UTE.
67. Ukraina Esperanto-Asocio (乌克兰世界语协会)  
p/k 35, UA-01133 Kijiv-133; tel.: (044) 2951701; telefakso: (044) 2952870; retpoŝto: volodimir-h@hotmail.com; TTT-paĝo: www.esperanto.org.ua/UkrEA. Membr.: 186. Prez.: Volodimir Hordijenko. Organo: Helianto (12 n-roj), Interalie (4 n-roj): p/k 26, UA-43018 Lucjk-18; retpoŝto: niko-helianto@yahoo.com. Libroservo: Volodimir Pacjurko, vul. Sadova 20m, UA-81100 Pustomiti, Lvivjska obl.
68. Urugvaja Esperanto-Societo (乌拉圭世界语协会)  
Casilla de Correo 1040, UY-11000 Montevideo; tel.+telefakso: (2) 200 7130; TTT-paĝo: ttt.esperanto.org.uy. Membr.: 30. Prez.: Alberto Barrocas.
69. Esperanto-Ligo por Norda Ameriko (北美世界语协会)  
P.O. Box 1129, El Cerrito CA 94530; tel.: (510) 653 0998; telefakso: (510) 653 1468; retpoŝto: elna@esperanto-usa.org; TTT-paĝo: www.esperanto-usa.org. Membr.: ch. 800. Prez.: Aleksandro Shlafer. Organo: Esperanto USA (6 n-roj): ELNA. Libroservo: ELNA.
70. Uzbeka Esperanto-Asocio (乌兹别克斯坦世界语协会)  
p/a E. Perevertajlo, ab.kesto 140, Poshtamt, UZ-700000 Tashkent; retpoŝto: uzea@uea.org.
71. Venezuela Esperanto-Asocio (委内瑞拉世界语协会)  
Apartado 47675, Caracas 1041A; tel.+telefakso: (0212) 662 9224; retpoŝto: veaa@uea.org. Membr.: 32. Prez.: prof. Jorge Mosonyi. Organo: Venezuela stelo (2 n-roj): p/a Andres Turrisi, Cen. Res. Puerta del Este, Torre Oeste, Piso 15 Apto. 153, Av. Madrid, La California Norte, Caracas 1070; tel.: (0212) 237 20 05. Libroservo: p/a VEA.
72. Vjetnama Esperanto-Asocio (越南世界语协会)  
105 A, str. Quan Thanh, Hanoi; tel.+telefakso: (4) 8 232 229; telefakso: (4) 7 338 214; retpoŝto: vpea@uea.org. Membr.: 610. Organo: Verda mesagho el Vjetnamio (4 n-roj): p/a VEA. Libroservo: p/a VEA.
73. Pakistana Esperanto-Asocio (巴基斯坦世界语协会)  
Informa Centro, 228 Lower Ma 11 Road, Murree-47150, Pakistano.

74.Irana Esperantista Junulara Organizo(伊朗青年世界语协会)

P.O.Kesto 17765-184,Tehran-17,Irano. Fakso:+98 021 363232

75.Korea Esperanto-Asocio (韩国世界语协会)

C.P.O. Kesto 4258, SEOUL 100-642 elektronika reto: keast@hitel.kol.co.kr  
keast@soback.kornet.nm.kr (Choe Taesok) Fakso:+82-2-614-5785 Tel:+ 82-2-614-5784

76.Indonezia Esperanto-Societo (印度尼西亚世界语协会)

Semarang, insulo Java,“Voĉo el Indonezio”

Jl.Tm Pringgodani dalam II No11 Krobokan RT 05-RW XI,SEMARANG

77.Vjetnama Pacdefenda Esperantista Asocio (越南和平世界语者协会)

105A, str. Quan Thanh, HANOI. Tel:+ 84-4-254-547.

78.Kamboĝa Esperanto-Asocio (柬埔寨世界语协会)

cxe Chhim Sokha, B17-8, Sahakpheap Soviet St. Sangkat Sras Chork,Kahn Doun Penh, P.O. Kesto  
174, PHNOM PENH.

79.Turka Esperantista Asocio (土耳其世界语者协会)

Hesxmat F.Yalcin / Kurtdereli Cad Ebru sok AP1 Da 4 / 2, Ustgozetepe ISTANBUL,Turkio. Tel:+  
90-5293937

80.Ruslanda Esperanto-Asocio (俄罗斯世界语协会)

ĉe Halina Gorecka RUS-620077 JEKATER-INBURG-77 p.k. 67 elektronia reto:  
hrgo@sbank.e-burg.su kaj vak@ntmk.e-burg.su Tel:+ 7-3432-518647

81.Akademio Internacia de la Sciencioj San Marino (圣玛力诺国际科学院)

Sekretariejo, Kleinenberger Weg 16 b, DE-33100 Paderborn Germanio<德国>

82.Internacia Scienca Asocio Esperantista (国际科学世界语者协会)

p/a R.Hauger, Ringstrasse 13 CH-8172 Niederglatt, Svisland<瑞士> Tel: (01)8502882

83.Koresponda Servo Mondskala (万国通讯网)

B.P.6, FR-55000 Longeville-en-Barrois, Francio<法国>

### 三、国际专业性世界语组织

**Universala Esperanto-Asocio (国际世界语协会)**

Nieuwe Binnenweg 176, 3015 BJ Rotterdam, Nederlando;

tel.: +31 10 436 1044;

telefakso: +31 10 436 1751;

retpoŝto: [uea@uea.org](mailto:uea@uea.org);

TTT-paĝo: <http://www.uea.org>.



Membr.: 6428 individuaj en 122 landoj kaj 14889 aligitaj (2001).  
Prez.: d-ro Renato Corsetti (strategia forumo, Unesko): Via del Castello 1, IT-00036 Palestrina, Italio;  
tel.: (06) 957-57-13; telefakso: (06) 957-66-33; retpoŝto: [renato.corsetti@esperanto.org](mailto:renato.corsetti@esperanto.org). Ghen. Dir.: Trevor Steele.  
Eld.: Esperanto, Jarlibro, Gvidlibro, Esperanto-dokumentoj, Lingvaj problemoj kaj lingvo-planado, Kontakto ktp.  
Libroservo: [www.uea.org/katalogo](http://www.uea.org/katalogo).

### **Tutmonda Esperantista Junulara Organizo (国际青年世界语协会)**

Nieuwe Binnenweg 176, 3015 BJ Rotterdam, Nederlando;  
tel.: (010) 436 1044;  
telefakso: (010) 436 1751;  
retpoŝto: [tejo@uea.org](mailto:tejo@uea.org).  
Prez.: Holger Boos, Krauterweg 25, DE-51069 Koln, Germanio; tel.: (0221) 6804798; retpoŝto: [boos@uea.org](mailto:boos@uea.org).  
Eld.: TEJO Tutmonde (4 n-roj jare).

### **1. Internacia Agrikultura Esperanto-Asocio (国际农业世界语协会)**

p/a ĝen. sekr. Huang Yinbao, Jingchuan-Xian Kewei, Gansu, CN-744300, Ĉinio; tel.: [o] (0933) 3938 189, [h] 3322812; retpoŝto: [iaea@uea.org](mailto:iaea@uea.org). Celo: Disvastigi kaj praktiki Esperanton en agrikulturo kaj rilataj sciencoj. Prez.: Bruno Najbaro. Organo: Internacia Agrikulturo (4 n-roj). Jarkotizo: USD 8,00 ĉe UEA-konto iaea-f aŭ monbileto ĉe ĝen. sekr.

### **2. Universala Artista Ligo de Esperantistoj (国际世界语者艺术家协会)**

p/a s-ino Marija P. Almada, Av. Bernardino de Campos 624/72, BR-11065-002 Santos (SP), Brazilo; tel.: (013) 237 91 89; retpoŝto: [almada@fractal.com.br](mailto:almada@fractal.com.br).

### **3. Astronomia Esperanto-Klubo (天文学世界语俱乐部)**

prizorganto Alex Mikishev; retpoŝto: [aekl@uea.org](mailto:aekl@uea.org); TTT-paĝo: <http://www.esperanto.org/AEK>.

### **4. Ateista Tutmonda Esperanto-Organizo (全世界无宗教信仰者世界语团体)**

p/a Claude Nourmont, 2 om Klaeppchen, LU-5682 Dalheim, Luksemburgio; tel.: 66 88 64; telefakso: 67 66 02; retpoŝto: [ateo@uea.org](mailto:ateo@uea.org). Celo: Kunligi esperantistajn ateistojn kaj liberpensulojn. Prez.: Ralph Dumain. Organo: Ateismo (reapero anoncota).

### **5. Bahaa Esperanto-Ligo (巴哈教世界语协会)**

Eppsteiner Str. 89, DE-65719 Hofheim-L'ain, Germanio; tel.: +31 (0)55-53329-23 aŭ +49 (0)6192-9929-16; telefakso: (0)6192-9929-99; retpoŝto: [belx@uea.org](mailto:belx@uea.org); TTT-paĝo: <http://www.bahai.de/bahaaeligo/>. Membr.: 400. Celo: Diskonigi bahaismon inter esperantistoj kaj Esperanton inter bahaanoj. Sekr.: B. Westerhoff. Organo: La BEL-Monda Letero. Servo: Koresponda kurso pri bahaismo dudekunuleciana.

### **6. Internacia Asocio de Bibliistoj kaj Orientalistoj (国际基督教徒及东方文化研究者协会)**

IT-48010 Madonna degli Angeli/RA, Italio; tel.: 0544 918568. Prez.: prof. Angelo Duranti. Organo: Biblio kaj Oriento. Celoj: Kunlabori sur biblia kaj orientalisa kampoj; disvastigi la biblian kaj orientan kulturon; eldoni ekumenan Biblion.

7. Biciklista Esperantista Movado Internacia (国际自行车爱好者世界语运动)

p/a Ivo Miesen, Bloemenweg 102, NL-6221 TX Maastricht, Nederlando; retpoŝto: bemi@uea.org; TTT-paĝo: purl.org/net/bemi. Celo: Diskonigi Esperanton inter biciklantoj kaj biciklemon inter la esperantistoj. Prez.: Tamas Slezak. Organo: BEMI-revuo (2 n-roj).

8. Biologia kaj Ornitologia Rondo Esperantlingva (生物学及鸟类学世界语团体)

p/a d-ro Bela Meszaros, Piac u. 45, II. em. 3, HU-4025 Debrecen, Hungario; tel.: (52) 320-212; retpoŝto: komilo@nextmail.hu.

9. Ligo Internacia de Blindaj Esperantistoj (国际盲人世界语者协会)

p/a prezidanto (vd. Sube). Membr.: 490. Celo: Disvastigi Esperanton inter blinduloj kaj informi pri la vivo de diverslandaj blinduloj. Servo: Sonregistrado de libroj kaj gazetoj, eldonado de E-publikigaĵoj en brajlo, kaj liverado de ili al blinduloj. Prez.: Theodor Speckmann, Trierer Str. 45, DE-50674 Koln, Germanio; tel.: (0221) 24 34 96. Sekr.: Anatolij Masenko, Gerojev Medikov 15-1, RU-357739 Kislovodsk, Rusio. Organo: Esperanta Ligilo (brajla, 10 n-roj).

10. Asocio de Verduloj Esperantistaj (世界语绿色行动者协会)

p/a Manfred Westermayer, Kandelstr. 62, DE-79194 Gundelfingen, Germanio; tel.: (0761) 58 48 54; telefakso: (0761) 58 48 57; retpoŝto: avex@uea.org; TTT-paĝo: www.comlink.apc.org/ave. Membr.: 400. Agado: AVE-anoj estas Esperanto-parolantaj verdulpartianoj au subtenas ekologiajn, socialajn, pacajn kaj viv-rilatajn temojn. Sekr.: d-ro Manfred Westermayer. Organo: Aveno (1 au 2 n-roj jare).

11. Internacia Komerca kaj Ekonomia Fakgrupo (国际经贸团体)

Roland Rotsaert, Visspaanstr. 97, BE-8000 Brugge, Belgio; tel.+telefakso: (050) 33 00 04; retpoŝto: ikef@uea.org; TTT-paĝo: www.ikef.org. Membr.: 150. Celo: Akceptigi kaj disvastigi Esperanton en komerco kaj ekonomio per praktika uzado de la lingvo, ligi esperantistojn el tiuj kampoj. Instigi, peri kaj subteni internacian negocon inter e-istaj komercistoj; reklamanoncoj kaj tradukservoj por entreprenoj, terminika/terminara laboro; lekciado, instruado kaj verkado pri fakaj temoj; kunlaborado kun komercaj ĉambroj. Prez.: Franz J. Braun, Hornisgrindsestr. 8, DE-77815 Buhl, Germanio; telefakso: (07223) 942065; retpoŝto: brau@uea.org. Jara Kotizo: 15 eŭroj por landoj laŭ UEA-kategorio A kaj 10 eŭroj por kategorio B. Organo: La Merkato (4 n-roj).

12. Tutmonda Ekumena Ligo (国际基督教协会)

Odos Rodu 5, GR-11252 Athina, Grekio au Via Berni 9, IT-00185 Roma, Italio; tel.: (01) 867 4873.

13. Internacia Komitato por Etnaj Liberecoj (国际种族自由委员会)

p/a prez.: 6-12 Rue du Fort Wallis, LU-2714 Luksemburgio; tel.: 489 424; retpoŝto: ikel@uea.org. TTT-paĝo: beam.to/ikel. Membr.: 140. Celo: Kolekti kaj diskonigi informojn pri etnaj grupoj kaj

forigi diskriminacion inter ili. Prez.: Daniele Vitali. Organo: Etnismo (3 n-roj).

14. Europa Klubo (欧洲俱乐部)

Postfach 2742, DE-58027 Hagen, Germanio; tel.+telefakso: 02331-51559; retpoŝto: europaklub@a2e.de; TTT-paĝo: www.europaklub.de. Membr.: 50. Celo: Superpartia subtenado de la lingvolim-transpasha, samrajta kunlaboro en Eŭropo, ĉefe en scienco, tekniko, kulturo kaj pedagogio. Prez.: prof. Siegfried Piotrowski, retpoŝto: aspi@uea.org. Organo: Europa Dokumentaro (3 n-roj).

15. Eŭropa Esperanto-Unio (欧洲世界语联合会)

p/a d-ro Umberto Broccatelli, Via Giacomo Brodolini 10, IT-00139 Roma, Italio; tel.+telefakso: 06 8713 5019; retpoŝto: umbr@uea.org. Kunlabora organizaĵo de la landaj asocioj en EU. Organo: Europa Bulteno, retbulteno por informado kaj debatado pri Europa Unuiĝo (petu ĉe U. Broccatelli); ankaŭ en TTT-paĝo: lingvo.org/eo.html. Papera versio: 20 eŭroj (10 n-roj) al la UEA-konto umbr-c. Diskutlisto: eŭropa-esperanto-unio-subscribe@yahoogroups.com.

16. Kristana Esperantista Ligo Internacia (国际基督教世界语者联合会)

Koningsmantel 4, NL-2403 HZ Alphen a/d Rijn, Nederlando; tel.: (0172) 420222; retpoŝto: keli@uea.org. TTT-paĝo: www.chez.com/keli/. Membr.: 600. Celo: Ligi evangeliajn e-istojn, kontaktigi kristanojn el diversaj landoj kaj eklezioj, diskonigi la Evangelion inter e-istoj. Prez.: J. Tuinder. Organo: Dia Regno (6 n-roj).

17. Internacia Fervojistista Esperanto-Federacio (国际铁路员工世界语者联合会)

p/a sekretario Ernst Quietensky, Pappenheimgasse 70/3/2/12, AT-1200 Wien, Austrio; tel.: (1) 333 2241. Membr.: 1183. Celo: Disvastigi kaj apliki Esperanton en la fervojaj administracioj kaj en la fervojistaj medioj kaj rondoj. Organo: Internacia Fervojisto (6 n-roj): red. Jean Ripoché, 6 rue des Platanes, La Gautrie, FR-72230 Arnage, Francio; retpoŝto: jean.ripoche@wanadoo.fr. Koresponda Servo: ingh. Sorin Porupca, str. Mihail Bravu 32/2, RO-6200 Galati, Rumanio. Faka Komisiono: En preparo estas vortaroj nacilingvaj-Esperanto, Aktuala Fervoja Vortaro pri novaj fakaj esprimoj kaj Fervoja Difinvortaro por klarigi fakterminojn. Lingve kaj stile revizias la fakprelegojn por la kongresoj; prizorgas eldonon de kajeroj kun fervojaj novaĵoj. Aperigas la informilojn Fervojfakaj Kajeroj kaj Terminara Kuriero (6 n-roj jare). Kotizo: 7,00 eŭroj. Prez.: d-ro Romano Bolognesi, Via Misa 4, IT-40139 Bologna, Italio.

18. Esperanto-Ligo Filatelista/Amika Rondo de Esperantaĵ-Kolektantoj (集邮家世界语协会—世界语收藏者之友社)

p/a H. Heiss, Lohstr. 48, DE-77704 Oberkirch, Germanio. Membr.: 125. Celo: Informi pri Esperantaj filatelaĵoj kaj glumarkoj; servi per stampobanko; konigi Esperanton inter filatelistoj. Prez.: Hermann Heiss. Organo: La Verda Lupeo (3 n-roj): Rudolf Burmeister, M.-Muller-Str. 62, DE-09123 Chemnitz, Germanio.

19. Filozofia Asocio Tutmonda (国际哲学协会)

Sidejo: Fondaĵo Simpozio, Rua Huberto Rohden 274 (Campeche), BR-88064-000 Florianopolis SC, Brazilo; tel.: (02148) 237-2036; retpoŝto: fatx@uea.org. Membr.: 100. Celo: Okazigi

simpoziojn pri filozofio kaj akceli publikigon de filozofia literaturo en Esperanto. Prez.: Evaldo Pauli. Organo: Simpozio (2 n-roj), publikigita de Kultura Fondaĵo Simpozio (abonebla ĉe UEA-konto simp-k); red. Evaldo Pauli, Rua dos Surfistas, 144 (Campeche), BR-88063-000 Florianopolis—SC; TTT-paĝo: cfh.ufsc.br/simpozio.

20. Internacia Forstista Rondo Esperantlingva (国际护林员世界语团体)

p/a d-ro Karl-Hermann Simon, C.v. Ossietzky-Str. 21, DE-16225 Eberswalde, Germanio; tel.: (03334) 22154; telefakso: (03334) 657125; retpoŝto: sikh@uea.org.

21. Esperantista Go-Ligo Internacia (国际世界语者围棋协会)

p/a Nobuo Sakurai, T.I.P.O. Box 5197, Tokyo 100-3191, Japanio; tel.: (03) 5434 1498. Membr.: ch. 150. Celo: Disvastigi Esperanton per la ludo goo, kaj goon per Esperanto. Prez.: Nobuo Sakurai. Organo: Esperanton per Goo, Goo per Esperanto (neregula): p/a EGLI.

22. Asocio de Esperantistaj Handikapuloj (残疾人世界语者协会)

Na Okrouhliku 953/21, CZ-530 03 Pardubice, Ĉeĥio; tel.: (040) 6611941. Membr.: 250. Celo: Disvastigi E-on inter handikapitaj civitanoj; ebligi al ili partoprenon en la E-movado. Prez.: Jarmila Ryznarova. Organo: Informilo de EH (12 n-roj): p/a AEH.

23. Internacia Ligo de Esperantistaj Instruistoj (国际世界语者教师协会)

p/a de la prez. au kasisto. Membr.: 750. Celo: Akceli la instruadon de Esperanto; trejni instruistojn; okazigi ekzamenojn; eldoni modernajn lernilojn; proksimigi kaj kunordigi E-klasojn, specife per la projekto de ILEI/UEA “Interkulturo”. Prez.: Mauro La Torre, Dipartimento di Scienze dell’Educazione, Universita di Roma Tre, Via del Castro Pretorio 20, IT-00185 Roma, Italio; tel.: 06 49 57 805; telefakso: 06 49 38 56 73; retpoŝto: malt@uea.org. Kasisto: Boo Mee Kim-Lindblom,

Stenbockensgata 102, SE-136 62 Haninge, Svedio; pghk. 682117-7 (Stockholm); tel.+telefakso: (08) 777 4175. Jarkotizo: 14 EUR (8 EUR por B-landoj) al la UEA-konto ilek-a. Organo: Internacia Pedagogia Revuo (4 n-roj), red. Jozsef Nemeth, Fo u. 41/5, HU-8531 Ihasz, Hungario; retpoŝto: ipre@uea.org. Organo: Juna amiko (4 n-roj), red. Geza Kurucz, Hitel. u. 10 fszt. 16, HU-6000 Kecskemet, Hungario; retpoŝto: krcz@uea.org. TTT-paĝo: uea.org/esperanto/fakoj/ilei.html; www.banyai-kkt.sulinet.hu/esperanto.

24. Universala Islama Esperanto-Asocio (国际伊斯兰教世界语协会)

Lower Mall, 47150 Murree, Pakistano; tel.: (0593) 411187; retpoŝto: amga@uea.org; TTT-paĝo: www.uiea.net.

25. Esperanta Jura Asocio: (世界语法律协会)

p/a Andre Ruyschaert, T-2031, LU-2925 Luxembourg, Luksemburgio. Celo: Informi juristojn pri Esperanto, apliki Esperanton sur ĉiuj juraj kampoj, kontribui siafike al edukado por tutmonda konscio. Prez.: Kep Enderby. Organo: Jura Tribuno Internacia (1 n-ro): Jose Maria Rodriguez Hernandez, Apartado de Correos 3142, ES-14080 Cordoba, Hispanio.

26. Tutmonda Esperantista Ĵurnalista Asocio (全世界世界语者新闻记者协会)

p/a S. Maul, Pferseer Str. 15, DE-86150 Augsburg, Germanio; tel.+telefakso: (0821) 520385; retpoŝto: maul@uea.org. Membr.: 50. Celo: Servi al esperantistaj ĵurnalistoj profesiaj kaj amatoraj. Prez.: Stefan Maul. Organo: Internacia Ĵurnalisto p/a TEĴA.

27.Rondo Kato/Esperantista Kat-amikaro (世界语者爱猫之友会)

p/a Ingrid Nasholm, Linderbergsg. 4, SE-853 56 Sundsvall, Svedio; tel.: (060) 61 2214; retpoŝto: miau@uea.org. Organo: Folioj de Kat-amikaro (3 n-roj); p/a F. L. Veuthey, Nw. Binnenweg 70-I-R, NL-3015 BC Rotterdam, Nederlando; retpoŝto: [veut@uea.org](mailto:veut@uea.org).

28.Internacia Katolika Unuiĝo Esperantista (国际天主教世界语者联合会)

Via di Porta Fabbrica 15, IT-00165 Roma RM, Italio; tel.+telefakso: 06 39 63 81 29; retpoŝto: ikue@uea.org; TTT-paĝo: [www.ikue.org](http://www.ikue.org). Membr.: 1300. Celo: Evangelizado; Eklezia unueco; homa interkompreno, frateco kaj paco; ekumenismo. Prez.:d-ro Antonio De Salvo. Organo: Espero Katolika (6 n-roj).

29.Internacia Komunista Esperantista Kolektivo (国际共产主义世界语者合作社)

p/a Vincent Charlot, 10 Square Savorgnan de Brazza, FR-94310 Orly, Francio; tel.: 01 48 92 63 79; telefakso: 01 40 34 16 33; retpoŝto: kekx@uea.org. Prez.: Faustino Castano Vallina. Organo: Internaciisto (6 n-roj); p/a Luis Serrano Perez, Font Nova 32, ES-08202 Sabadell, Hispanio; tel.: 93 727 50 21; telefakso: 783 65 11; retpoŝto: luse@uea.org.

30.Hejmoj de Internacia Kulturo (国际文化之家)

p/a Christian Lavarenne, "Le Presbytere", FR-09800 Balague; tel.+telefakso: 0561 04 70 66; retpoŝto: lvrn@uea.org. Organo: Hejmoj (4 n-roj).

31.Tutmonda Asocio de Konstruistoj Esperantistaj (国际建筑工人世界语者协会)

RN 83, rue de Tiefenbach, FR-68920 Wintzenheim (Colmar), Francio; tel.: 03 89 80 11 17; telefakso: 03 89 79 43 33; retpoŝto: emld@uea.org. Celo: Aperigi en sia revuo informojn pri faka aplikado de E-o en la ĉiutaga vivo; rubrikoj: Konstruado, Ekonomio, Reklamado, Teknikoj kaj produktoj, Terminologio. Organo: La Domo (4 n-roj; abonebla iam ajn dum la jaro).

32.Organiza Societo de Internaciaj Esperanto-Konferencoj (国际世界语会议组织协会)

p/a Vinko Oslak, Orelweg 20, AT-9020 Klagenfurt/Celovec, Aŭstrio; tel.: (463) 512 710. Membr.: 120; Celo: Sperti altnivelan lingvouzadon en kunvenoj apogantaj kaj disvastigantaj kulturaj agadoj en Esperanto. Agadoj: IEK (Internacia E-Konferenco) en la tria semajno de julio; OSIEK-premio (vd. p. 75); AERA (vd. p. 63). Prez.: Mantha Christou; retpoŝto: toum@uea.org. Organo: Informoj en La gazeto: FR-55210 Creue, Francio. TTT-paĝo: [osiek.org](http://osiek.org).

33.Sennacieca Asocio Tutmonda (全世界无民族协会)

67 Avenue Gambetta, FR-75020 Paris, Francio; tel.: 01 47 97 87 05; telefakso: 01 47 97 71 90; retpoŝto: satx@uea.org; TTT-paĝo: [www.sat-esperanto.org](http://www.sat-esperanto.org), [www.labourstart.org/eo](http://www.labourstart.org/eo). Pchk. 1234-22-K Paris. Oficejo malfermita lunde 09h30-15h30 kaj de mardo ĝis vendredo 09h30-16h30. Organo: Sennaciulo (monata), kaj Sennacieca Revuo (socipolitika-literatura jarkajero). Ĝen. sekr.: Kresimir Barkovic.

34. Internacia Asocio de Esperantistaj Matematikistoj (国际世界语者数学家协会)

Vorderdimbach 11, AT-4371 Dimbach, Austrio; tel.: (0732) 737713 (vespere); TTT-paĝo: stop.at/matematikistoj; retpoŝto: iaem@uea.org. Membr.: 20. Celo: Esti kerno de matematika agado en la Esperanto-movado. Prez.: Petko Arnaudov. Organo: La matematikisto: p/a la prez., N. Popkonstantinov 40, BG-4400 Pazarghik, Bulgario.

35. Universala Medicina Esperanto-Asocio (国际医学世界语协会)

p/a kasisto: prof. d-ro Sakutaro Tadokoro, 2-16-3 Mikawa-tyo, Maebasi-si, 371-0015 Japanio. Membr.: 350. Celo: Disvastigi kaj apliki Esperanton en medicinaj rondoj. Asociita Centro: Centro pri Orienta Medicino UMEA Shinoda-uracejo, str. Centralna 32, PL-31-586 Krakow, Pollando; tel.: (12) 44 67 00 # 17. Fakaj sekcioj: veterinara, stomatologio. Prez.: d-ro Imre Ferenczy (vd. Komitato de UEA); retpoŝto: mfopoka@cyf-kr.edu.pl. Sekr.: d-rino Arja Kuhanen, Hameentie 5 A 20, FI-13200 Hameenlinna, Finnlando. Organo: Medicina Internacia Revuo (2 n-roj) kaj Medicina Kuriero(neregula).

36. Internacia Naturkuraca Asocio (国际自我保健协会)

Kwangmyong 2 dong 50-5ho, Kwangmyong-shi, Kyongki-do, Korea Resp.; tel.: (02) 682 3456; telefakso: (02) 3666 7434; retpoŝto: puramo@chollian.net. TTT-paĝo: www.esp-ina.com. Membr.: 126. Celo: Interligi fakulojn kaj interesatojn pri la naturkuracado, alternativajn kuracmetodojn, ekz. homeopatio, orienta (ĉina kaj hinda) medicino, kiropraktiko, vegetarismo, radiestezo kaj aliaj tradiciaj medicinoj. Prez.: d-ro Puramo Chong. Organo: Naturkuracado (1 n-ro).

37. Esperantista Internacia Centro de la Civitanoj de la Mondo: (国际公民世界语者中心)

p/a G. Charpentier, 32 C, rue J. Perrin, FR-77190 Dammarie-les-Lys, Francio.

38. Esperantista Motorciklanta Chenio (摩托车世界语者协会)

p/a s-ro Andre Rambeaux, 27 La Fagne de Chimay, BE-6460 Chimay, Belgio; tel.: (060) 41 21 60; retpoŝto: aram@uea.org.

39. Muzika Esperanto-Ligo (音乐世界语协会)

ul. Milin Kamak 58, BG-1421 Sofia, Bulgario; tel.: (02) 66 62 14. Membr.: 150. Celo: Kunligi muzikistojn kaj muzikamantojn per Esperanto; instigi kreadon de muzikverkoj kaj Esperanto-hhorkantado. Organo: Muziko (2 n-roj): p/a MEL.

40. Eurokka (Esperanto-Rok-Asocio)(摇滚乐世界语协会)

FR-31450 Donneville, Francio; tel.: 05 61 81 95 65; telefakso: 05 34 66 04 16; retpoŝto: vini@uea.org. Celo: Peri kontaktojn inter E-rok/pop/folk-bandoj kaj organizantoj de kulturaj E-aranĝoj; informi esperantistojn pri la vivo kaj evoluo de tia muziko; distribui/produkti registraĵojn de tia muziko. Disk-eldonejo: Vinilkosmo, TTT-paĝo: www.vinilkosmo.com; retpoŝto: vini@uea.org. Resp.: Floreal Martorell (Flo). Organo: Rok-Gazet'(1 n-ro); retpoŝto: rok-gazet'@esperanto.org.

41. Esperanto-Fako de la Naturamika Internacio (国际大自然之友世界语团体)

p/a Bert de Wit, Houtvaarkade 21, NL-2111 BR Aerdenhout, Nederlando; retpoŝto: bert@uea.org;

TTT-paĝo: [users.skynet.be/Esperanto/naturamikoj.html](http://users.skynet.be/Esperanto/naturamikoj.html); tel.: (023) 524 2643. Organo: La Migranto (4 n-roj).

42. Tutmonda Asocio de Esperantistaj Nefumantoj (国际不吸烟世界语者协会)

Zwaansmeerstraat 48, NL-1946 AE Beverwijk, Nederlando; retpoŝto: [tade@uea.org](mailto:tade@uea.org). Celo: Protekti la sanstaton de nefumantaj esperantistoj kontraŭ la atakoj de brulanta tabako; Informi pri nefumismo. Organo: Puraj Pulmoj: p/a TAdEN.

43. Esperanto-Propaganda Asocio de Oomoto (世界语大本教协会)

Ten'on-kyo, Kameoka-si, Kyoto-hu, 621-8686 Japanio; tel.: (0771) 22-5561; telefakso: (0771) 25-0061; retpoŝto: [oomo@uea.org](mailto:oomo@uea.org); TTT-paĝo: [www.oomoto.or.jp/Esperanto/index-es.html](http://www.oomoto.or.jp/Esperanto/index-es.html). Membr.: 500. Celo: Disvastigi la spiriton de universala homamo kaj, por realigi mondpacon surbaze de tio, disvastigi Esperanton. Prez.: Kyotaro Deguchi. Organo: Nova Vojo (11 n-roj; 2-lingva) kaj Oomoto (2 n-roj; Esperantlingva): p/a EPA.

44. Mondpaca Esperantista Movado (世界语者和平运动)

p/a Claude Glady, rue de la Marne 36, BE-1030 Bruxelles, Belgio; tel.+telefakso: (02) 242 49 86; retpoŝto: [cglady@arcadis.be](mailto:cglady@arcadis.be). Celo: Utiligi Esperanton serve al paco kaj reciproka kompreno inter la popoloj. Prez.: d-ro I. Pethes.

45. Internacia Poshtista kaj Telekomunikista Esperanto-Asocio (国际邮政电信职工世界语协会)

P.K. 25, BG-1000 Sofia, Bulgario; tel.: 987 93 27. Membr.: 170. Celo: Disvastigi Esperanton inter oficistoj kaj institucioj de PTT, radio kaj televido. Prez.: dipl. inĝ. Veikko Maki-Luopa. Organo: Interligilo (4 n-roj): red. Dragusko Petrov, p/a IPTEA.

46. Amikaro de Esperanto en Radio (世界语广播之友)

p/a Bruno Masala, 18 rue Gambetta, FR-57000 Metz, Francio; tel.: 03 87 66 43 32; telefakso: 03 87 32 03 00; retpoŝto: [bmsl.bruno@poetic.com](mailto:bmsl.bruno@poetic.com); TTT-paĝo: [osiek.org/aera/](http://osiek.org/aera/). Celo: Kunigi la fortojn de esperantlingvaj radioaŭskultantoj kaj servi al la kultura fenomeno de parolata lingvo pere de radioelsendoj. AERA funkcias kiel agadgrupo kadre de OSIEK (vd. Kulturo). Jarkotizo: egalvaloro de 25 poŝtmarkoj por la plej ordinara enlanda letero en la lando de la membro, pagebla al la UEA-konto osie-h.

47. Internacia Ligo de Esperantistaj Radioamatoroj (国际无线电爱好者世界语者协会)

p/a Ghen. Sekr.; TTT-paĝo: [ttt.esperanto.org/internacia/ILERA/](http://ttt.esperanto.org/internacia/ILERA/). Membr.: 262. Celo: Praktiki Esperanton per la radio-ondo kaj konigi nian lingvon inter ĉiuj radioamatoroj. Prez.: DLICC, DF 0 ESP Wolf Kruger. Ghen. Sekr.: PY3DF Lenio Marobin, 60 Tudor Court, London, Britio N1 4NU; tel.: (020) 7249 4737; telefakso: (020) 7503 4717, retpoŝto: [lmbn@uea.org](mailto:lmbn@uea.org). Organo: ILERA-Bulteno (4 n-roj). Regulaj rondoj en la etero (Universala Tempo): Eŭropo: dimanĉe, lunde 14,266 MHz (12h30); S. Ameriko: sabate, dimanĉe 14,266 Mhz (20h30); Pacifiko: sabate 21,266 MHz (22h00, 22h30, 24h00).

48. Asocio de Studado Internacia pri Spiritaj kaj Teologiaj Instruoj (国际精神教学研究会)

p/a Christian Lavarenne, "Le Presbytere", FR-09800 Balague, Francio; tel.+telefakso: 05 61 04 70

66; retpoŝto: [lvrn@uea.org](mailto:lvrn@uea.org). Membr.: ch. 110. Celo: Religikompara esplorado; religia interkompreniĝo; eldonado de diversreligiaj tekstoj; forumo por religiaj kaj spiritaĵaj demandoj; homaranismologio. Prez.: Yosimi Umeda. Organo: Asistilo (3 n-roj; abono 14,52 EŬR). Jarkotizo: 1/4 de MJ de UEA: per UEA asis-r aŭ pghk Asistilo 1042177 R Marseille.

49. Rotaria Amikaro de Esperantistoj (扶轮国际世界语之友)

p/a Marc Levin (sekr.-kasisto), 30 Rue Mal. de Lattre de Tassigny, FR-69009 Lyon, Francio; tel.+telefakso: 04 78 83 67 08; retpoŝto: [mlev@uea.org](mailto:mlev@uea.org). Membr.: 65. Prez.: Eskil Svane. Jarkotizo: 5,00 EŬR.

50. Internacia Scienca Asocio Esperantista (国际世界语者科学协会)

p/a prof. R. Sachs, Ernst-Metz-Str. 3, DE-37269 Eschwege, Germanio; retpoŝto: [rsac@uea.org](mailto:rsac@uea.org); Membr.: ch. 250. Celo: Apliki kaj akceptigi internacian lingvon en la scienca-teknika sfero; esti ligilo inter sciencistoj/teknikistoj el ĉiuj sciencaj fakoj. Prez.: prof. d-ro Rudiger Sachs. Organo: Scienca Revuo kun Bulteno (2 n-roj). Jarkotizo: 20 EŬR.

51. Sindikata Agado (联合工会运动)

p/a Georges Sossois, Rue du Basson 79, BE-6001 Marcinelle, Belgio; tel.: (071) 43 14 13. Celo: Fondiganta grupo por e-istaj sindikatoj.

52. Skolta Esperanto-Ligo (童子军世界语协会)

p/a Hector R. Campos Grez, Casilla 231, Curico, Ĉilio; tel.: (075) 315377/310382; retpoŝto: [hecg@uea.org](mailto:hecg@uea.org); TTT-paĝo: [www.geocities.com/curico.geo](http://www.geocities.com/curico.geo). Celo: Disvastigi la skoltajn idealojn per E-o, kaj E-on inter skoltoj; krei skoltan literaturon en E-o. Prez.: Franko Abriani. Organo: La Skolta Mondo (4 n-roj): Anna Ritamaki, Dragsfjardsvagen 690, FI-25700 Kimito, Finnlando; retpoŝto: [annr@uea.org](mailto:annr@uea.org).

53. Asocio de Sociallaboristoj Esperantistaj (社会工人世界语者协会)

p/a Soile Lingman, Vasterasgatan 4, SE-113 43 Stockholm, Svedio; tel.: (08) 306315; retpoŝto: [slgm@uea.org](mailto:slgm@uea.org).

54. Monda Fonduso de Solidareco Kontraŭ la Malsato (国际抵抗饥饿运动基金会)

Les Nids, FR-49190 Saint Aubin de Luigne, Francio; tel.+telefakso: 02 41 78 47 75; retpoŝto: [ddur@uea.org](mailto:ddur@uea.org); TTT-paĝo: [www.globenet.org/fmsfaim](http://www.globenet.org/fmsfaim). Organo: Monda Solidareco, Jarkotizo: 5 EŬR.

55. Esperanta Ŝak-Ligo Internacia (国际世界语象棋协会)

p/a Arvo Reede, Opetaja 27, EE-90506 Haapsalu, Estonio; retpoŝto: [esli@uea.org](mailto:esli@uea.org). Membr.: 50. Celo: Grupigi ŝakistojn inter esperantistoj kaj propagandi Esperanton inter ŝakistoj. Prez.: Arvo Reede. Organo: Esperanta Shako (5 n-roj): p/a EŜLI.

56. Internacia Traduk-Reto pere de Esperanto (国际世界语翻译网)

p/a Daniel Durand, Les Nids, FR-49190 Saint Aubin de Luigne, Francio; tel.+telefakso: 02 41 78 47 75; retpoŝto: [ddur@uea.org](mailto:ddur@uea.org); TTT-paĝo: [www.komerco.com/itre](http://www.komerco.com/itre).



57.Monda Turismo (世界旅游)

Centra Oficejo, Turisma Servo "Esperantotur", Internacia Studumo pri Turismo kaj Kulturo, kaj Internacia Centro pri Kulturo kaj Turismo: M. Sklodowskiej-Curie 10, PL-85-094 Bydgoszcz, Pollando; tel.+telefakso: (52) 341 57 44 aŭ 346 00 82; retpoŝto: iamt@uea.org; TTT-paĝo: www.bydg.pdi.net/~turismo. Celo: Faciligi turismon per Esperanto. Organizi au partopreni amaturismon por pruvi la valoron de Esperanto. Agado: Konstante: internaciaj turismaj aranghoj kaj Internacia Studumo pri Turismo kaj Kulturo; ĉiujare: Internacia Esperanto-Kongreso kaj Internacia Forumo de Esperanto-Turismo; kursoj por Esperanto-instruantoj, turismaj organizantoj kaj vojaĝgvidantoj; trijare: ĝenerala konferenco. Membreco: Individuaj anoj aliĝas senpage (post rekomendo de landa reprezentanto); subtenantaj anoj: 20 irk. aŭ egalvaloro por tri jaroj; dumvivaj anoj, 200 irk. aŭ egalvaloro. Prez.: A. Grzebowski, p/a MT. Ĝen. Sekr.: Mara Timermane.

58.Alianco Universala (全球联盟)

2001 Eleonon Road, Akroyali Avias, GR-24100 Kalamata, Greklando; tel.: (721) 58172; telefakso: (721) 58035. Celo: Tutmonda federacia movado de laika spiritualismo por konkretigi la Unuecon Homan.

59.Tutmonda Esperantista Vegetarana Asocio (国际世界语者素食者协会)

p/a Lilia Fabretto, Via Pietro Cartoni 12/12, IT-00152 Roma, Italio; telefakso: 0658202232. Celo: Disvastigi Esperanton inter vegetaranoj kaj vegetarismon inter esperantistoj. Prez.: Christopher Fettes. Organo: Esperantista Vegetarano.

60.Esperantlingva Verkista Asocio (世界语作家协会)

p/a sekr. Spomenka Stimec, Nova Ves 87, HR-1000 Zagreb, Kroatio; tel.+telefakso: (01) 4553 947; TTT-paĝo: www.angelfire.com/de/everk. Membr.: ĉ. 80. Celo: Stimuli kaj plialtniveligi la Esperantlingvan verkadon kaj agnoski la Esperantan literaturon en kaj ekster la Esperanto-movado. Prez.: Gerrit Berveling. Organo: EVA-rubriko (2-foje jare) en Fonto p/a Gerrit Berveling, Mussenhage 8, NL-8011 BH Zwolle, Nederlando; retpoŝto: berv@uea.org.

61.Veterana Esperantista Klubo (世界语者元老俱乐部)

Gregoire Maertens, Pr. Leopold-str. 51, BE-8310 Brugge, Belgio; tel.: (050) 35 49 35; telefakso: (050) 34 91 54; retpoŝto: gmae@uea.org.

62.Movado sen Nomo: (无名运动)

Frankrijklei 140, BE-2000 Antwerpen, Belgio; tel.: (03) 234 34 00; telefakso: (03) 233 54 33; retpoŝto: ivdu@uea.org; TTT-paĝo: www.xs4all.be/~esperan/msn/msnpagho.htm. Celo: Atentigi pri la emociaj bezonoj de la homoj kaj kontribui al la kulturo de la koro. Ĝia nomo rilatas i.a. al la anonimeco de ĝia bonfara agado kaj al la deziro ne aparteni al iu socia tendenco. Prez.: Ivo Durwael. Organo: Levilkartoj (6 n-roj) kaj novaĵletero (3 n-roj): p/a MsN.

## 四、中外世界语广播

### 1、世界语广播的历史和现状

世界语广播开始于1922年。在这一年，美国的新泽西州纽瓦克市广播电台和英国伦敦广播电台首先进行了这一尝试。到1923年，莫斯科、蒙特利尔和里约热内卢广播电台，相继开办了世界语广播。1924年，又有布拉格、日内瓦、赫尔辛基、巴黎广播电台开始用世界语播音。此后，世界语广播越来越多，成为许多电台的固定节目。据1934年不完全统计，1933年共有14个国家的83家广播电台，共播送了1774次世界语节目或有关世界语的节目。

1942年4月，国际世界语协会和瑞士无线电和电机学会在日内瓦联合举办了一次广播技术大会。有40个广播公司和团体的代表和工程师与会。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赞成用世界语进行国际性广播，要求各国广播电台至少每周播送一次世界语节目，并建议举办世界语广播讲座，理由是“这种语言已在实践中证明易学易懂，而且在世界各国拥有大量听众”。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世界语运动受到严重挫折，各国的世界语广播纷纷停止。战后，1945年，有七个国家的八家广播电台（其中包括索非亚、俄斯特拉发、布拉格和华沙）开始或恢复定期的世界语广播。1946年，十个国家的12家广播电台办有世界语广播节目。瑞士伯尔尼的世界语广播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1947年又增加了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电台。战后的几年里，东欧的一些电台每天都有世界语广播。除索非亚、俄斯特拉发、布拉格、华沙电台从1945年起就已经开始固定的世界语广播节目外，捷克斯洛伐克的赫拉德茨电台（1946）、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电台（1947）也开办了世界语广播。布拉格电台甚至每天用世界语广播两次。但是，主要由于当时的“冷战”气氛和苏联对国际语的态度等政治因素，数年间，东欧各国的这些电台先后停止了世界语广播。与此同时，西欧各国的一些电台却陆续开办世界语节目。如从1952年起，瑞士的伯尔尼、荷兰的希尔维瑟姆、法国的里尔和巴黎、奥地利的维也纳和格拉茨、意大利的罗马、西班牙的马德里、摩洛哥的拉巴特、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等广播电台，开始了固定的世界语广播节目。以后，政治气氛的变化导致东欧各国的广播电台的世界语节目又逐渐恢复。

亚洲地区也曾有过世界语广播。如1945年《越南之声》电台曾办过世界语节目，朝鲜的平壤电台也于1959年以后，播送过几年世界语节目。至于中国的世界语广播，则有较长的历史。1935年，长沙广播电台开设了世界语广播讲座，1939年该电台还开辟过世界语对外广播。在30年代初期，昆明广播电台也开办过世界语讲座。1946年8月，成都广播电台曾播出了成都绿星合唱团用世界语演唱秧歌剧《兄妹开荒》的实况，受到听众的欢迎。1949年9月1日到1950年2月底，上海合众广播电台举办了三期世界语广播讲座。同年10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曾邀请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的徐沫、张闳凡、方善镜、先锡嘉、许禾金、翟健雄等作了六次关于世界语的广播讲演。该广播电台从此开设了定期的世界语广播，播送世界语专题节目，内容为介绍世界语，报道各国世界语运动的消息，辅导世界语业余学习。1957年到1961年间，北京电台曾先后邀请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陈原、杨永森、陈世德诸同志作过关于世界语的专题广播。80年代以来，太原广播电台、吉林省广播电台、辽宁省广播电台、沈阳市广播电台都相继开办过世界语的广播讲座，重庆还开办了世界语广播学校。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世界语节目，开始于1964年12月。开始时，该电台的世界语节目只对欧洲广播，每周两次，受到各国世界语者的欢迎。为满足亚洲世界语听众的要求，从1965年4月开始，该电台增加了对东南亚、日本和朝鲜的世界语广播，从1979年10月起，改为每天播音三次。1980年10月，应听众要求，该电台又增加了对拉丁美洲的世界语广播。目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广播节目每天对欧洲、东南亚及大洋洲、东北亚、拉丁美洲四个方向连续用8个波段各播出一次，每次30分钟，合计每周播出时间为28小时。“世界语在

前进”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部开办的第一个专题栏目，自 80 年代以来，一直坚持对一年一度的国际世界语大会进行详尽、持续的报道，该栏目也因此成为世界语广播的重头戏。

“文学”、“在中国旅行”、“中国经济纵横”、“社会生活”、“世界之窗”、“听众信箱”、“音乐”等各个专题栏目都拥有大量的听众群体，满足了不同听众的需求。中国的世界语广播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得到世界各国世界语者的支持。世界语广播部每年都收到 1000 封左右的听众来信。世界语广播在中国的对外广播宣传中发挥着重要的、独特的作用，同时在中国的世界语工作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 2、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广播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部

100039 北京市石景山路甲 16 号或北京 3916 信箱，于建超同志

电话：010-68891795

电子信箱：cri-pub@mail.cri.cngb.com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广播时刻表

时间	对象地区	波长(米)	频率(千周)
11: 00—11: 30	日本、朝鲜	41, 8425, 16 7170	11925
13: 00—13: 30	东南亚	25, 75 19, 72 11650	15210
20: 00—20: 30	欧洲	25, 58 30, 11 25, 40 11730	9965 11810
22: 30—23: 00	拉丁美洲	30, 43 25, 64 9860	11700

## 3、国际世界语广播

台名	播送次数	播送时间	对象地区
----	------	------	------

北京	每天 4 次	30 分	日本、朝鲜、东南亚、欧洲、拉丁美洲
----	--------	------	-------------------

哈瓦那	每周 5 次	30 分	亚太、美洲、欧洲、地中海
-----	--------	------	--------------

梵蒂冈	每周 9 次	10 分	欧洲、美洲、亚洲、非洲
-----	--------	------	-------------

华沙	每天 4 次	30 分	欧洲
----	--------	------	----

## 五、中国世界语网摘编

### (一) 世界语组织网摘编

#### 1.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网

<http://www.chinareport.com.cn>

#### 2. 中国青年世界语协会网

<http://www.esperanto.org/ijk2000>

#### 3. 北京市世界语协会网

<http://www.verdapekino.com>

#### 4. 天津市世界语协会网

<http://www.verdastelo.com>

#### 5. 重庆市世界语协会网

<http://www.elerno.cn>

#### 6. 安徽省世界语协会网

<http://pacint.hf.ah.cn>

#### 7. 常州市世界语协会网

<http://www.china-esperanto.com>

#### 8. 丹东市世界语协会网

<http://www.dea5858.com>  
9. 黄石市世界语协会网  
<http://www.novaflo.ro.com>  
10. 广东省世界语协会网  
<http://gdea.163.net>  
11. 广州市世界语协会网  
<http://www.agadu.com>  
12. 河北省世界语协会网  
<http://www.esperanto.ineast.com>  
13. 湖北省世界语协会网  
<http://hesperanto.533.net>  
14. 辽宁省世界语协会网  
<http://www.ddhyjs.yeah.net>  
15. 山东省世界语协会网  
<http://www.sdea.533.net>  
16. 武汉市世界语协会网  
<http://www.weacn.yeah.net> ]  
17. 新疆世界语协会网  
<http://www.verdareto.com>  
18. 新乡市世界语协会网  
<http://esperantisto.home.chinaren.com>  
19. 香港青年世界语协会网  
<http://www.esperanto.org/hkjea>  
20. 延边市世界语协会网  
<http://ybesp.com.ne.kr/yea>  
21. 浙江省世界语协会网  
<http://www.hzmj.org/esperanto/zhuye.htm>  
22. 宁波世界语协会网  
<http://www.nbshixin.com/shijieyu>

## (二) 世界语专业网摘编

1. 《中国报道》网络版  
<http://www.espero.com.cn>  
<http://www.chinareport.com.cn>  
2. 中国网世界语版  
<http://www.china.org.cn>  
3. 中国世界语广播网  
<http://esperanto.cri.com.cn>  
4. 希望网  
<http://www.espero.51.net>  
5. 三色堇网  
<http://anteo.domainvalet.com/penseo>  
6. 聊斋网  
<http://anteo.domainvalet.com/liaozhai>

7. 世界语商业网  
<http://www.komerco.com>
8. 世界语商业论坛网  
<http://www.ikef.org>
9. 老子网  
<http://anteo.domainvalet.com/laozi>
10. “胡”说集网  
<http://zhangshaoji.at.china.com>
11. 华夏文化网  
<http://www.kokosoto.org>
12. 雾都世界语信息网  
<http://espero.xilubbs.com>
13. 东方大学城网  
<http://www.chinaouc.net>
14. 国际世界语论坛网  
<http://www.cinews.net/bbs/forumo>
15. 中国世界语论坛网  
<http://www.cinews.net/bbs/solis>
16. 世界语文化大观园网  
[http://www.chinaouc.net/main/df\\_dsc\\_20021209\\_sjy.htm](http://www.chinaouc.net/main/df_dsc_20021209_sjy.htm)
17. 中国世界语信息网  
<http://www.esperanto.8u8.com>
18. 中国世运新闻网  
<http://www.esperanto.8u8.com/nowpage7.htm>
19. 中国世运相册网  
<http://www.esperanto.8u8.com/newpage5.htm>
20. 收藏网  
<http://www.forumo.com:81/verdareto/hanyu verdavil.htm>
21. 中国世界语家庭网  
<http://www.familio.net>
22. 世界语旅游网-武汉  
<http://weacn.yeah.net>
23. 中国少儿世界语网  
<http://maohanchun.home.chinaren.com>
24. 大连大学外语学院世界语网  
<http://www.aspsky.net>
25. 山东大学外语学院世界语网  
<http://www.flc.sdu.edu.cn/language/esp.html>
26. 世界语网上语音室  
<http://www.hzmj.org/esperanto/yysys/yysys.htm>
27. 世界语网上教室  
<http://www.hzmj.org/e-kurso/index.htm>
28. 世界语学习网  
<http://www.elperno.cn>

29. 香港世界语宣传网  
<http://www.csis.hku.hk/~sdlee/esperanto>
30. 绿野仙踪网  
[http://dagez.51.net/index\\_1.htm](http://dagez.51.net/index_1.htm)
31. 佛学静心斋世界语网  
<http://fortuno.aspstar.com>
32. 佛学世界语论坛网  
<http://www.91asp.com/bbs.nsf/bankuai>
33. 世界语杂志网  
<http://go.163.com/espgazeto>
34. 世界语者之家  
<http://espdezo.cc333.com>
35. 新希望网  
<http://espero.51.net>
36. 人类、语言、计算机网  
<http://www.liuhaitao.net>

### (三) 世界语杂志电子信箱摘编

1. 《绿星》编辑部  
[stelo@mail.sy.ln.cn](mailto:stelo@mail.sy.ln.cn)  
[akvo@163.net](mailto:akvo@163.net)
2. 《绿洲时代文苑》编辑部  
[lantg\\_zooz@163.com](mailto:lantg_zooz@163.com)  
[esp@pub.xaonline.com](mailto:esp@pub.xaonline.com)  
[lesperanto@21.cn.com](mailto:lesperanto@21.cn.com)
3. 《绿穗》编辑部  
[agadu@mail.china.com](mailto:agadu@mail.china.com)  
[agadu.126.com](http://agadu.126.com)
4. 《世界语活动》编辑部  
[esp@pub.xaonline.com](mailto:esp@pub.xaonline.com)
5. 《世界》编辑部  
[lamondo@163.com](mailto:lamondo@163.com)
6. 《老世界语者》编辑部  
[wucoso@public.cs.hn.cn](mailto:wucoso@public.cs.hn.cn)
7. 《台湾世界语者》编辑部  
[rezamenhof@yahoo.com](mailto:rezamenhof@yahoo.com)  
[kheirkhah.tripod.com](http://kheirkhah.tripod.com)

## ☆ 附录

### 人名索引

#### 一、中国人名索引

##### B

巴金	53
鲍昌	65
毕可彬	36
伯韩	60
冰心	56

##### C

柴泽民	44
蔡元培	72
蔡自兴	48
曹靖华	64
岑麒祥	89
楚图南	48
陈昊苏	37
陈祖德	60
陈沂	37
陈毅	37
陈原	87

##### D

邓初民	34
丁方明	33
窦瑞华	52
端木蕻良	54
杜国庠	78

##### F

方俊	73
方知达	33
方仲伯	66

##### G

戈宝权	53
关国栋	57
顾维均	44
郭峰	62
郭沫若	62

##### H

何成湘	37
何军	69
洪深	62
侯学煜	82

胡风	61
胡克实	82
胡孟浩	70
胡启恒	82
胡乔木	41
胡绳	41
胡愈之	42
黄华	45
黄觉民	71
黄乃	90
黄肇兴	71
黄钰生	47

##### J

季羨林	89
姜椿芳	63
贾兰坡	82
蒋丽金	84
蒋妙瑞	72
金紫光	61

##### L

劳荣	59
赖少奇	64
栗战书	40
黎元洪	52
李尔重	35
李宁	91
李绵	68
李鹏	35
李霁野	68
李文	68
李孝生	56
李燕杰	68
李振声	77
刘导生	56
刘德有	56
刘东生	77
刘火子	55
刘宁一	34
刘习良	55

刘云沼	34	孙毅	90
刘迨	77	孙玉科	
刘涌泉	86	<b>T</b>	
刘正	34	谈镐生	84
刘镇	34	唐敖庆	71
刘振瀛	67	唐韬	63
刘尊棋	56	汤钟琰	67
廖沫沙	65	<b>W</b>	
楼适夷	64	汪德昭	79
鲁迅	63	王铎	33
吕骥	57	王光英	33
吕吟声	91	王明	33
吕志先	56	王奇浩	66
卢嘉锡	73	王任叔	53
卢剑波	66	王兆南	73
罗志甫	70	王仲方	52
罗竹风	60	王梓坤	66
<b>M</b>		魏传统	91
茅盾	61	温公祺	71
毛阿敏	53	温宗祺	71
毛泽东	34	吴敬恒	61
孟广滨	78	吴玉章	70
密加凡	47	邬孝先	67
<b>N</b>		<b>X</b>	
聂荣臻	91	萧红	57
<b>O</b>		谢和赓	47
欧阳文道	81	熊清泉	52
<b>P</b>		许国志	77
彭真	48	许嘉璐	39
裴周玉	91	胥光义	90
<b>Q</b>		徐沫	83
钱玄同	90	徐声越	70
乔晓光	36	徐伟宣	82
秦似	44	徐懋庸	63
瞿秋白	52	<b>Y</b>	
<b>S</b>		阎月明	56
商景才	48	阳翰笙	57
邵力子	36	杨百川	69
舒群	64	杨波	92
孙伏园	54	杨嘉	69
孙俊人	76	杨开源	92
孙克定	76	杨树智	79
孙科	34	杨正泉	57
孙枢	76	姚雪垠	62



姚依林	42	张雪涛	39
叶籁士	84	张友渔	38
叶锦田	67	张振华	59
叶君健	54	张仲实	58
叶连俊	76	赵朴初	40
英若诚	60	赵永魁	62
于光远	73	郑振铎	61
俞正声	40	周谷城	40
严东生	78	周光召	80
严家淦	37	周力	69
恽代英	40	周明镇	80
<b>Z</b>		周木斋	60
张冲礼	58	周培源	81
张海迪	59	周尧	79
张稼夫	79	周予同	70
张劲夫	39	朱岗昆	77
张申府	68	朱家璧	90
张天翼	58	朱丽兰	77
张闻天	39	朱森林	36
张秀熟	39	朱维之	67
张香山	58		

## 二、外国人名索引

<b>A</b>		<b>E</b>	
阿里纳·岑特切维支	106	恩格斯	100
爱尔卡斯提	111	<b>F</b>	
爱罗先珂	111	凡尔纳	102
奥尔图泰	116	菲德尔·卡斯特罗	97
<b>B</b>		费尔斯曼	115
巴比塞	103	伏尔泰	98
巴巴鲁斯	102	福克斯	116
本奈德克	103	弗拉基米尔·普京	93
伯蒂扎尔	107	傅立叶	102
伯特劳	114	<b>G</b>	
勃兰特	94	噶尔特尼	113
波维特	115	高尔基	112
<b>C</b>		格罗什科夫斯基	116
蔡尔科夫斯基	113	<b>H</b>	
车斯劳·岑特切维支		哈里	95
<b>D</b>		海伦·凯勒	111
德雷斯	97	何维锡	114
蒂博斯基	116	亨利·菲利普斯	99
笛卡尔	101	<b>J</b>	
迪塞尔	115	杰涅瓦	107

<b>K</b>		尼采	98
卡达尔	93	尼蒂	93
卡灵犀	103	<b>Q</b>	
卡斯特莱尔	114	齐奥尔科夫斯基	114
卡瓦利罗·威廉·德阿勒	93	秋田雨雀	110
康斯坦丁·鲍斯托夫斯基	113	<b>R</b>	
科顿	115	饶莱斯	95
柯克	94	<b>S</b>	
柯塔尔宾斯基	100	圣雄甘地	98
克拉科夫斯基	99	施特恩费尔德	115
克罗连科	105	斯宾塞	102
珂希多夫斯基	111	<b>T</b>	
库帕拉	106	泰戈尔	111
库兹米契	106	特菲·安南	97
夸美纽斯	99	铁托	96
夸西莫德	105	图温	110
<b>L</b>		托多尔·巴甫洛夫	98
拉克斯内斯	107	托马斯	94
莱布尼兹	101	<b>W</b>	
莱尼斯	111	瓦佐夫	103
莱因哈特·泽尔腾	96	威尔斯	110
赖伊	97	威里斯莱	94
列夫·托尔斯泰	104	威廉·杰姆斯	101
林钦	107	威廉·米克拉斯	95
罗曼·罗兰	107	维诺巴·哈维	101
罗斯坦德	115	倭铿	101
吕米埃	114	<b>X</b>	
卢那察尔斯基	103	希克梅特	106
路易·棱	113	希拉克	94
<b>M</b>		小松	102
玛噶尔	107	辛克莱	106
马耶洛娃	102	<b>Y</b>	
密特朗	97	亚当·沙夫	98
<b>N</b>		杨卡·毛尔	106
纳达斯	105	伊萨科夫斯基	105
那维乐	100		

## ☆编后记

中外政治界、经济界、科技界、文化教育界和语言学界等这么多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都称赞和关注世界语。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身体力行，学习宣传世界语，有的甚至用世界语著书立说，创作或翻译文艺作品，进行科技文化交流。他们从亲身的经历中还感受到国际语言问题对世界和平、人类进步和各民族间交往的重要性。

世界语诞生 116 年来的实践证明，它是科学的，因为它植根于人类现有的语言，汲取了各民族语的精华；它是中立的，因为它不干涉各民族内部事务，不损害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它是实用的，因为它不仅能表达人类的各种思想感情，包括各国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都有世界语译本，而且能反映各种科学术语和科学成果；它是辅助性的，因为它不取代任何一种民族语言，只是在国际交往中为大家提供一种交流工具。正因为它具有这些优点，所以中外许多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对世界语给予了崇高的评价，对进步的世界语运动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他们认为世界语的确是一种最好的国际辅助语，是解决国际间语言障碍问题的最佳方案。

当然，本书所编入的中外名人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有的是世界范围的；有的是中国范围的；有的是区域或行业性的，如某个行业或某个专业的专家、学者，虽然他们的情况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了解世界语，熟知世界语的理想就是为了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就是为了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增进友谊。他们的真知灼见是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将于 2004 年在北京举行的第 89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那时将有数以千计的各国世界语专家、学者和爱好者云集我国，交流宣传、推广、应用世界语的信息和经验，探讨世界语运动中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并对世界语运动的未来作出评估。

国际世界语大会，每年轮流在一个国家举行，是世界上惟一不用翻译的国际大会，从大会议题、各类专题讨论到戏剧、歌舞等文艺表演；从各种书面材料，到口头交流，全部使用世界语。它生动地展示出：人类不论什么种族、什么肤色、什么文化背景，完全可以用一种公共的语言进行国际交流，而这种交流不损害任何人的民族感情。世界语完全可以承担起国际语的功能。

为了迎接这个大会，使社会各界更多的人了解世界语，同情和支持世界语事业，我们约请中国世界语运动史研究家侯志平辑录了《中国知名人士论世界语》，国际世界语学院院士李士俊、著名老世界语者秦凯基编译了《外国知名人士论世界语》，中国报道社翻译牛雪琴等编译了《中外世界语组织一览》。本书搜集了中国知名人士 188 人，外国知名人士 92 人，共 280 人，花了 10 多年的功夫，实属不易。现又承蒙有识之士的慷慨解囊得以公开出版发行。尤其荣幸的是，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名誉会长、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张企程同志，不顾 90 高龄欣然为此书写了序言。全国世界语协会会长谭秀珠、秘书长于涛等同志和北京世界语协会、广东世界语协会、陕西世界语协会及重庆世界语协会的一些负责同志，对此书的出版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和鼓励，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相信，此书的出版对于宣传、推广世界语，促进世界语运动的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由于我们掌握的材料有限，应该还有一些中外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对世界语的论述未能收入，且编辑此书尚存许多不足，敬请读者予以补充和指正。

(编者 2003 年 8 月)